永樂大典

第10冊

永乐大典·10

明·解缙

三千卷

永乐大典卷之三千　　九真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人

为己为人

【论语】：子曰：古之学者，为己；今之学者，为人。

【四书大义】：为己，欲得之于己也；为人，欲见和于人也。为己，无所为而为之也；为人，有所为而为之也。欲得于己者，收敛笃实；求知于人者，轻浮浅露。

【程氏遗书】：有人治园圃役，知力甚劳。先生曰：“ 蛊之象，郡了以振民育德，君子之事，惟有此二者，余无他。为二者，为己为人之道也。” 为己为人， 吴本作“治己治人”。

【韩涧泉日记】：有用有舍，知用而不知舍，失身而不能无闷。知舍而不知用，失时而不能无害。为己之学多，而后能为人。为人之学多，必未能为己。为己非著书求工于文字语言，为人非致治求密于制度条章。急于事功者，忘身；急于情性者，忘人。为己者，出犹可为治；为人者，终身不知所以为德矣。葆气者寿，养神者无往而不自明。神气相宣，而万化举。

【敬斋先生泛说】：世人未尝不自为也。然为己者常少，而为人者恒众多。为己少而为人多，兹非见之外者重，而得之内者轻乎？在人者当轻而反重，在己者当重而反为轻。如是焉者，居一国而恒一国徇，居一天下而恒一天下徇。吾身眇然以一国一天下徇，其自为也，亦劳矣。

【朱晦庵训蒙绝句】《为己为人》：药病须还考自知，和根斩断为人机。心随身止门常闭，课罢苔封候夕晖。辛勤尽作求闻计，沽得过情声誉来。自外而观为可喜，此心已失实堪哀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劳己为人

【资治通鉴】《梁本纪》：武帝曰：朕三更出治事，事少午前竟，事多日昃方食。昔腰腹过于十围，今之瘦削裁二尽余。为谁之咎？救物故也。

吃紧为人

【紫阳宗旨】：论孟之言，平易明白，固无此等玄妙之谈。虽以子思周子吃紧为人，特著《中庸》《太极》之书，以明道体之极致。而其所说用功夫处，只说择善固执学问思辩，而笃行之。

妇人食人

【刘恕通鉴外纪】：桀在位以来，宫中女子化为龙，俄而复为妇人，甚丽而食人。桀命为蛟妾，告吉凶。

率兽食人

【孟子】《滕文公章》：圣贤不作，诸侯放恣。处士横议，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归杨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。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

食豕如食人

【庄子】：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炊。食豕如食人。疏， 不出三年， 屏于俗务。为妻爨火， 忘其荣辱。食豕如人， 净秽均等。

鱼羊食人

【晋书载记】：苻坚之时，有人于明光殿大呼谓坚曰：“ 甲申乙酉，鱼羊食之。悲哉无复遗。”坚命执之，俄而不见。

白虎神食人

【龙虎山志】：祖天师居西城山，有老人来，泣曰：“ 吾西城山房陵，有白虎神食人。每岁乡民盗杀以祭，愿师驱除，为绝其害。”

三千卷

士卒食人

【通鉴纪事本末】：僖宗光启三年夏六月戊午，秦彦遣毕师铎、秦稠，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。稠败死，士卒死者十七八。城中乏食，樵采路绝，宣州军始食人。

【资治通鉴】《后梁太祖纪》：开平三年，刘守光围沧洲，久不下。执刘文至城下示之，犹固守。城中食尽，民食堇泥，军士食人，驴马相啖骏尾。吕兖选男女羸弱者，饲以• 面而烹之，以给军食，谓之宰杀务。

残忍食人

【王辟之渑水燕谭录】：国初有王彦升者，本市井贩缯人。及壮从军，累立战功。全防御，性极残忍。俘获戎人，则置酒宴饮。引胡人以手揖其耳，对客咀嚼，徐引卮酒。戎人血流被面，彦升笑语自若。前后啖数十百人，亦可怪也。

清河生吃人

【马明叟实宾录】：隋库狄士文，为具州刺史。发谪奸谄，长史尺布斗米之脏，无所宽贷。得千人，悉配防岭南。司马韦　清河赵达二人，并苛刻。惟长史有惠政。时人语曰：刺史罗刹政，司马蛇蝮嗔。长史含笑判，清河生吃人。

乏食啖人

【资治通鉴】：唐高祖武德二年，朱粲有众二十万，剽掠汉淮之间，迁徙无常。每破州县，食其积粟未尽，复他适。将去，悉焚其余资。又不务稼穑，民馁死者如积。粲无可复掠，军中乏食，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吃之，曰：“肉之美者，无过于人。但使他国有人，何忧于馁？”隋著作佐郎陆从，典通事舍人，颜愍楚谪在南阳。粲初引为宾客，其后无食，阖家皆为所吃。

【新唐书】《李子通传》：朱粲被杨士林、田瓒战败，挈残士奔菊潭，遣使乞降。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确假散骑常待劳之。确醉戏粲曰：“君脍人多矣，若为味？”粲曰：“啖嗜酒人，正如糟豚。”确悸，骂曰：“狂贼归朝乃一奴耳，复得噬人乎？”粲惧，收确于坐。并从者数十，悉饔之以飨左右。遂屠菊潭，奔王世充，署龙骧大将军，东都平，斩洛水上。

过听杀人

【史记】《循吏传》：李离者，晋文公之甥也。过听杀人，遂不受令，伏剑而死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曾参杀人

【史记】《甘茂传》：秦武王使甘茂伐宜阳，茂对曰：“宜阳大县也。今王倍数险，行千里，攻之难。昔曾参之处费，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告其母，母织自若。顷之，一人又告之，其母尚织自若。顷之，一人又告之，其母投杼下机，逾墙而走。

触情杀人

【傅子】《问刑篇》：秦始皇之无道，岂不堪哉？视杀人如杀狗彘，狗彘仁而用之犹有节，始皇之杀人，触情而已。其不以道如是，而李斯又深峻法，随其指而妄杀人。秦不二世而灭，李斯无遗类。以不道愚人，人亦以不道报之。人仇之，天绝之，行无道，未之有不亡者也。

挟怨杀人

【汉书】：李文为御史中丞，尝与张汤有隙。汤有所爱吏鲁谒居，知文与汤弗平，使人上书告文阴事。事下，汤治论杀之。

纵恣杀人

【晋书】《羊聃传》：初辟元帝承相府，累迁庐陵太守，刚克粗暴，恃国戚，纵恣尤甚。睚眦之嫌，辄加刑杀。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余人，诛及婴孩。所[专梁]复百余。庾亮执之，归于京都，有司奏聃罪当死。以景献皇后是其祖姑，应八议，于是除名。

白昼杀人

【资治通鉴】：唐代宗大历九年九月壬寅，回纥檀出鸿胪寺，白书杀人。有司擒之，上释不问。

慎少杀人

【太平广记】：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，尝谒桑道茂，道茂云：“ 将军异日为京兆尹，慎少杀人。”西平曰：“ 武夫岂有京兆之望？”后兴元收复，西平兼京尹。时桑公在俘囚之中，云：“西平公忘少杀人之言耶？”遂释之。

三千卷

曲法杀人

【太平广记】：镇州市人刘方遇，家财数十万。方遇妻田氏，早卒。田之妹为尼，常出入方遇家。方遇使尼长发为继室。有田令遵者，方遇之妻弟也。善货殖，方遇以所积财，令遵兴殖也。方遇有子年幼，二女皆嫁。方遇疾卒，子幼不能督家业。方遇妻及二女，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，乃聚族合谋，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，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。券书即定，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。而二女初立令遵时，先邀每月供财二万，及后求取无厌。而石李二夫，教二女诣本府论诉。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，令遵下狱。石李二夫族，与本府要吏亲党，上至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，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。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，俱弃市。人知其冤，府帅李从敏令妻来朝，惧事发，令内地弥逢。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，明宗惊怒。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，果得是实。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并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。唯从敏初削官停任，中宫祈哀，竟罚一季俸。议者以受赂曲法杀人，而八议之所不及，失刑也。安重诲诛后， 王贵妃用事故也。出《北梦琐言》

酗酒杀人

【资治通鉴】《后梁太祖纪》：乾化元年，湖州刺史钱镖，酗酒杀人。恐吴越王罪之。冬十月辛亥朔，杀都监潘长、推官吕安德，奔于吴。

喜怒杀人

【欧阳修五代史】： 《后唐李严传》：初，严与孟知祥同事。庄宗时，知祥为中门使。严尝有过，庄宗怒甚，命斩之。知祥戒行刑者少缓，入白庄宗曰：“严小过，不宜以喜怒杀人，恐失士大夫心。”庄宗怒稍解。命知祥监笞严二十而释之。

誓不杀人

【魏泰东轩笔录】：太祖圣性至仁，虽用兵亦戒杀戮。亲征太原，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，躬祷于佛前曰：“此行止以吊民为意，誓不杀一人。”开宝中，遣将平金陵，亲召曹彬潘美戒之曰：“城陷之日，慎无杀戮。设若困关，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。”故彬于江南得王师吊伐之体，由圣训丁宁也。真宗常语宰臣以河东之役，兵力十倍，当一举克捷。良由上党发愿之时，左右有闻之者。贼闻此语，知神兵自戢，故坚守不下。至烦再举也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无辜杀人

【宋史】《李涛传》：宋初拜兵部尚书，建隆三年，涛被病。有军校尹勋浚五丈河，陈留丁壮夜溃。勋擅斩队长陈• 等十人，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，刖其左耳。涛闻之，力疾草奏，请斩勋以谢百姓。家人谓涛曰：“ 公久病，宜自爱养，朝廷事且置之。”涛愤然曰：“人孰无死，但我为兵部尚书，坐视军校无辜杀人，焉得不奏？”太祖览奏嘉之。

报仇杀人

【百川学海】《燕翼贻谋录》云：太宗雍熙三年，七月癸未，京兆府霍邑县民甄婆儿，报母仇杀人，诏决杖遣之。

不妄杀人

【铁围山丛谈】：太宗始嗣位，思有以帖服中外。一日辇下诸肆有为丐者不得乞，因倚门大骂为无赖者。主人逊谢，久不得解，即有数十百众方拥门聚观。中忽一人跃出，以刀斩丐者死，且遗其刀而去。会日已暮，追捕莫获。翌日闻奏，太宗大怒。谓是犹习五季乱，乃敢中都白昼杀人。即严索捕，期必得。有司惧罪，久之，迹其事，是乃主人不胜其愤而杀之耳。狱将具，太宗喜曰：“ 卿能用心若是。虽然，第为朕更一覆，毋枉焉。且携其刀来。”不数日，尹再登对，以狱辞并刀上。太宗问：“ 审乎？”曰：“ 审矣。”于是太宗顾旁小内侍：“ 取吾鞘来” 。小内侍唯命，则奉刀内鞘中。因拂袖而起，入曰：“ 如此宁不妄杀人。”

给奴杀人

【续资治通鉴长编】：景四年九月丁卯，密州大姓王[解]私酿酒，邻人往捕之。[解]绐奴曰：“此盗也。”使尽杀其父子四人。州论奴以法，而[解]独不死。大理寺详断官郑人蒋偕，当[解]及奴皆大辟。宰相陈尧佐右[解]，知审刑院宋郊力争，卒抵[解]死，尧佐不悦。

必能杀人

【宋史】《章• 傅》：• 与苏轼游南山，抵仙游潭。潭下临绝壁万仞，横木其上。• 揖轼书壁，轼惧不敢书。• 平步过之，垂索挽树摄衣而下，以漆墨濡笔，大书石壁曰：苏轼章• 来。既还，神彩不动。轼拊其背曰：“君他日必能杀人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轼曰：“能自判命者，能杀人也。”　大笑。

三千卷

悟奏杀人

【法苑珠林】：唐戴天胄见梦于沈裕曰：“ 吾生时误奏杀人，死后他人煞羊祭我。由此二事，辩答辛苦，不可具言。”

咒诅杀人

【宋史】《梁适传》：召为审刑详议官。梓州妖人白彦欢，依鬼神，以咒诅杀人。狱具，以无伤谳。适马父曰：“ 杀人以刃或可拒，而诅可拒乎？是甚于刃也。”卒论死。

鱼卵杀人

【江少虞类苑】：河豚鱼有大毒，肝与卵，人食之必死。每至暮春柳花坠，此鱼大肥。江淮人以为时珍，更相赠遗。脔其肉，杂莒蒿荻芽瀹而为羹，或不甚熟，亦能害人。岁有被毒而死者。南人嗜之不已。岭南有五脔鱼，百五斜纹色如虹，或云与蛇为牝。春时食其卵，亦能杀人。啖其肉，必致呕泄。

芙蓉花根杀人

【云麓漫抄】：老圃云：芙蓉花根，三年不除，杀人。太白云：“ 昔为芙蓉花，今为断肠草”已言之矣。

黥人

【张师正倦游杂录】：普法奴，始亡，黥两眼，再亡，黥两颊，三亡，黥眼下梁。法未断，先刻颊上作劫字。

解人

【有官龟鉴】：昭宗讨李克用，以孙揆为昭义军节度使。会战，克用伏兵执揆，厚礼而将用之。揆大骂不诎，克用怒，使以锯解之，其齿不行。揆谓曰：“死狗奴，解人当束以板。汝辈安知？”行刑者如其言。詈声不绝至死。

阒其无人

【易】《丰卦上六》：阒其无人，三岁不觌凶。注曰：无人不觌，亦言障蔽之深，其凶甚矣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无谓秦无人

【左传】：文公十三年，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。夏，六卿相见于诸浮。赵宣子曰：“ 随会在秦，贾季在狄，难日至矣？”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，执其孥于晋，使夜逸，请自归于秦，秦伯许之。履士会之足于朝，秦人师于河西，魏人在东，寿余曰：“ 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子有司言者，吾与之先。”使士会，士会辞曰：“ 若背其言，所不归尔孥者，有如何？”乃行。绕朝赠之以策曰：“ 子无谓秦无人。注： 士会既归， 无谓秦国无人知寿余之谋。吾谋适不用也。”既济，魏人噪而还。秦人归其孥，其处者为刘氏。

【郑氏谭绮】：秦无人，谓不相有也。

国无人

【管子】《明法解》：明主在上位，则境内之众，尽力以奉其主。百官分职，致治以安国家。乱主则不然。虽有勇力之士，大臣私之，非以治其国也。故属数虽众，不得进也。百官虽具，不得制也。如此者有人主之名，而无其实。故明法曰：属数虽众，非以专君也。百官虽具，非以任国也。此之谓国无人。

齐非无人

【分门故事】：晏子使楚，晏子短，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，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，曰：“使至狗国者，从狗门入。今臣使楚，不当从此门入。”傧者使从大门入。见楚王，王曰：“齐无人耶？”晏子对曰：“ 齐之临淄三百闾，张袂成帷，挥汗成雨，比肩继踵而在，何为无人？”王曰：“ 然则何为使子？”晏子对曰：“ 齐命使各有所主，其贤者使贤主，不肖者使不肖主，晏最不肖，故使楚耳。”

一坐无人

【世说新语】：王司州在谢公坐，入不言兮出不辞，乘回风兮载去旗。离骚少司命语语人云：当尔时，觉一坐无人。

旁若无人

【郑氏谭绮】：旁若无人，谓傲也。

【前秦载记】：王猛诣桓温而谈当世事，扪虱而言，旁若无人。

【新唐书】《文艺传》：李白自长安还山，遂浮游四方，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。著宫锦袍坐舟中，顾瞻笑傲，旁若无人。

【资治通鉴】《后晋纪》：张彦泽所居山积，自谓有功于契凡，昼夜以酒乐自娱。素与

三千卷

阁门使高勋不协，乘醉至其家，杀其叔父及弟，尸诸门首，士民不寒而。中书舍人李涛谓人曰：“ 吾与其逃于沟渎而不免，不若往见之。”乃投刺谒彦泽曰：“ 上书请杀太尉人李涛，谨来请死。”彦泽欣然接之，谓涛曰：“舍人今日惧乎？”涛曰：“ 涛今日之惧，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。 使高祖用涛言，事安至此。”彦泽大笑，命酒饮之，涛引满而去，旁若无人。

【马令南唐书】《隐者传》：开宝中，尝见一叟角发披褐，与老媪货药于市。获钱则市•对饮，旁若无人。

左右无人

【辛文房唐才子传】：帝励精政事，处可机密，率与上意合。欲相者三四，让不敢当，喜侵侮有位，朱全忠亦恶之，乃构祸贬濮州司马。帝流涕曰：“ 我左右无人矣。”

面折如无人

【资治通鉴】《后梁太祖纪》：开平二年，弘农威王薨。遂奉威王弟隆演，称淮南留后东南诸道行营都统。既罢，副都统朱瑾诣可求所居。曰：“ 瑾年十六，即横戈跃马，冲犯大敌，未尝畏慑。今日对张颢不觉流汗，公面折之如无人。乃知瑾匹夫之勇，不及公远矣。”因以兄事之。

问喘无人

【太和志】：李家明，世为太和人。有才学，解滑稽，善讽谏。南唐嗣主见牛晚卧树阴，嗣主曰：“ 牛且热矣。”家明上绝句曰：“ 曾遭宁戚鞭敲角，又被田单火燎身。闲背斜阳嚼枯草，近来问喘更无人。”时宰相皆惭。

中国无人

【吕中宋朝大事记】：靖康元年，遣使分督援兵。癸酉，斡离不犯京师，治京城守兵。四月粗毕，抵城下。初金人取小舟济河，凡五日骑兵方绝。金人曰：“ 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，我岂初渡哉？”粘罕陷隆德府，留兵攻太原，分兵而南，既逾南北关，仰而叹曰：关险如此，而使我过之。南朝可谓无人矣。人言都茫无险可守，不知随地皆有险也。”宣和之臣，徒知取燕，而不知取三关之险；靖康之臣，徒知守京城，而不知守关河之险。此虏所起无人之叹也。

海东有人

【魏书】《东沃沮传》：母丘俭讨句丽，尽其东界。问其耆老：“ 海东复有人否？”耆老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言：“国人尝乘船捕鱼，遭风见吹，数十日得一破船，随波出海。岸边有一人，项中复有面，生得之。与语不相通，不食而死。”

集贤有人

【新唐书】《蒋义传》：义转司勋员外郎，兼史任。会诏问神策军建置本末，中书讨求不获。时集贤学士甚众，悉亡以对。乃访义，义条据甚详。宰相高郢、郑瑜叹曰：“ 集贤有人哉？”明日诏兼判集贤院事。父子为学士，儒者荣之。

朝廷有人

【宋名臣言行录】：赵德明言民饥，求粮百万斛。大臣皆曰：德明新纳誓而敢违，请以诏责之。真宗问王旦，旦请敕有司，具粟百万于京师。诏德明来取，上大喜。德明得诏，惭且拜曰：“ 朝廷有人。”

南朝有人

【宋史】《张传》： 除密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，时并淮奸民，出塞为盗者，捕得数人。有北方亡奴，亦在盗中。曰：“ 朝廷未能正名讨敌，无使疆场之事，其曲在我。”命斩之，以徇于境，而缚其亡奴归之。北人叹曰：“南朝有人矣。”

圣门有人

【宋史】《张传》： 长师胡宏，宏一见，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。退而思，若有得焉。

宏称之曰：“ 圣门有人矣。”

中国有人

【宋范石湖大全集】《赐赵雄辞免参知政事不允第二诏》：卿既为朕基命枢，密勿庙算。裔夷心醉，知中国有人矣。

【袁起岩东塘集】《谢举自代启》：天子信儒生之可用，裔夷知中国之有人。静言过听，无所酬恩。

梦内中有人

【晋书】《索传》：宋桶，梦内中有一人著赤衣，桶手把两杖极打之。曰：“ 内中有人，肉字也。肉色赤也。两杖，箸象也。极打之，饱肉食也。”俄而亦验焉。

三千卷

梦井中有人

【宋史】《黄传》： 改差通判安丰军、淮西帅司檄，鞫和州狱。狱故以疑未决，释囚桎梏，饮食之，委曲审问无所得。一夜，梦井中有人。明日，呼囚诘之曰：“ 汝杀人投之于井，我悉知之矣。胡得欺我？”囚遂惊服，果于废井得尸。

庭树有人

【太平广记】：丞相窦参月夜闲步于中庭，有所宠青衣上清者，乃曰：“ 今启事，须到堂前，方敢言之。”窦亟上堂上，清曰：“ 庭树上有人，恐惊郎。请谨避之。”窦曰：“陆贽久欲倾夺吾权位，今有人在庭树上，即吾祸之将至矣。”乃下阶大呼曰：“树上人应是陆贽使来，能全老大性命，敢不厚报。”树上人应声而下曰：“ 幸相公无怪。”窦曰：“ 某罄所有，堂封绢千匹而已。方拟修私庙次，今且辍赠可矣。”树上人拜谢，窦答之如礼。

井下有人

【酉阳杂俎】：开成末，永兴百姓王乙，掘井，过常井一丈余，无水。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，甚喧闹，近如隔壁。井匠惧，不敢掘。街司申金吾韦处仁将军，韦以事涉怪异，不复奏，遽令塞之。

兽中有人

【宋黄庭坚豫章集】《麟趾赞》：今之人一朝之忿，以触人，灭身辱亲。呜呼！人中有兽，兽中有人。

相位乏人

【国老谈苑】：范质寝疾，既薨，开宝中，因相位乏人，太祖累言：“ 如范质，真宰相也。”嗟悼久之。

时不乏人

【铁围山丛谈】：范元实温，吾所畏友，然不护细行，吾以时士议勉之。元实怒曰：“我不解今时士大夫，不使人明目张胆，直道而行，率要作匿情诡行，以王莽日事佑吊。是谁倡此，岂此美事耶？”吾每首肯焉。又尝与吾论时势，及开元天宝之末流，元实曰：“不然。天宝之势，土崩瓦解，异乎今日鱼烂也。”时鲁公亦痛悔，一日喟然而叹。数谓吾曰：“今复得陈、刘器之来，意若可救药乎？”吾语元实。元实大喜，语吾曰：“ 公之大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人有此心，，岂独海内，乃公之福，第恐难得好汤，使多咽不卜尔。”元实亟持其书报二公，而二公是岁皆下世。元实以为其宠妾红鸾所困，俄得伤寒，不数日殂。可伤哉！书此俾世知时不乏人。

求逞于人

【左传】：昭四年。“鲁卫于齐而亲于晋，唯是不求，其余，君之所及也，谁敢不至？”王曰：“然则吾所求者，无不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求逞于人，不可；与人同欲，尽济。”

貌异于人

【北史】《强练传》：练容貌长壮，有异于人。神情敞悦，莫之能测。意有所悦，逢人辄言。若不欲言，纵若祈请，不相酬答。初闻其言，略不可解。事过后，往往有验。恒寄住佛寺，好行人家，兼造王公邸第。所至，人皆敬信之。时柱国侯伏龙恩深被委任，强练至龙恩宅，呼其妻元氏及妾媵并奴婢等，并令连席而坐。诸人以逼夫人，苦辞不肯，练曰：“汝等一例人耳。何有贵贱？”遂逼就坐。未几，龙恩伏法，藉没其家。

推鬼于人

【文中子】《中说》：子曰：大哉周公之心也。推鬼于天，其尊而远之乎？故以祀礼接焉；推鬼于人，其引而敬之乎？故以乡礼接焉。

不假手于人

【江少虞类苑】：真宗西祀回，召臣僚赴后苑。宣宗御制太清楼聚书记，朝拜诸陵。因幸西京，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，皆御制也。尝谓近臣曰：“虽不至精优，尽是朕亲撰，

三千卷

不假手于人。”此语盖指在杨大年也，《归田录》述之。

饮啖异于人

【欧阳文忠公集】：张仆射，齐贤，体质丰大，饮食过人。尤嗜肥猪肉，每食数斤。天寿院风药黑神丸，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，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，夹以胡饼而顿食之。淳化中，罢相，知安州。安陆山郡，未识达官。见公饮啖不类常人，举郡惊骇。尝与宾客会食，厨吏置一金漆大桶，于厅侧窃一作窃视公所食，如其物投桶中。至暮，酒浆浸渍，涨溢满桶。郡人嗟愕，以谓享富贵者，必有异于人也。然而晏元献公，清瘦如削，其饮食甚微。每析半饼，以筋卷之。抽去其筋，内捻葱头一茎而食。一有之字此亦异于常一无此字人也。

称匪其人

【书】《周官》：称匪其人，惟尔不任。注： 举非其人也。

苟非其人

【子家子】《易》曰：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学者要思索。如何是其人？只如陆宣公云：吾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所学，如何是所学？

文如其人

【宋苏颖滨集】：子瞻评辙文，以为：其文实胜仆。而世俗不知，乃以为不如其人。深不

愿人知之，其文，如其为人。故汪洋澹泊，有一唱三叹之声。而其秀杰之气，终不可没。

书似其人

【宋范石湖大全集】《跋司马温公帖》：世传字书似其为人，亦不必皆然。杜止献之严整，而好作草圣。王文正之沉毅，而笔意丽落欹侧有态。岂皆似其人哉？惟温公则几耳。开卷俨然，使人加敬，邪僻之心都尽，而况于亲炙之者乎？

诗如其人

【元程雪楼集】《蒋君墓志》：公暇则过余先君所，或与之贤士大夫游。杯觞流行，为诗自遣，诗如其人焉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幽冥中负此人

【世说新语】：王大将军起事，丞相兄弟诣阙谢，周侯深忧。诸王始入，甚有忧色。丞相呼周侯曰：“ 百口委卿。”周直过不应。既入，苦相存救。既释，周大说，饮酒。及出，诸王故在门。周曰：“ 今年杀诸贼奴，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。”大将军至石门，问丞相曰：“周侯可为三公否？”丞相不答。又问：“ 可为尚书令？”又不应。因云：“ 如此惟当杀之耳。”复默然。逮周侯被害。丞相后知周侯救己，叹曰：“ 我不杀周侯，周侯由我而死。幽冥中负此人。”

误苍生必此人

【晋书】《王衍传》：衍神清明秀，风姿详雅，山涛目之。曰：“ 何物老媪，生此宁馨儿？误天下苍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”

石壁中出人

【步里客谈】：列子曰：赵襄子率徒数十万，守于中山。藉仍燔林，煽赫百里。有一人从石壁中出，随烟烬上下，众谓鬼神。火过徐行而出，苦无所经涉者。襄子怪而留之。徐而察之，形色七窍，人也；气声音色，人也。问：“ 奚道而处石，奚道而入火。”其人曰：“奚物而为石，奚物而为火？”襄子曰：“ 向之所出者，石也。而向之所谓者，火也。”其人曰：“ 不知也。”魏文侯闻之，谓子夏曰：“ 彼何人哉？”子夏曰：“ 以商所闻夫子之言，和者，大同于物，物无得伤；闻者，游金石蹈水火可也。”文侯曰：“ 吾子奚不为之。”子夏曰：“ 刳心去智，商未之能。虽然，试语之有矣。”文侯曰：“ 夫子奚不为之？”子夏曰：“夫子能之，而能不为也。”

汲水出人

【太平广记】：独孤叔牙，令家人汲水，重不可转，数人助出之，乃人也。戴席帽，大笑。

鱼是鱼变人

【太平广记】：孔子厄于陈，弦歌于馆中。夜有一人长九尺余，皂衣高冠，咤声动左右。子路引出，与战于厅，仆于地。乃大鱼是鱼也。

三千卷

白狗变人

【太平广记】：王仲文归，道经水泽，见后一白狗，忽变如人，长六尺，状似方相。甚可恶。俄而仲文死。

髑髅变人

【契丹志】：有一主号呵，此主特一髑髅，在穹庐中。覆之以毡，人不得见。国有大事，则杀白马灰牛以祭。始变人形，出视事已。即入穹庐，复为髑髅。因国人窃视之，失其所在。

因雁射人

【金楼子】《杂记下篇》：周君出猎，见白雁为群，周君鼓弩欲射道之行者。其御公孙龙，下车拊矢曰：“君以雁射人，无乃虎狼也。”

目光射人

【晋书】：和士开常言曰：“琅琊王目光弈弈，数射人。向者暂对，不觉汗出。”

拔箭射人

【五代史】：李嗣昭攻镇州，兵出九门击之。镇军且尽，余二人匿破垣中，射中其脑，嗣昭顾中矢尽，拔箭于脑。射杀一人，还营，卒。

马生人

【西汉书】《五行志》：秦孝公二十一年，有马生人。

树上生人

【酉阳杂俎】：人木。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，山谷间，树枝上化生人，首如花，不解语，人借问，笑而已。频笑辄落。

古冢生人

【坦斋通编】： 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云：元魏时，菩提寺僧，发古冢得一生人。自言姓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崔，名涵，见地下发鬼兵，唯柏棺者得免。按《周官》方相氏，入棺以戈击四隅。欧方良注云：罔两也。

纵狼啮人

【西汉书】《景十三王传》：江都王建淫虐，或纵狼令啮宫人，杀之，建观而大笑。

弃巢窟而依人

【续后汉书】《成公英传》：英金成人，中平末，随韩遂谋议军事。建安中，遂自华阴破，走还湟中，部党散去，惟英独从。其婿阎行欲杀遂以降，夜攻，遂不克，叹曰：“ 丈夫困厄，祸起婚姻乎？”谓英曰：“ 今亲戚离叛，人众转少，当从羌中西南诣蜀尔！”英曰：“举事数十年，今虽罢败，何有自弃巢窟而依人乎？”

飞鸟依人

【续世说】：唐太宗谓褚遂良，学问稍长，性亦坚正。既写忠诚，甚亲附于朕，譬如飞鸟依人，人自矜爱。

玄鸟亲人

【齐丘子化书】：玄鸟之为物也，时游于户，时亲于人，而不畏人，而人不挠之。是故疑人者，为人所疑；防人者，为人所防。

鸟鹊近人

【宋苏东坡集】：吾昔少年时，所居书室，前有竹柏杂花，丛生满庭，众鸟巢其上。武阳君恶杀生，儿童婢仆，皆不得捕取鸟雀。数年间，皆巢于低枝，其声可俯而窥也。又有桐花凤四五，日翔集其间。此鸟羽毛，至为珍异难见，而能驯扰，殊不畏人。闾里问见之，以为异事。此无他，不忮之诚，信于异类也。有野老言：鸟雀去人太远，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。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，欲免此害也。由是观之，异时鸟鹊巢不敢近人者，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。苛政猛于虎，信哉！

壮不如人

【左传】：郑伯使烛之武见秦君，烛之武辞曰：“ 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。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”

三千卷

三不如人

【斋闲览】：东坡自言，三不如人：谓着棋，饮酒，唱曲也。然三者亦何用如人？了瞻之词虽工，而多不入腔，正以不能唱曲耳。

树生支如人

【西汉书】《五行志》：成帝永始元年二月，河南街邮，樗树生支如人。头眉目须皆具，无发耳。哀帝建平三年十月，汝南西平遂阳乡，柱仆地生支如人形。身青黄色，面白，头有须发。稍长大，凡长六寸一分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王德衰，下人将起，则有木生为人状。

山精如人

【赤城续志】《山海经》云：山精如人而有毛。《抱扑子》云：山之精，形如小儿而独足，足向后，喜来迫人，其名跋。知而呼之，即当自却耳。

巨石如人

【赤城志】：黄岩县岱石庙山有巨石数株，耸如人形，咸以为神显异于此。

豕生如人

【新唐书】《五行志》：广明元年，绛州稷山县民家，豕生如人状，无眉目耳发，占为邑有乱。

回犬似人

【刘子】《审明篇》：世人传言，皆以小成大，以非为是。传弥广，理逾乖，名弥假，实逾反。则回犬似人，转白成黑矣。今指犬似人，转白似黑，则不类矣。转以类推，以此象彼，谓犬似， 似狙，狙似人，则犬似人矣。

人鱼似人

【临海异物志】：人鱼似人，长三尺余，不可食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大蛇吞人

【南郡新书】：天宝中，有樵人入山，醉卧，为蛇所吞。因以樵刀画蛇腹得出，久之方悟。自尔半身皮脱，如白风状。

海鹤吞人

【稽神异苑】：鹤民国，人长三寸，海鹤吞之。后刻土为己状，鹤以为人，吞之而有患。后见其不动，竟亦不食。

刘辟吞人

【曾[illegible]类说】：刘辟初心疾，人自外至，辄欲吞之。同府崔佐时肥硕，辟据地而吞。

马乘人

【唐李文公集】《国马说》：彼人者，以形骸为人。国马者，以形骸为国马。以彼人乘国马，人皆为乘马，吾未知不谓之马乘人。悲夫！

兽穷搏人

【正五代薛史】：《后唐符存审传》：存审谓李嗣昭曰：“吾初惧刘[寻邦]据渭河，偏师既败，彼若退归，惧我踵之。兽穷搏人，勿谓无事，可开其归路，然后追奔。”乃令王建，及牧马于沙苑。刘[寻邦]尹皓知之，保众退去。遂解同州之围。存审略地至奉先，谒诸帝陵，乃班师。

狮子咋人

【马明叟实宾录】：五代楚高郁，沉毅有谋，善治军旅，有佐命功。楚王子希声，忌其奢侈，请罢其军。乃左迁行军司马，郁谓所亲曰：“ 狮子渐长能咋人矣，吾将营西山而老焉。”希声闻之甚怒，遂害郁。

虎不饱则噬人

【汉书】《吕布传》：养虎当饱其肉，不饱则噬人。

三千卷

狮子咬人

【陆象山语录】：先生谓伯敏曰：“谚云：‘狮子咬人，狂狗逐块。’以土打狮子，便径来咬人。若打狗，狗狂，则去理会土。圣贤急于教人，故以情，以性，以心，以才，说与人。如何泥得？若老兄与他人说，定是说如何样是心性情与才，如此分明说得好，我们地不干我事。须是血脉骨髓，理会实处始得。凡读书皆如此。”

纵马踏人

【朱子语类】：道夫言察院黄公，锷字用和刚正，人素畏惮。其族有纵恶马踏人者，公治之急。其人避之惟谨，公则斩其马足，以谢所伤。先生曰：“某南康临罢，有跃马于市者，踏了一小儿将死。某时在学中，令送军院，次日以属知录。晚过廨舍，知录云：‘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。’某既而不能无疑于其说。回至军院，则其人冠屦俨然，初未尝经栲掠也。遂将吏人并犯者讯。次日吏人杖脊勒罢。偶一相识云：‘此是人家子弟，何苦辱之？’某曰：‘人命所系，岂可宽弛？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，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。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，保佑善良，抑挫豪横，乃其职也。纵而不问，其可得耶？’后某罢，诸公相饯于白鹿，某为极口说西铭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一段。今人为秀才者，便主张秀才。为武官者，便主张武官。为子弟者，便主张子弟。其所隐溺，一至于此。”《道夫人杰录》同而略。今附云：因说刘子澄好言家世，曰：“某在南康时，有一子弟骑马，踏损人家小儿。某讯而禁之，子澄以为不然。某因讲西铭：凡天下疲癃残疾，恂独鳏寡，吾兄弟颠连而无告者也。君子之为政，且要主张这一等人，遂痛责之。大概人不可有偏倚处。

以畜兽比人

【沈明远寓简】：桓温入洛，属望中原曰：“遂使神州陆沉。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，不得不任其责。”袁宏曰：“运自有兴废，岂必诸人之过？”温怒曰：“昔刘景升有大牛，重千斤，啖刍豆十倍常牛。引重致远，曾不及一羸牛字。魏武入荆州，烹以飨士，莫不称快。”四座惊骇。　　王僧达好畋猎，何尚之致仕，后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复膺朝命，于宅设八关斋，大集朝士，自行香至僧达曰：“愿郎且放鹰犬，勿复游猎。”僧达曰：“ 家养 老狗，放之无处。去已复来。”尚之失色。桓温狠暴，僧达凉德，至以畜兽比人。所谓亡道之人，不可与久处者耶！

朱草剖人

【齐丘子化书】：人皆知苋可以剖鳖。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。

草能叱人

【本草】：常山有草，名神农，置之门上，则能叱人。

枯骨抱人

【睽车志】：刘先生者，河朔人。居衡岳紫盖峰下。尝至上封，归路遇雨，视道边一冢有穴，遂入以避。会民暮，因就寝。夜将半，睡觉，雨止。月明透穴，照圹中历历可见。甓甚光洁，北壁惟白骨一具。自顶至足俱全，余无一物。刘方起坐，少近视之。白骨倏然而起，急前抱刘。刘极力奋击，乃零落堕地，不复动矣。刘出，每与人谈此异。或曰：“此非怪也，刘真气壮盛，足以翕附枯骨耳。”今儿童拔鸡羽置之怀，以手指上下引之随应。羽稍折断，即不应。亦此类也。陶赞神节推说二事。

人义

【礼记】《礼运》：何谓人义？父慈子孝，兄良弟悌，夫义妇德，长惠幼顺，君仁臣忠。十者，谓之人义。

人利

【礼记】《礼运》：讲信修睦，谓之人利。

人情

【礼记】《礼运》：何谓人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者，弗学而能。
【淮南鸿烈解】《本经训》：人之情，思虑聪明喜怒也。

人患

【礼记】《礼运》：争夺相杀，谓之人患。

三千卷

人死复生

【王了年拾遗记】：员峤山南有移池国，人长三尺，寿万岁。以茅为衣服，皆长裾大袖，因风以升烟霞，若鸟用羽毛也。人皆双瞳，修眉长耳。食九天之正气，死而复生，于亿劫之内。见五岳再成尘，扶桑万岁一枯，其人视之，如旦暮也。

人必内重

【邵子观物外篇】：人必内重，内重则外轻。苟内轻必外重，好利好名，无所不至。

人生死于道

【胡五峰知言】：人生于道，死于道。人而离道，饮食虽丰，裘服虽鲜，车马虽泽，宫室虽丽，其得而享诸？

人本乎祖

【程氏遗书】：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。故冬至祭天，而祖配之。以冬至者，气至之始故也；万物成形于帝，而人成形于父。故以季秋享帝，而父配之。以季秋者，物成之时故也。

汉书用人人字

【容斋五笔】《前汉书》：好用人人字。如《文帝纪》：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；又曰：人人自安难动摇；《元帝纪》：人人自以得上意；《食货志》：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；《韩信传》：人人自以为得大将；《曹参传》：齐故诸儒以百数，言人人殊；《张良传》：人人自坚；《叔孙通传》：吏人人奉职；《贾谊传》：人人各如其意所出；《杨雄传》：人人自以为咎繇；《鲍宣传》：人人牵引所私；《韩延寿传》：人人问以谣俗，人人为饮；《张骞传》人人有言轻重；《李寻传》：人人自贤；《王莽传》：人人延问；《严安传》：人人自以为更生；《王吉传》：人人自制，是也。《后汉书》亦间有之。如《崔[马因]传》：人人有以自忧；《五行志》：人人莫不畏宪；《吴汉传》：诸将人人多请之；《申屠刚传》：人人怀忧；《王允传》： 人人自危；《荀• 传》：人人自安；《吕强传》：诸常符人人求退，是也。

王字作人

【书斋夜话】：老子云：“ 域中有四大。而王，处其一焉。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”王字，当作人字。下文云：“ 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愚按《祭义》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云：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养，无人为大，谓天地无如人之大也。以此证之，则老子谓人亦大是已。无锡尤氏老子释音，谓河上公注，以人为王，古本王字，作人。

闷损人

【曾文宝杂类】：闷损人：出门逢债主，醉酒喝人，物贱无钱买，大暑逢恶人，与仇人对坐攫，谒人守著门，局席办请客不至，不唤自来。

两桑谓人

【罗泌路史发挥】《论太极图》：今夫果核之未坼也，斯以谓太极也。方其未坼，固具两仪。两仪之间，两桑自具。两桑之具，即人字也。盖所谓桃梅杏人者，三才之道，一时具足，于此见矣。一生为厂主，厂主与人同，所谓侧厂主。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谓之谷，皆有生之理也。方夫两桑以谓之人，迨其土复生两桑，两桑复生则为人人矣。人人者，人之著者也。故孔子曰：仁者人也。方核未墀，人在其中。是以赐果君前，核则怀之，人存焉耳。

不求人

【王十朋梅溪后集】：一名《如意》：牙为指爪木为身，挠痒工夫似有神。老病不能亲把握，不求人又却求人。

屈人

【吴仁杰离骚草木疏】：蒺莉，一名屈人。详见梨。

桃人杏人

【坦斋通编】：先儒言仁，以桃仁为喻，意谓仁，为埋之所从生，如果中心，亦能生也。然桃杏之心，本是人字，作仁非也。坡诗“ 岁月翩翩下坂轮，归来杏子已生人”是矣。

梅人

【苏东坡诗】：晚来梅子已生人。

白瓜人

【食用本草】：白瓜保，味甘平寒，无毒。主令人悦，泽好颜色，益气不饥。久服轻身

三千卷

耐老，主除烦满不乐。久服寒中可作面脂，令面悦泽。《绍兴校定》：白瓜子，即冬瓜人也。本经已具性味，主治。但世人多以研取计与蜜同煎，全如罂粟。作汤，唯止烦解渴，余无功矣。非甜瓜子也。当云：味甘微寒，无毒为定。

薏苡人

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】：薏苡人，味甘，微寒，无毒，主筋急拘挛。不可屈伸，风湿痹。下气，除筋骨邪气不仁。利肠胃，消水肿，令人能食。久服轻身益气。详苡

郁李人

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】：郁李人，味酸，平无毒，主大腹水肿，面目四肢浮肿，利小便水道。详李

桃核人

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】：桃核人，味苦，甘平，无毒。主瘀血，血闭瘕邪气，杀小虫止咳逆，止气。消心下坚，除卒暴，击血破症瘕。通月水，止痛。七月采取人，阴乾。详桃

杏核人

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】：杏核人，味甘苦，温冷利有毒。主咳逆，上气、雷鸣，痹下气、产乳、金疮、寒心贲豚，惊疒间、心下烦热，风气去来。时行头痛，解肌，消心下急，杀

狗毒。五月采之，其两杀人，可以毒狗。详杏

李核人

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】：李核人，味苦平，无毒。主僵仆跻，瘀血骨痛。详李

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一　　九真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人

风土生人

【尔雅】：太平之人仁，东至日所出为太平丹穴之人智，距齐州以南戴日为大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为太蒙崆峒之人武。

【张华博物志】：东方少阳，日月所出，山谷清，其人佼好；西方少阴，日月所入，其土窈冥，其人高鼻深目多毛；南方太阳，土下水浅，其人大口多傲；北方太阴，土平广深，其人广面缩颈；中央四折，风雨交，山谷峻，其人端正。南越巢居，北朔穴居，避寒暑也。东南之人食水产，西北之人食陆畜。食水产者，龟蛤螺蚌以为珍味，不觉其腥臊也；食陆畜者，狸兔鼠雀以为珍味，不觉其膻。然有山者采，有水者渔。山气多男，泽气多女。平衍气仁，高凌气犯，丛林气，故择其所居。居在高中之平，下中之高，则产好人。

【赵善目警编】：杜正献公衍，越州人。尝戒门生曰：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动，柔惴少立。衍自在幕府至于监司，人尚不信。及为三司副使，累于上前执奏不移。人始信之。反曰：杜衍如是，莫非两浙生否？其轻吾党也如此。观子识虑高远，志尚端悫，他日树立，当为乡曲之显，切勿少枉为时上下也。

【朱子语续录】：先生因论杨书，谓江南人气粗劲而少细腻。浙人气和平而力弱。皆其所偏也。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抚循为知体，先生谓便是枉尺直寻。如此风俗议论，至十年国家

三千一卷

事都无人作矣。常人以便文，小人以容奸，如此风大害事。

【朱子语类】：林泽之曰：上四州人轻扬，不似下四州人。先生曰：下四州人较厚，潮阳士人觉厚。然亦陋。陈但云潮州土人亦厚。莆人多诈，淳朴无伪者陈魏公而已。义刚

【温革琐碎录】：坚土人刚，弱土人肥，墟土人大，沙土人细，丰土人美，耗土人丑。北人胡鼻者多慧，今南人面凹者多慧，南北之相返也。如此川人好服丹，盖西北方土厚，人禀气盛，可胜丹，不为所返。南方鱼盐阴湿之地，非宜服之。大概脾恶湿，肾恶燥，久服损肾，其害尤大。

【许鲁斋语录】：俚言：近山人善，近水人恶。有此理。盖水性隐伏沉溺，坎险之象，人挟之便能害人。山之性安静有常，恒久不变，艮止之象，人观玩居其间。故情性亦如此。

人　　物

【性理字义】：人物之生不出乎阴阳五行之气。本只是一气，分来有阴阳。阴阳又分来为五行。二与五则管分合运行，便有参差不齐，有清有浊，有厚有薄。且以人物合论，同是一气。但人得气之正，物得气之偏。人得气之通，物得气之塞。且如人形骸却与天地相应，头圆居上象天，足方居下象地。北极为天中央却在北，故人百会穴在顶心却向后。日月来往只在天之南，故人之两眼皆在前。海，咸水所归，在南之下，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。此所以为得气之正。如物则禽兽头横，植物头向下，枝叶却在上。此皆得气之偏处。人气通明，物气壅塞。人得五行之秀，故为万物之灵。物气塞而不通，如火烟郁在里许，所以理义皆不通。

【人物志】：夫精欲深微，质欲懿重，志欲弘大，心欲谦小。精微所以入神妙也。粗则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。躁则失身志大所以堪任物也。小则不胜小心所以慎咎悔也。大则骄凌由此论之，小心而志大者，豪杰之俊也。心大而志小者，傲荡之类也。心小而志大者，拘懦之人也。

【南郡新书】：郑仁表，肃之次子，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，常曰：天瑞有五色云，人瑞有郑仁表。

【黄氏日抄】：杨龟山云：诸葛亮李靖之兵，不务侥幸。陆宣公当扰攘之际，说君未尝用数。马周言事每开人主一线路，终不如魏征之正。

【沈明远寓简】：晋明帝问谢鲲：若何如庾亮？鲲曰：端委庙堂，使百僚准则，臣不如亮；一丘一壑，自谓过之。又问邕页：君何如亮？邕页曰：萧条方外，亮不如臣；从容廊庙，臣不如亮。顾邵问庞统曰：子名知人，吾与子孰愈？士元曰：陶冶世俗，与时浮沉，吾不如子。论王霸之余略，览倚伏之要害，吾似有一日之长。有人论阮裕曰：骨气不及右军，简秀不如真长，韶润不如仲祖，思致不如渊源。而兼有诸人之美。孙兴公论刘真长曰：清蔚简令。王仲祖曰：温润恬和。桓温曰：高爽迈出。谢仁祖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曰：清易令达。阮思旷曰：弘润通长。袁羊曰：洮洮清便。殷洪远曰：远有致思。若卞官才能，所经悉不如诸贤，然以不才，时复托怀玄胜，远咏老庄，萧条高寄，不与时务经怀，自谓此心无所与让。庾道季云：思理伦和，吾愧康伯；志力强正，吾愧文度。自此以还，吾皆百之甚矣。晋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标致也。吾夫子所谓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者，诸子之谓乎？盖其端起于东汉之末，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，造为语言以相名目，其弊至于党与相攻，讫成祸乱，不可不戒其初也。

【唐书】：王辅政，帝以善人物且知言。因谓曰：卿标鉴通晤，为朕言房玄龄等材，且自谓孰与诸子贤？曰：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龄；兼资文武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靖；敷奏详明，出纳惟允，臣不如彦博；济繁治剧，众务必举，臣不如胄；以谏诤为心，耻君不及尧舜，臣不如征。至激浊扬清，疾恶好善，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。帝称善。而玄龄等亦以为尽己所长，谓之确论。

【野客丛书】：抑扬人物，固自有体。唐史赞韩愈，则曰：自视司马迁、杨雄、班固以下不论也。退之评柳子厚文，则曰：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，崔蔡不足多也。不过如此。李阳冰作《李白集序》曰：自三代以后，风骚以来，驱驰屈宋，鞭挞杨马，千载独步，惟公一人。杨马何罪而至鞭挞哉？斯可谓不善品藻人物矣。

【宣城志】：曾子宣集嘉三年戊戌二月，赴宣州司户，其后久权宣城具事，故有宣城具宇假山诗。是时孙锡学士为郡守巨源随侍，李公择钱纯老居幕府。孙莘老为太平令，李资深为泾县令，林子中梁况之为宣城南陵簿。李献甫为纠，王平甫为客。时人以谓钱思公在洛，人物之盛无以过也。

【朱子语续录】：品藻人物，须是先看他个大规模，然后看得好处与不好处，好处多与少，不好处多与少，又看某长某短。某有某无，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，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。如此互将来品藻，方定得他分数优劣。

【张南轩语录】：先生问江西年来监司如何？某以赵子直对，云：其人好善。问江西人物如何？某以李德达黄世永对，先生云：二公却理会禅，只此亦不是大丈夫。对云：前此吾学中未有人，怪他也未得。先生尝警德远以知者过之之说。先生云：说知者过之也未得。

五峰云：过江来如赵承相做得五分宰相，若充之以学，须做成十分。

【孔平仲杂说】：岭南郡县，近世人物为少。后汉陈元梧州人，蔡伦桂州人，唐冯盎高州人，以南粤降，高祖封为越国公。张九龄韶州人，姜公辅爱州人。

【北梦琐言】：相国刘公瞻，其先讳景，连州人。赵观文，桂州小一本有将字军也。状元及第。

人　　道

【聱隅子】《战克篇》：孝感鬼神，仁被禽兽，诚动天地，信著金石。此四者备人道之极也。

【抱朴子内篇】《对俗卷》：人道当食甘旨，服轻暖，通阴阳，处官秩，耳目聪明，骨节坚强，颜色悦泽，老而不衰。延年久视，出处任意。寒温风湿不能伤，鬼神众精不能

三千一卷

犯，五兵百毒不能中，忧喜毁誉不为累。乃为贵耳。若委弃妻子，独处山泽，邈然断绝人理，块然与木石为邻，不足多也。

【涧泉日记】：自强不息，人道也。非礼勿履，君子之事也。独立不心目目，功用也。

【敬斋泛说】：冠婚，人道之始也。丧祭，人道之终也。四事具则人道全矣。犹四支具则人体全也。四事之中或门卦一焉，是之为三支之民；或门卦二焉，是以为半体之民；至门卦其二。是为匪民，匪民则禽犊矣。而今也乃有四支并门卦者，父兄妻子，复相与群而民之。则是明目张胆以人彘相畜也。人而至于人彘相畜也。以喀喀而死，其诸犹胜于帖帖而生乎？

【刘炎迩言】《人道》：人道之交以诚信，诚信不磨，非惟自成，亦足成人。诈伪无据，非惟自败，亦足败人。待人以诚，盖有生之不以为恩，杀之不以为怨者。诚则公，公则天也。待人以伪，盖有生之而疑其市恩，杀之而疑其复怨者。伪则私，私则人莫之信也。爱己者爱人，轻己者能杀人。古者忠以责己，恕以待人。今人待己以恕，责人以忠。几谏，父子之恩也，扬于外则离；责善，朋友之信也，语诸人则疑。献替，君臣之义也。播诸国则辱。人能无以虚言受实祸，无以小利招大辱。其度越于人远矣。闻誉而喜必妄誉人，闻毁而怒必妄毁人。不苟喜怒，斯不妄毁誉。凌贫者谋富，傲贱者谄贵。不凌不傲，斯不惯谋谄。面然背否，妾妇之道。忠告善道，圣贤之徒。妾妇之道谓人之忌嫉犹乃心也。故常以人之不韪语人。听其言者有好焉，有恶焉。观其所好恶，则听之邪正可知矣。人心险夷不难知也。处家终身，莫知其人。同途一日，可卜其素。同体而后己，同位而先人，同名不忌，同患不避。故虽小物必辩义利，循是者君子，反是者小人。惟大奸大佞，未可立谈判尔。小人之交以利，平时相亲，不啻父子，一旦相噬，不啻狗彘。君子之交以义，平时讲切，水火异齐，临难死节，舟揖相济。善哉，司马公之言曰：覆王氏必惠卿也，信然。博戏之交不日，饮食之交不月，势利之交不年，惟道义之交可以终身。与君子居，不存形迹可也。与小人居，勿事形迹可乎哉？密近君子，如濯清泉，所染未必变。密近小人，如失足于污泞，所渐何易深耶！白受污易，污反白难。自君子为小人易，自小人为君子难也。几哉危哉！朋友之深交，其可忽哉？端士深交如入室堂，坐卧履止，久而愈适；邪佞深交，如涉溪谷，一跌之顷，即致颠覆。择交之始，勿谓端士无益而远之。远则孤，孤则无以立。勿谓邪佞无伤而狎之。狎则深，深则易以陷。失交凡民，饮食以为阶。失交凡士，言语以为阶。知其凡而不交上也。既交而失，有犯不校，犹不失其为智。必屑屑然辩是非，则身亦凡矣。天下之至，易怨者小人，至易恩者亦小人。箪食豆羹足以得其欢心，摩拂豢养足以得其死力。一语不仇，干糇以愆，则失德矣。若夫君子则不然。大则行其道，小则尽其才。恩所知己而已。犬马蓄，万钟养轲，则逝矣。韩淮阴鄙泣涕者为妇人之仁，而复念念

乎解衣推食之赐；英九江悔怒踞洗之辱，而大喜张御之丰。卑矣哉，乌得不为狗烹也哉？是故待君子则以礼，结小人则以恩。小人好用巧心以愚君子，彼自乐其计之得也。有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者。君子静以待之，如观优戏，一笑可也。一或为之动摇，则　　入机阱矣。小人好以小利污君子，容有受其污者。君子以大义责小人，未有能受其责者也。受污则见制，不受责则反见害矣。暗箭中人，其深次骨。人之怨之，亦必次骨，以其掩人所不备也。两军对垒，克日乃战。鸣镝交驰，负不怨胜。罪不在人，责在己也。故君子之于人与其阴倾不如显责。君子之履世也，泛应而主诚，致曲而达道。富贵近人，人以为谦；贫贱近人，人以为谄。故富贵宜自下，贫贱宜自守。自下者人爱之，自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守者人敬之。将忘其恩，必故仇之；将背其言，必故尤之。是友也，古之所谓不学，今之所谓口诗书而行市人者也。虎狼之泽，安得麒麟而友之；鹰之林，安得鸾凤而友之。惟不待之以虎狼鹰而待之以人道，庶乎可以自存尔。祭祀必立尸，讲学必立师。敬尸，敬其先也；尊师，尊其道也。不敬其先非孝，尸何与焉？不尊其道非贤，师何与焉？或曰：近世何师道之不立耶？曰：古者师道德，汉魏以来师经学，隋唐而降，所师者场屋之文而已。宜乎师道之不立也。

人　　品

【史子朴语】：人之品有四：善焉者上也；恶焉者下也；善焉而不见其善之迹，愈上矣；恶焉而不见其恶之形，愈下矣。

【性埋字学】：若就人品类论，则上天所赋皆一般。而人随其所值又各有清浊厚薄之不齐。如圣人得气至清，所以合下便能生知；赋质至粹，所以合下便能安行。如尧舜既得其至清至粹为聪明神圣，又得气之清高而丰厚，所以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。至于享国皆百余岁，是又得气之最长者。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，合下便生知安行。然天地大气到那时已衰微了，所以夫子禀得不高不厚，止栖栖为一旅人，而所得之气又不甚长，止仅得中寿七十余岁，不如尧舜之高。自圣人而人各有分数。颜子亦清明纯粹，亚于圣人，只缘得气不长，所以夭死。大抵得气之清者不隔蔽，那理义便呈露昭著，如银盏中满贮清水，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，若未尝有水。然贤人得清气多而浊气少，清中微有些渣滓在，未便能昏蔽得他，所以聪明也易开发。自大贤而下，或清浊相半，或清底少浊底多，昏蔽得厚了，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，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。若能力学，也解变化气质，转昏为明。有一般人禀气清明，于理义上尽看得出而行为不笃，不能承载得道理，多杂诡谲去，是又赋质不粹。此如井泉甚清，贮在银盏里面，亦透底清彻。但泉脉从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来，味不纯甘，以之煮白米则成赤饭，煎白水则成赤汤，烹茶则酸涩，是有恶味夹杂了。又有一般人，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，所为甚纯正。但与说到道理处，全发不来。是又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，此好井泉脉，味纯甘纯佳而有泥土浑浊了，终不透莹，如好公恭俭力行笃信如古，是甚次第正大资质。只缘少那至清之气，识见不高明。二程屡将理义发他，一向偏执固滞，更发不止，甚为二程所不满。又有一般人甚好说道理，只是执拗，自立一家意见，是禀气清中，被一条戾气来冲拗了。如泉出来甚清，却被一条别水横冲破了。及或遭岩石头横截冲激，不帖顺去，反成险恶之流。看来人生气禀，是有多少般样，或相倍徙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万，不可以一律齐。毕竟清明纯粹恰好底极为难得，所以圣贤少而愚不肖者多。

【孔子家语】：人有五仪：有庸人，有士人，有君子，有贤人，有圣人。审此五者，则道理毕矣。

【文子纟赞义】：中黄子者，古之真人欤，其言曰：

三千一卷

人有五位，位各五等。合之凡二十有五焉。最上者神人，最下者小人，所谓上五之与下五，犹人与牛马。谓小人违道悖德，若牛马而襟裾耳。圣人不及真人，贤人不及圣人。惟其造道有浅深，故品亦随之。又曰：昔者中黄子曰：天有五行，地有五方，声有五音，物有五味，色有五章，人有五位。五伍二十五，故天地之间有二十五等人。上伍有神人、真人、道人、至人、圣人；次伍有德人、贤人、智人、善人、辩人；中伍有公人、忠人、商人、平人、直人；下伍有众人、奴人、愚人、视肉人、小人。上伍之与下伍，犹人之与牛马也。又曰：智于万人者谓之俊，百人者谓之杰，十人者谓之豪。

【抱朴子】《行品篇》：尽尝于存亡保发肤以扬名者，孝人也。端身命以殉国经险难而一节者，忠人也。量理乱以卷舒，审去就以保身者，智人也。顺通塞而一情，任性命而不滞者，达人也。不枉尺以直寻，不降辱以苟命者，雅人也。据休度以动静，每清详而无悔者，重人也。体冰霜之粹素，不染洁于势利者，清人也。始终于寒暑，虽危凶而不猜者，义人也。守一言于久要，历岁衰而不渝者，信人也。奋果毅之壮烈，聘干戈以静难者，武人也。甄坟素之渊奥，该前言以穷理者，儒人也。锐乃心于精义，吝寸音以进德者，益人也。不改操于得失，不倾志于可欲者，真人也。恤急难而忘劳，以忧人为己任者，笃人也。洁白分以守终，不逊厚而苟免者，节人也。飞清机之英丽，言约畅而判滞者，辩人也。每居卑而推功，虽处泰而滋恭者，谦人也。崇• 睦于九族，必居正以赴理者，顺人也。临凝结而能断，操绳墨以无私者，干人也。拔朱紫于中构，剖犹豫以允当者，理人也。步七耀之盈缩，推兴亡之道度者，术人也。赴白刃而志生，格凶虎于林首者，勇人也。整威容以肃众，伏法度而无二者，严人也。创机巧以济用，总音数而并精者，艺人也。凌强御而无惮，虽险逼而不沮者，黠人也。执匪懈于夙夜，忘劳瘁于深峻者，勤人也。蒙谤读言而晏如，不慑惧于可畏者，劲人也。闻荣誉而不欢，遭忧难而不变者，审人也。知事可而必行，不犹豫于群疑者，果人也。循绳墨以进止，不干没于侥幸者，谨人也。奉礼度以战兢，及亲疏而无尤者，良人也。履道素而无欲，时虽移而不变者，朴人也。不致养于所生，损道而危身者，悖人也。怀邪伪以偷荣，豫利己而忘生者，逆人也。好争夺而无厌，专丑正而害直者，恶人也。出绳墨以伤刻，心好杀而安忍者，雪人也。饰邪说以浸润，构谤累于忠贞者，谗人也。虽言巧而行违，实履浊而假清者，佞人也。不原本于枉直，苟尚胜而肆怒者，暴人也。措细善以取信，阴挟毒而无亲者，奸人也。承风旨以苟空，揆主意而扶非者，谄人也。言不计于反覆，好经诺而无实者，虚人也。睹利地而亡义，弃廉耻以苟得者，贪人也。觌艳逸而心荡，饰夸绮而心邪者，淫人也。见成事而疑惑，动失计而多悔者，暗人也。背训典而自任，耻请问于胜己者，损人也。知善事而不逮，虽多为而无成者，劣人也。委德行而不修，奉权势以取媚者，弊人也。履蹊径以侥违，推货贿以争津者，邪人也。既傲狠以无礼，好凌辱乎胜己者，悍人也。被抑枉而自诬，事无苦而振慑者，怯人也。治细辩于稠众，非其人而尽言者，浅人也。暗事宜之可否，虽企业慕而不及者，顽人也。知事非而不改，闻良规而曾剧者，惑人也。无济恤之仁心，轻告绝于亲旧者，薄人也。既疾其所不逮，喜他人之有灾者，妒人也。专财谷而轻义，观困匮而不振者，吝人也。冒至危以侥幸，值祸败而不悔者，愚人也。骋鹰犬于原兽，好博戏而无已者，迷人也。忘等威之异数，快饰玩之夸丽者，奢人也。耽声色与饮宴，废庆吊于人理者，荒人也。既无心于修尚，又怠

惰于家业者，懒人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也。无抑断之威仪，每脱易而不思者，轻人也。观道义而如醉，闻货殖而波扰者，秽人也。杖浅短而多谬，喑趋舍之臧否者，笨人也。憎贤而不贵，闻高言而如聋者，嚣人也。睹朱紫而不分，虽提耳而不悟者，蔽人也。违道义以趁趄，冒礼刑而罔顾者，乱人也。每动作而受嗤，言发口而违理者，拙人也。事酋豪如仆虏，值衰微而背惠者，匿人也。损贫贱之故旧，轻人士而踞傲者，骄人也。弃衰色而广欲，非宦学而远游者，荡人也。无忠信之纯固，背恩养而趋利者，叛人也。当交颜而面从，至折离而背毁者，伪人也。习强梁而专己，拒忠告而不纳者，刺人也。

【小学】：陈忠肃公曰：幼学之士，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，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，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。向善背恶去彼取此，此幼学所当先也。

【论语集注】：许昌靳裁之有言曰：士之品，大概有三：志于道德者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；志于功名者，富贵不足以累其心；志于富贵而已者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至于富贵，即孔子所谓鄙夫也。

【宋秦观淮海集】：裴晋公度实唐第一等人。

【清波别志】：仁宗一朝，人材之盛，如文正公、文忠公、师鲁，皆第一流人。名书国史，炳若日星，初不假于称赞。

【朱子语略】：圣人浑然仁智之全体，颜子直是仁，孟子直是智。颜子有智亦是仁中之智，孟子有仁亦是智中之仁。仁智虽一，然世间人品所得自有不同，颜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，子忧子贡得智之深者也。如程门之尹氏，则仁胜，上蔡则智胜。

【朱子语续录】：本朝孙明复、石守道辈，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自好。前代亦无此等人。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，只是说文字了。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，孙石便是第一等人。孙较弱石健甚硬做。伯丰问程子曰：老子之言，窃弄阖辟者，何也？曰：如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之类。是他亦窥得此道理将来窃弄。如所谓代大匠斫则伤手者，谓如人之恶者，

不必自去治他，自有别人与他理会。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。　曰：此政推恶利己，曰固是如子房为韩报秦，窜掇高祖入关。及项羽杀韩王成，又使高祖平项羽。两次报仇，皆不自做。后来定太子事，它亦自处闲地，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定之。伯丰问四皓是如何人品。曰是时人材，都没理会。学术权谋混为一区，如安期生蒯通，盖公之徒，皆合做一处。四皓想只是个权谋之士，观其对高祖言语重如愿为太子死，亦胁之之意。

【陆象山语录】：人品之说，直截是有，只如皋陶九德便是数等，就中即一德论之，如刚而塞者，便自有两般。又曰：过不及；有两种人，胸中无他，只一味懈怠，沉埋底人，一向昏俗去。若起得他却好，只是难起。此属不及；若好妄作人，一切隔了。此校不好。此属过人，凝重阔大底好，轻薄小相底不好。

【黄氏日抄】：邹道卿贬韶州，气终不衰。胡澹庵大节极好，赵忠简人品甚高。党籍至忠简始除，汪圣锡不妄假人以词色。得大臣体，李巽岩议论如雪中桧柏。

【经钅且堂杂志】：人之等级不同，姑以三等计之。上等之人自与上等相较，中等之人自与中等相较，下等之人自与下等相较。下等之人决不敢与上等相较，丁是绝念矣。使贫者常若下等之望上等，绝相较之心。自不起慕羡上等，勿论中等之人，却常视下等，则无往而不足矣。

【许鲁斋心法】：天下人类中有出众者，便是第一人。如棋博亦有国手，但不是大义中

三千一卷

第一人，似此等类何足效。

【许鲁斋语录】：如何高尚的人却不得人，只为以他标准，众人攀接不着。此等人常孤立。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。以善服人，未有能服人者也。

【朱公迁四书通旨】《人品》：见善如不及章；《季氏》右兼德行事业而言。有事君人者，止正己而物正者也。《尽·上》右兼心志德业而言；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章。《述而》生而知之者上也。《季氏》或上而知之，止及其成功一也。《中二》乐正子何人也章，《尽·下》：右兼资质学力而言。

【宋释契嵩集】：品论：唐史以房杜方萧曹，然房杜文雅有余，萧曹王佐不足。德则房杜至之矣。观房则半才，视杜则纯道。君子曰：杜益贤也。姚崇宋，其不逮丙魏乎？姚宋道不胜才，而魏则厌兵，内则知相。燕公文过始兴，而公正不及。大将军光不若狄梁公之终无私也。袁安之宽厚，则娄相近之，正与仁则异施。房·颜真卿方之李固陈蕃。其世道虽异，而守忠持正一也。汾阳王省武而尚信，仁人也。段太尉忠勇相顾，义人也。晋公终始不伐，仁人也。荀子之言，近辩也，尽善而未尽美。当性恶禅让过其言也；扬子之言，能言也，自谓穷理而尽性，洎其遇乱而投阁，则与乎子路曾子之所处死异矣哉？太史公言：虽博而道有归，班氏则未至也。宜乎世所谓固不如迁之良史也。贾传抗王制而正汉法。美夫，宜无有加者焉！三表五饵之术，班固论其疏矣。诚疏也。董胶西之对策美哉？得正而合极，所谓王者之佐，非为过也。《繁露》之言，则有可取也，有可舍也。相如之文丽，义寡而词繁，词人之文也。王充之言，立异也。桓宽之言，趋公也。韩吏部之文，文之杰也。其为《原鬼》《读墨》何为也？柳子厚之文，文之豪也剔其繁则至矣。止符诗尤至也。李习之之文，平考其复命之说，宜有所疑也。疑一作发陈子昂之文不若李华。华之文不苦梁肃。肃之文，君子或有所取也。李元宾之文，词人之文也。皇甫之文，文词之间者也。或无词上文字郭泰黄宪之为人也，贤人也。讷言而敏行，颜子之徒欤。徐稚之为人，哲人也。识时变而慎动静焉。袁奉高之遁世也。不忘孝，不伤和，中庸之士也。论曰：引其器，所以稽其范之工拙。辩其人，所以示其道之至否。然范工资世之所用，道至正世之所师。所师得，则圣贤之事隆而异端之说息也。是故君子区之，别之，是之，非之，俟有所补也。岂徒尔哉？记曰：文理密察，或作察察足以有别也。孟子曰：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斯亦辩道之谓也。无上秘要人品

【道经】：九天丈人告于三天玉童曰：夫天地交运，二象合真，阴阳降气，上应于九天。

流丹九转，结气为精。精化成神，神变成人。故人象天地，气法自然。自然之气，皆是九天之精。化为人身，含胎育养，九月气盈，九天气普，十月乃生。其结胎受化，有吉有凶，有寿有夭，有短有长，皆禀宿根。结气不纯，藏胃积滞，六府败伤，形神不固。体不受灵，死气入孔，何由得存？阳气赤，名曰玄丹，阴气黄，名曰黄精。阴阳既交，二气降精。化神结胎，上应于九天，九天之气，则下布丹田。与精合凝，结会命门。要须九过，是为丹田。上化下凝，以成于人。一月受气，二月受灵，三月合变，四月凝精，五月首体具，六月化成形，七月神位布，八月九孔明，九月天气普乃有音声，十月司命勒籍，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受命而生。故人皆禀九天之气，阳降阴之精，名曰九丹，合成人身。凡人受生结气，九丹上化于胞胎之中，而法九天之气，气满神具于胎囊之内，而自识其宿命。知有本根转轮因缘，九天之气化成其身，既睹阳道开旷三光，而自忘其所生。所由之因尔者，皆由胞根结滞盘固。三关五府不理死气塞门，致灵关不发，而忘其因缘。若灵真九气，含炼琼胎，暂经紫户，运履人道，挺秀自然，耀景睹灵，便腾身于九天，非复结精受气而为人也。凡人生皆禀九天之气，气凝为精，精化成丹，丹变成人，结胎含秀，法则自然。假令七月生，则十月胎受波黎答恕天之气，十一月生，则受梵摩迦夷天之气。十二月生，则受梵宝天之气。正月生，则受化应声天之气。二月生，则受不骄乐天之气，三月生，则受寂然天之气，四月生，则受须延天之气。五月生，则受上上禅善无量寿天之气。六月生，则受郁单无量天之气。凡人从十月结胎，至于六月，则受九天之气已满。至七月合十月则天地气盈受太阳之运而生。出《洞真九丹上化胎精·中记经》太上曰：夫人受生结精积气受胎，敛血黄白，幽凝丹紫，合烟所以凝骨吐津散布流液，四度会化九宫。一结五神，命其形体大一定其符籍忽尔而立，恍尔而成，罔尔而具，脱尔而生。于是乃九神来入安在其宫，五藏玄生五神主焉。父母唯知生育之始我也，而不悟帝君五神来适于其间。人体有尊神，其居无常，出入六虚，上下三田，回易阴阳，去故纳新，展转荣输，流注元津，太神虚生内结以成一身。濯质化练，变景光明。出《洞真九真·中经》夫人受生于天魂结成于元灵，转轮于九气，挺命太一。关开三道积神幽宫，所以玄液七缠，流津敷泽。日月映其六虚，日耳运其神器。云行雨施，德拟天地，胞胎内匝，五因来具。立人之道，其如此也。故五因者，是五神也。故三道者，是三真也。夫五神者，天之魂。三真者，天之道。九气者，天之胎。太一者，天之源。日月者，天之眼。玄液者，天之渊。六虚者，天之光。幽宫者，天之府。神器者，天之化。元灵者，帝之变。凡此言九天者，乃混合帝君之变。变而化九，是谓九宫。九宫混变，而同一矣。夫兆所欲修己，求生当从所生之宗。所生之宗，谓元父玄母也。元父生气化理帝先，玄母主精变结胞胎。精气相成而阴阳相生，云行兆已道合无名。数起三五，兆始禀形七九，既兆体乃成，和合三五七九洞冥。象帝之先，当须帝营天皇之功，九变为灵。功成人体，体与神并。神去则死，神守则生。是以三元为道之始，帝君为道之根。太一为道之变，九天为道之神。九宫为道之宅，玄液为道之津。以熙三田，以致神仙，朝适六合，夕守泥丸，坚执胎精，心中常欢学道之子，须此为缘见。是经者，始可与言九气陶注，太一运神。《出洞真太丹隐书》天尊言曰：气气相续，种种生缘。善恶祸福，各有命根。非天非地，亦又非人，正由心也。心则

三千一卷

神也。形非我有，我所以得生者，从虚无自然中来因缘寄胎，受化而生。我受胎父母，亦非我始生父母也。真父母不在此，父母贵重尊高无上。今所生父母，是我寄备因缘禀受育养之恩。故以礼报而称为父母焉。故我受形，亦非我形也。寄之为屋宅，因之为营室，以舍我也。附之以为形，示之以有无。故得道者，无复有形也。及我无身，我有何患？我所以有患者，为我有身。有身则百恶生，无身则入自然。立行合道则身神一也，身神并一则为真身，归于始生父母，而成道也。《出洞元诸天内音经》人之受生于胞胎之中，三元育养，九气结形。故九月神布气满，能声声尚神，具九天称庆。太一执符，帝君品命，主录勒籍司命定算。五帝监生，圣母卫房天神地祇三界备守，九天司马在庭东向。读九天生神章九过，男则万神唱恭，女则万神唱奉，男则司命敬诺，女则司命敬顺。于是而生九天，司马不下命章。万神不唱，恭诺终不生也。夫人得还生于人道，濯形太阳惊天骇地，贵亦难称天真地神二界齐临亦不轻也。当生之时，亦不为陋也。所以能爱其形，保其神，贵其气。固其根者，终不死坏。而得神仙骨肉同飞，上登三清。是气与三气合德，九气齐并也。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气，贵其形，实其命，爱其神，自取死坏，离其本真。出《洞元九天上神章经》

道曰：一切万物，人最为贵。人能使形无事，神无体，以清静，致无为之意，即与道合。出妙真经老子曰：神生形，形成神，形不得神，而不能自生。神不得形，而不能自成，故形神合同。更相生，更相成。出《西升经》夫人是有生，最灵者也。但人不能自知，而不守神以却众恶耳。知之者，则不求于天神，止于其身则足矣。故云一人之身，一国之象，胸腹之位，犹宫室也。四肢之列，犹郊境也。骨节之分，犹百官也。神犹君也，血犹臣也，气犹民也。故知治身者，则知治国矣。夫爱其民，所以安其国。吝其气者，所以全其身。民散则国亡，气竭则身死。亡者不可生，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，治未病之疾，坚之于无事之前，不追既逝之后。民之难养而易浊，故审其威德所以保其治。割嗜欲所以固血气，然后真一存焉。出《皇人经》

天老曰：人生于阴阳，长于元气，未必尽备感五帝之性。得之者，十未有一也。感其火者明，感其金者刚，感其水者清，感其木者王，感其土者仁。不感者亡。故天地五行，五五二十五行，人生感得其一者，可寿一百年。感得其二者，可寿一百二十年。感得其三者，可寿一百三十年。感得其四者，可修术寿一百四十年。感得其五者，可为小道，可寿二百年。感得其六者，可为大道，寿无訾。感得其七者，可知鬼灵之心。感得其八者，通明神意。感得其九者，通神祇。感得其十者，知聪明。感得其十一者，终身无患。感得其十二者，应其天心。感得其十三者，五岳来朝。感得其十四者，得二十八宿护己。感得十五者，致得玉女。感得十六者，得为圣人。感得十七者，致得西王母。感得十八者，致甘东王父。感得十九者，召得太一。感得二十者，召得比君。感得二十一者，召得仙人。感得二十二者，身与天地俱。感得二十三者，神女来配。感得二十四者，与天帝交。感得二十五者，与上皇为友。出《洞神监乾经》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人　　日

【青箱杂记】《西清诗话》云：都人刘克者，穷该典籍。人有僻书疑事，多从之质。尝注杜子美、李义山集。与客论云：元日至人日，未有不阴时。人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四百年间，唯子美与客会耳。起就架上取书示客曰：此东方朔占书也。岁后八日，一日鸡，二日犬，三日猪，四日羊，五日牛，六日马，七日人，八日谷。其日晴，所主之物育，阴则灾。少陵意谓天宝离乱，四方云扰幅裂，人物岁岁俱灾。此岂《春秋》书王正月意邪？深得古人用心如此。

又案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七日谓之人日，采七种菜以为羹。剪采为人，或镂剪金薄为人，以贴屏风，亦戴之头鬓。求之经典，□□有其事，唯魏东平王苍为安仁峰铭云：正月元七，厥日惟人。策我良驷，陟彼安仁。载在铭集，此为证矣。

又《北史魏收传》云：魏帝宴百僚，问何故名人日？皆莫能知。收曰：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云：正月一日为鸡，二日为狗，三日为猪，四日为羊，五日为牛，六日为马，七日为人。然东方朔占书有八日为谷。而魏收所引董勋之语，止于七日何邪？然安仁峰铭所用，亦云七日为人。而宗懔指此为证，盖宗懔又未尝见东方朔占书而妄为之说也。唯克为博学。余尝观沈存中《笔谈》，亦以谓士人刘克按《夔州图经》辩乌鬼事甚详。而《西清诗话》又美其穷该典籍，真奇士也。

【太平御览】：旧以正月七日为人，故名为人日。花胜象瑞图金胜之形，又象西王母戴胜也。荆楚以七种菜为羹。北人此日亦有讳食菜者，与楚食正反。剪采镂金薄为人，皆符人日之意。与正旦镂鸡于户同，此人亦有至人日讳食。故岁菜唯食新菜者。又余日不刻牛羊狗猪马之像，而二日独施人鸡，此则未喻。按一说云：天地初开，以一日作鸡，七日作人也。

【蜀本寿机】：李昊昶《人日》云：七属少阳，阳为人君之道。故曰人日。

【岁时广记】：最重人：董勋《问礼俗》曰：正月一日为鸡，二日为狗，三日为猪，四日为羊，五日为牛，六日为马，七日为人。则正旦画鸡于门，七日镂人户上，良为此也。予以意求之，正旦画鸡于门，谨始也。七日镂人户上，重人故也。占禽兽

《月令占候图》曰：元首至八日占禽兽。一日鸡，天晴气朗，人安国泰，四夷远贡，天下丰熟。二日狗，无风雨即大熟。三日猪，天晴朗，君安。四日羊，气色和暖，即无灾，臣顺君命。五日马，晴朗四望无怨气，天下丰稔。六日牛，日月光明，即大熟。七日人，从旦至暮，日色晴明，夜见星辰，人民安，君臣和会。八日谷，如昼明夜见星辰，五谷丰稔。镂金薄《荆楚岁时记》：正月七日剪采为人，或缕金薄为人以相遗。刘臻妻陈氏进见仪云：正月七日上人胜于人。李商隐《人日即事》云：镂金作胜传荆俗，剪采为人起晋风。剪华胜

董勋《问礼俗》，人日剪采为人胜贴屏风上。亦戴诸头鬓，像入新年形容改新也。陈无己诗云：巧胜向人真奈老，衰颜从俗不宜新。效梅妆宋书武帝女寿阳公主，人日

三千一卷

卧于含章殿檐下，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。拂之不去。皇后留之。看得几时，经三日洗之乃落。宫人奇其异，竞效之。今人梅花妆是也。《章简公帖子》云：太极侍臣皆贺雪，含章公主正妆梅。陈简斋《墨梅诗》云：含章檐下春风雨，造化功成秋兔毫。又《梅花诗》云：同心不见昭仪种，五出时惊公主花。

造面茧《岁时杂记》：人日京都贵家造面茧，以肉或素馅其实，厚皮馒头酸馅也，名曰探官茧。又立春日作此，名探春茧。馅中置纸签，或削木书官品，人自探取。贵人或使从者以卜异时官品高下，街市前期卖探官纸，言多鄙俚，或选取古今名人警策句可以占前程者。然亦但举其吉祥之词耳。灯夕亦然。欧阳公诗云：来时擘茧正探官。

食煎饼《述征记》：北人以人日食煎饼，于庭中，俗云薰天，未知所从出也。进节料《唐六典》：膳部有节日食料，谓正月七日煎饼。又《文吕杂录》云：唐岁时节物，人日则有煎饼。服麻豆《肘后方》：正月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粒，消疾疫。上君寿《寿阳记》：正月七日，宋主登望仙楼会群臣，父老集于城下。令皆饮一爵，文武千人拜贺上寿。赐采胜《景龙文馆记》：中宗景龙四年正月七日，宴大明殿。赐工公以下采胜。诏赋诗《景龙文馆记》：三年正月七日，上御清辉阁，令学士赋诗云：青阳既兆人为日。《著假令艺苑雌黄》云：古今著令，自元日以后，唯人日有假。侍御宴《隋书·杨休之》：正月七日登高侍宴，赋诗云：广殿丽年华，上林起春色。风生拂雕辇，云回浮绮翼。登仁峰郭缘生《述征记》：寿张县安仁峰，魏东平王苍，凿山顶为会望处，以正月七日登峰。李充铭之曰：正月元七，厥日惟人。策我良驷，陟彼安仁。《太平御览》老子云： 众人熙熙， 如登春台， 如享太牢。《楚词》云： 日极千里伤春心。则春日登临， 自古为适。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？ 晋桓温恭军张望， 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诗。近代以来， 南北同耳。立义楼《寿阳记》：赵伯符为豫州刺史，立义楼。每元日、人日、七夕、月半乃于楼上作乐。楼下男女盛饰，游观行乐。升西山晋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，赋诗云：命驾升西山，寓目眺原畴。谒真君《岁时杂记》：每月三七日，士庶拜谒醴泉观真君。正月七日最盛。仍争趁第一炉香。授经诀《北斗经》：尔时太清天中大圣老君，以永寿元年正月七日，授与天师北斗本命经诀，广宣要法，作人舟船。津梁男女普济众生，使不失人路。述道要《天师二十四化记》：玉局化在益州城南门，周回百步，汉桓帝永寿元年正月七日，天师与老君自鹤鸣山来息，此时地上忽涌出玉局玉床，方广一丈。老君升坐，重述道要。却自升天，玉局陷于地中。东坡诗云：剑阙西望七千里，乘兴真为玉局游。建善功《正一旨要》：正月七日，上元天官三宫九府三十六曹，同地水二官六宫十八府，同考罪福。此日大宜斋醮，建置善功。宜斋戒《杂五行书》：正月七日上会日，可斋戒早起。男吞小豆七粒，女二七粒。一年不病。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送穷鬼《岁时杂记》：人日前一日，扫聚粪扫。人未行时，以煎饼七枚覆其上。弃之通衢以送穷。

石曼卿《送穷诗》：世人贪利意非均，交送穷愁与底人。穷鬼无扫于我去，我心忧道不忧贫。得旧诗《草堂即事》杜甫《人日诗序》：开文书帙中检所遣忘，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，高任蜀州刺史。人日相忆见寄诗，泪洒行间，读终篇末自作诗，已十余年。莫记存亡，又六七年矣。老病怀旧，生意可知。诗云：自蒙蜀州人日作，不意清明久零落。今晨散帙眼忽开，迸泪幽吟事如昨。话新词《古今词话》：白云先生之子张才翁，风韵不羁，敏于词赋。初任临邛秋官，邛守张公庠不知之，待之不厚。临邛故事，正月七日有白鹤之游，郡守率属官同往，而才翁不预焉。才翁密语官妓杨皎曰：此老子到彼，必有诗词。可速寄来。公庠既到白鹤，登信美亭。使留题曰：初眠官柳未成阴，马上聊为拥鼻吟。远宦情怀销壮志，好花时节负归心。别离长恨人南北，会合休辞酒浅深。欲把春愁闲抖擞，乱山高处一登临。杨皎录此诗以寄才翁。才翁得诗，即时增减作《雨中花》一阕以遗杨皎，使皎调歌之曰：万缕青青，初眠官柳，向人犹未成阴。据征鞍无语，拥鼻微吟。远宦情怀谁问，空劳壮志销凝。好花时节，山城留滞。又负归心，别离万里，飘蓬无定。谁念会合难凭，相聚里，莫辞金盏酒浅还深。欲把春愁抖擞，春愁转更难禁。乱山高处，凭栏垂袖，聊寄登临。公庠再坐晚筵。皎歌于公庠之侧，公庠怪而问之，皎进禀曰：张司理恰寄来，令杨皎歌之以献台座。公庠遂青顾才翁，尤加厚礼焉。《唐刘[乍東]传记》郑公尝出行，以正月七日谒见。太宗劳之曰：今日卿至，可谓人日。

【苕溪渔隐丛话】：贺方回《复斋谩录》云：方回词有《雁后归》云：巧剪合欢罗胜子，钗头春意翩翩。艳歌浅拜笑嫣然，愿郎宜此酒，行乐驻华年。待至文园多病，幽襟凄断堪怜。旧游梦挂碧云边，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山谷守当涂，方回过焉。人日席上作也。腔本《临江仙》，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诗，故易以《雁后归》云。唐《刘[乍東]传记》云：隋薛道衡聘陈，为《人日诗》曰：入春才七日，离家已二年。南人嗤之，及云：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乃曰：名下无虚士。

【岁时杂咏】：唐李峤《人日侍宴大明宫应制》：凤城景色已含韶，人日风光倍觉饶。桂吐半轮迎此夜，冥开七叶应今朝。鱼清水冻行犹涩，莺喜春惊弄欲娇。愧奉登高摇采翰，欣逢御气上丹霄。《和人日清晖阁宴群臣应制》：三阳偏胜节，七日最灵辰。行庆传芳蚁，升高缀采人。阶前冥候月，楼上雪惊春。今日御天造，还疑上汉津。李又和诗：上月登台赏，中天御辇飞。后庭联舞唱，前席仰恩辉。睿作风云起，农祥雨雪霏。幸陪人胜节，长愿奉垂衣。

诘旦行春上苑中，凭高御下大明宫。千年执象寰瀛泰，七日为人庆赏隆。铁凤曾骞摇瑞雪，铜乌细转入祥风。此时朝野欢无算，此岁云天乐未穷。

郑和诗：琼殿含光映早轮，玉銮初跸望初晨。池开冻水仙宫丽，树发寒花禁苑新。佳气徘徊笼细纲，残淅沥染轻尘。良时荷泽皆迎胜，穷谷阳犹未春。

李适和诗：朱城待凤韶年至，碧殿疏龙淑气来。宝帐金屏人已帖，图花学鸟胜初裁。林香延接宜春苑，山翠遥添献寿杯。向夕凭高风景丽，天文垂曜象昭回。

苏[延页]和诗：疏龙澄道切昭回，建凤旗门绕帝台。七叶仙冥依月吐，千株御柳拂烟开。

三千一卷

初年竞帖宜春胜，长命先浮献寿杯。是日最灵知窃幸，群心就捧大明来。楼观空烟里，初年瑞雪过。苑花齐玉树，池水作银河。七日祥图启，千春御赏多。轻飞传采胜，天上奉熏歌。

赵彦昭和诗：出震乘东陆，凭高御北辰。祥云映早岁，瑞雪候初旬。宫树千花发，阶冥七叶新。幸承今日宴，长奉万年春。宝契无为属圣人，舆出幸玩芳辰。平楼半入南山雾，飞阁旁临东野春。夹路稼花千树发，垂轩弱柳万条新。处处风光今日好，年年愿奉属车尘。

刘宪和诗：禁苑韶年此日归，东郊道士转青旗。网色梅芳何处所，风前雪里觅芳菲。开冰池内鱼新跃，剪采花间燕始飞。欲识玉游幸阳气，为观天藻竞春辉。舆辇乘人日，登临上凤京。风寻歌曲扬，雪向舞行萦。千官随兴合，百福与时并。承恩常若此，微贱幸轻生。

阎昭隐和诗：勾芒人面乘两龙，道是春神卫九重。采胜年年逢七日，酴岁岁满千钟。宫梅开雪祥光偏，城柳含烟瑞气浓。醉倒君前情未已，愿因歌舞自为容。

宗楚客和诗：窈窕神仙阁，参差云汉间。九重中禁启，七日早春还。太液天为水，蓬莱雪作山。今朝上林树，无处不堪攀。

陆龟蒙《人日代客子》：人日兼春日，长怀复短怀。遥知双采胜，并在一金钗。

乔侃《人日登高》：仆本多悲者，年来不悟春。登高一游目，始觉柳条新。杜陵犹识汉，桃源不辩秦。暂若升云雾，还似出嚣尘。赖得烟霞气，淹留攀桂人。

【唐高适诗】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：人日题诗寄草堂，遥忆故人思故乡。柳条弄色不忍见，梅花满枝堪断肠。身在南蕃无所预，心怀百忧复千虑。今年人日空相忆，明年此日知何处。一卧东山三十春，岂知书剑老风尘。龙钟，远恭二千石，愧尔东西南北人。赵曰： 身在南蕃无所预， 谓子美寄居荆楚之地而不预朝政， 龙钟行不进貌。远忝二千石， 此适自谓为

蜀州也。洙曰： 东西南北人， 用孔子语， 赵曰： 公有诗云： 甫也东西南北人。

【杜工部集】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》并序： 大历五年潭州作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，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，高任蜀州刺史，人日相忆见寄诗，泪洒行间，读终篇末，自枉诗已十余年，莫记存没，又六七年矣。老病怀旧，生意可知。今海内忘形故人，独汉中王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。爰而不见，情见乎辞，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，因寄王及敬弟。自蒙蜀州人日作，不意清诗久零落。今晨散帙眼忽开，迸泪幽吟事如昨。鸣呼壮士多慷慨，合高名动寥廓。欢我凄凄求友篇，感时郁郁匡君略。锦里春光多烂熳，瑶墀侍臣已冥寞。潇湘水国旁鼋鼍， 杜秋天失雕鹗。东西南北更堪论，白首扁舟病独存。遥拱北辰缠冠盗，欲倾东海洗乾坤。边塞西蕃最充斥，衣冠南渡多崩奔。鼓瑟至今悲帝子，曳裾何处觅王门。文章曹植波澜阔，服食刘安德业尊。蜀以服食取汉中长笛谁能乱愁思，韶州词翰与招魂。梦弼曰： 高适乾元中刺蜀州， 永泰元年卒。鸥曰： 公入蜀， 上元初始有草堂。适人日寄诗， 当在上元二年也。赵曰： 按中史适召还为刑部侍郎， 左散骑常侍， 放有瑶墀侍臣、及 杜失雕鹗之句。 杜谓长安帝都也。洙曰：《楚辞》：使湘灵鼓瑟兮。汉《邹阳传》：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。此言思汉中王而不得见也。魏陈思王曹植， 字子建， 善属文。汉淮南王刘安， 与八公著书， 言服食神仙事。赵曰： 晋向秀传闻邻人有吹笛者， 发声廖亮， 追思曩昔稽生游宴之好， 感音而叹， 作《思旧赋》。洙曰： 宋玉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哀屈原，作《招魂》。

《人日二首》：元日到人日，未有不阴时。十字自是惨塞冰雪莺难至，春寒花较迟。雪随白水落，风振紫山悲。蓬鬓稀疏久，无劳比素丝。稀疏少叠怨有态此日此时人共得，一谈一笑俗相看。樽前柏叶休随酒，胜里金花巧耐寒。佩剑冲星聊暂拔，匣琴注水自须弹。早春重引江湖兴，直道无忧行路难。赵曰：四民月令，元日进椒柏酒；伯牙鼓琴，志在流水。

【李商隐诗】《人日即事》：文工喻复金朝是，子晋吹笙此日同。舜格有苗旬太远，周称流火月难穷。镂金作胜传荆俗，剪采为人起晋风。独想道衡诗思苦，离家恨得二年中。

【白居易诗】《六年立春日人日作》：二日立春人七日，盘蔬饼馔逐时新。年方吉郑犹为少，家比刘韩未是贫。乡园节岁应堪重，亲故欢游莫厌频。试作循潮封眼想，何由得见洛阳春。分司致仕官中吉传诰议，最老韩庶子尤贫，循潮封三郡，迁客老刘员外韩皆洛下旧游也

【司空图诗】《乙丑人日》自怪扶持七十身，归来又见故乡春。今朝人日逢人喜，不料偷生作老人。

【宋钱塘韦骧集】《人日大宁道中一首》：改年三日立青春，涉七风光日日新。列岫渐生苍霭媚，幽禽初弄小声匀。蓝舆度岭官兵汗，红旆穿林野雉驯。白发自怜犹远使，何时归棹浙江滨。

【元宪公集】《人日》：阳日初回七日春，谁将灵品占佳辰。镂金剪采空迎福，无奈牛羊已胜人。

【宋景文公集】《人日》：采胜香羹乐上春，我怀前事怅佳辰。瞿昙尚笑浮生假，况镂黄金假作人。

【刘龙云先生集】《人日》：去年人日螺江边，今年人日在通川。故家浩荡五千里，客子骚屑心茫然。霜芦尽解故时叶，生意斗尔归兰荃。海风如刀冰塞渡，欲航野水雪暗天。佗乡信美非吾土，香草悦魂真浪传。南冠故声只操楚，刘章雅志惟歌田。五秉如单费廪粟，一囊就尽持餐钱。颠毛冉冉不吾与，齿根浮动轻于儇。小雀谁言畏死鹞，未肯屈折同杯。章贡直西三径在，尔来望眼欲成穿。科桑洗竹真吾事，孰使龊龊才充员。何时解得无拘束，归钓潭头枫叶鳊。

【苏东坡集】《庚辰岁人日作》：时闻黄河已复北流，老臣旧数论此。今斯言乃验。梦仙案年谱，元符三年庚辰，先生六十五，在儋耳。五月徽宗即位，量移廉州。老去仍栖隔海村，次

三千一卷

曰： 儋州在海州之中， 故云隔海村也。梦中时见作诗孙。天涯已惯经人日，归路犹欣过鬼门。厚曰： 《山水志》：广安西路容牢二州界， 有鬼门关。谚曰： 若度鬼门关， 十去九不回。言多炎瘴也。三策已应思贾让，乡寅曰： 汉哀帝时， 贾让奏言治河三策， 今见《沟洫志》。孤忠终未赦虞翻。厚曰： 《三国志》虞翻性疏直， 数有酒失， 孙权猜怒，放之交州， 在南十余年。卒。典衣剩买河源米，厚曰： 《杜》朝回日日典春衣。屈指新作上元。不用长愁挂月村，任曰： 《杜》月挂客愁村。槟榔生子竹生孙。自注： 海内勤竹， 每节生枝如竹竿大， 盖竹孙也。新巢语燕还窥砚，厚曰： 《杜》频来语燕定新巢旧雨来人不到门。次公《杜子美秋述》，杜子卧病长安旅次， 多雨生鱼， 青苔及榻， 常时车马之客， 旧雨来， 今雨不来。春水芦根看鹤立，夕阳枫叶见鸦翻。此生念念随泡影，援曰： 《金刚经》：如梦幻泡影莫认家山作本元。自注： 言虽寄旅于海上， 不必以家山方是本元也。

【彭汝砺鄱阳集】：景龙三年，中宗御清晖阁登高遇雪，令学士赋诗。明年宴大明殿，赐采楼金胜。而寿阳公主卧含章殿檐下，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，拂之不去。越三日洗之乃落。六宫异其事，竞效之。皆人日也。仆家有《寿阳公主梅妆像》，丹青甚古。因起念远之怀。入春才七日，离家已二年。此薛道衡思归作也。况四年乎？再辱佳句，因叙事以谢。道衡人日独牵愁，南北胡为一处囚。学士诗成应属和，寿阳梅落殆神谋。醉思侍宴登丹殿，寒想开箱睹黑裘。佳句缤纷飞白雪，雪天宜饮亟来休。

【曾文清公集】《人口》：雪意垂垂体不佳，十年人口寄天涯。老来只有穷相守，忍使奴星结柳车。

【洪刍老圃集】《人日》：偶逢人日强裁诗，身在异乡多所思。天气斗如寒食后，桃花酷似暮春时。溪毛入馔光浮，云子新炊滑溜匙。斗酒百钱能得醉，傥寻佳处一伸眉。

【王梅溪家政集】《人日雨次何宪韵》：元正作佳天，涉七弄春气。好雨亦知时，绿波行可济。新诗如蜀州，句有梅柳味。七升年定丰，一石公当醉。

【陆放翁诗】《人日偶游民家小园，有山茶方开》：人日西郊路，晨光射浅滩。停挠喜萧散，照影叹衰残。社酒香浮瓮，春蔬绿满盘。山茶虽慰眼，不似海云看。成都海云寿山茶

花， 一树千苞。时为繁丽。《人日东园》：岁首未入春，风气已稍和。我睡意慵起，如此鸣禽何。驾言之东园，落梅亦已多。江南无坚冰，绿池生微波。挹彼蒲萄醅，酌我鹦鹉螺。虽无丝与竹，倚树自高歌。矫首东南望，稽山郁嵯峨。儿曹辛力穑，老子得婆娑。《人日饭昭觉》：天涯羁旅逢人日，病起消摇集宝坊。雪水初融锦江涨，梅花半落绿苔香。家山松桂年年长，幕府文书日日忙。自笑余生有几计，一庵借与得深藏。又《人日》：新岁逢人日，老夫持道斋。断冰逢野水，微绿发枯。霁景丰年像，今年元日至人日皆晴闲吟旷士怀。春已陈迹，斗巧笑吴娃。前一日立春

【赵蕃淳熙藁】《人日》：元日虽晴人日阴，梅花如积杏花深。未忧盈室无储粟，且恃春风洗破衾。莫怪物华常草草，定缘老态日　　。不须愤泣卞和玉，何有矜夸季子金。《人日怀成父弟》：人日雨连元日阴，杜陵时节已如今。苔迷草色闲多思，竹倚梅花瘦不禁。微事还衍退之集，题诗谩有蜀州心。溪南有弟遥成隔，目断苍然幕色侵。《人口寄玉山亲旧及当涂漂阳诸表弟》：唐人重人日，往往见于诗。孰谓风流远，聊须著语追。凭高纵无地，念远得忘思。欲寄江东弟，断肠梅满枝。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【黄次岑三余集】《己酉人日》：寒梢发郢斗临寅，玉烛初调七日春。稍稍江云欲回雁，醺醺花气已撩人。胡来莫道长安近，老去空惊甲子频。南度诸君且书剑，北宸双阙正风尘。

【许纶涉斋集】《人日》：明当春日今人日，身到故乡胜异乡。巧胜耐寒元故事，青丝传莱旧风光。只将柏叶聊随酒，莫为梅花苦断肠。南北两园多种接，闲居从此有闲忙。

【韩涧泉集】《人日》：人日春来又两霄，梅花开尽已飘摇。爱闲多病有谁问，偶景独游无自焦。门外溪山犹浅浅，床头尽册谩昭昭。细看荣辱云翻雨，未底幽栖水一瓢。去年苦无雪，今雨又多风。人日平头过，元宵转眼中。野梅香更白，文杏色微红。离落春阴外，楼台晓雾空。满地茸茸百草芽，青青知已到山家。东风一夜吹窗雨，又得红梅两树花。

【杨诚斋集】《人日诘朝从昌英叔出谒》：四序各自佳，要不如春时。何必花与柳，始爱春物熙。今晨驾言出，从公南山西。泥软屡自愜，风嫩面不知。寒草动暖芽，晴山余雨姿。水日亦相媚，蹙纹生碎晖。鸟声岂为我，我听偶自怡。出门初惮烦，载涂乃忘归。但令我意适，岂校出处为。路人见我揖，属我有所思。我不见其面，信口聊应之。徐悟恐忤物，欲谢已莫追。我率或似傲，彼愠独得辞。

【文天祥集】《人日》：今年为蛇年，此日是人日。江右一龙钟，山中旧占一作[4]占毕。独坐写太玄，一叹发狂疾。悠悠王正意，衰涕感麟笔。

【方秋崖集】《人日》：柳思花情晓夜春，空山烟水亦精神。闲中富贵阳和月，静处乾坤自在身。久悟前三吾是客，又经上七日为人。一蓑耕绿山南北，有赋何烦问大钧。《其二》：赖有空山着此翁，不然高论与谁同。百年会尽元尚白，一气不停春又红。诗卷每随烟水外，鸟声多在夕阳中。年丰已卜晴人日，亦是平生畎亩忠。《癸丑人日》：上七日为人，云蒸涧壑春。入山从此始，得句不知贫。宿雨行泉脉，归禽隐树身。无人闲似我，野荠共时新。《人日吴明辅招不往》：江湖老我百无堪，懒过细书太史谈。两脚又连人日陪，酒肠那似少年酣。一生出处龟藏六，万事乘除狙赋三。且试半篙春水绿，南山之北北山南。

【刘后村集】《人日》：元日至人日，未有不晴时。剥复观周易，吟哦反杜诗。将开户北向，拆到杏南枝。不得东风力，余寒岂易支。

【李庄简公集】《人日偶得酒果，因与客饮，成鄙句，并纪海外风物之异》：燕归茅屋草芊绵，节物方惊海外偏。风扫落花春寂寂，雨添幽涧水涓涓。腊醅每谢邻邦馈，北果来从贾客船。胜日谩逢聊一笑，白头那问岁时迁。人日灵川县，山深雪未融。谁知桂岭北，宛似浙江东。虚市人烟合，僧窗竹迳通。杖黎闲信步，日暮怯溪风。昌化虽穷寂，今岁偶诸处寄酒东船至得北果， 又老庖自海康来，人日与客饮。邂逅成醉中赋此，去年人日醉陈园，竹外风流洗瘴烟。花落野桃春寂寂，海南地暖杂花皆腊前开尽潮回南浦水涓涓。腊醅每谢邻邦使，北果常随贾客船。佳节谩逢聊一笑，老庖能脍海鲈鲜。

【俞良能香山集】《人日道中口占》：初日轻烟溪上桥，远峰积雪未仝消。东君也是多情思，先遣春光到柳条。竹篱茆舍水边家，窗牖虚明小迳斜。草色未多春意好，疏梅映竹两三花。

【李大隐先生集】《人口和同院》：层冰积雪已经旬，雾色初欣口在人。一岁暗添身渐

三千一卷

老，百篇赓和笔如神。金花柏叶聊图醉，车柳舟刍谩逐贫。苦恨郊原芳意晚，预期联骑去寻春。跳丸日月走虚空，又见曦轮参尾中。冰雪侵凌仍暖律，芳菲排办待和风。家无儋石犹能乐，腹有诗书未是穷。酒后笑谈无畔岸，更将妙道问鸿[蒙]。玉烛初更品物新，又观剪采镂金人。休嗟岁岁年年貌，且送奇奇怪怪神。酒有十千元自富，食兼三九未全贫。王孙诗笔能麈战，夜遣偏师敌富春。一三五七变而通，端月　　气已中。花胜菜羹新节物，柳条桃萼旧春风。诗成杜老曾悲雪，文就韩公向讳穷。我有乡名实不足，已将贫富任空[蒙]。

【洪炎西渡诗集】《人日》：开岁逢人日，吾衰不梦周。家书牛远恨，客舍起离忧。朔雪惊南服，江梅笑陇头。谁能结采胜，一为散春愁。

【戴石屏诗集】《人日》：自换端平新历日，眼看日月倍光辉。南州有雪古来少，人日不阴今见稀。鼓舞万方观德化，转移一世属天机。朝廷有道吾君圣，辩作升平老布衣。

【咏史诗】《人日》：董勋礼问古通今，七日当门特镂人。意谓生人由此始，百祥骈集又从新。

【李洪芸庵类藁】《人日》：开岁逢人日，今朝又复阴。昏霾疑是瘴，淫雨欲成霖。客里年华改，愁边疾病侵。遣怀诗兴酒，小醉且长吟。

【陈允平诗】《人日即事》：春寒犹拨地炉灰，门巷萧条客不来。时有落梅二四点，晚风吹上石恭台。

【王实之癯轩集】《人日六言五首》：功名朝三暮四，学问人百己千。古今无限卿相，方册惟著圣贤。诵诗心醉六义，读易梦吞三爻。毛郑寸长我取，羲文千载神交。饮食鲜能知味，巫医各有单传。要得胸中活法，勿求纸上空言。六经桑麻谷粟，诸子绮奇珍。常常灌溉胸次，久久功用入神。岁月滔滔流水，友朋落落疏星。载酒谁诹奇字，焚香自读骚经。

【中兴江湖集】《高氏人日诗》：雁已有归心，雪深春未深。花风才一信，人日故多阴。诗作平生梦，香添昨夜衾。不干书册事，自怕薄愁侵。

【唐先生文集】《人日》：人日伤心极，天时触目新。残梅诗兴晚，细草梦魂春。挑菜年年俗，飞蓬处处身。蟆顾频语及，仿佛到东津。

【熊冕山瞿梧集】《和王恭甫人日》：缅怀阁清辉，赋诗当此日。盛会不复闻，手种园蔬七。何如采若人，观书夜至乙。能如子美心，托雨纪其实。

【中州元气集】《人日》：春带余寒日日阴，满江风雨闭门深。酒非知己生嫌饮，诗欲投人死怕吟。毁瓦画墁将底用，协肩谄笑是何心。几时着眼尘埃外，静对青山阅古今。不能暖暖复姝姝，自觉为人与世殊。静里只将书受用，闲时偷得醉工夫。原生虽病非为病，颜子如愚岂是愚。从此掩关休浪出，出门无处不穷途。

【元遗山集】《人日有怀愚斋张兄纬文》：书来聊得慰怀思，清镜平明见白髭。明月高楼燕市酒，梅花人日草堂诗。风光流转何多态，儿女清闲又一时。涧底孤松二千尺，殷勤留看岁寒枝。

【王恽秋涧集】《人日赠曲山周宰》：近书云物见丰年，宽大书颁两日前。为谷未知明日事，得官休羡小儿权。剪花作胜徒为尔，觅纸题诗一粲然。遗爱祠前周老子，几时扶杖过思渊。客厅旧名，　先大夫所扁

《人日有怀紫山年兄效少陵清明诗格》：前年人日客殊方，此日相望各故乡。酒盏不亏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工部口，梅花空断蜀州肠。休惊老态连眉白，又喜春风上柳黄。君岂笑谈称旷达，我非用舍定行藏。风云北海坐扪虱，花木西城梦对床。晚节得同林下饮，不妨闲处看人忙。紫山别业在府城西郭，多植绵柳，课僮奴以括圆为事，故以柳黄为言。

【张仲举蜕庵诗】《癸丑人日雨中》：是岁十二日立春积雨将谋雪，新年未入春。半生如过客，七日又逢人。采胜天花小，香醪玉色醇。多忧亦何事，适意任天真。

【蓝静之蓝山集】《人日偶成》：七日本宜晴，愁人风雨声。厨烟侵几湿，檐瀑隔窗鸣。杨柳颦何事，梅花笑不成。呼儿催酌酒，一醉百忧轻。

又《人日怀云松》：七日始为人，寒风未似春。长吟呵笔久，独坐拥炉频。仙茗烹松雪，山醅漉葛巾。如何巷南北，逼侧不相亲。

又《人日怀兼善》：元日至人日，檐声断复闻。山头雪待雪，溪上云连云。牧犊空年老，听鸡过夜分。平川张逸士，最念久离群。

【国朝宋玄僖庸庵后藁】《人日有作》：辛亥新正雨雪数朝同，屏迹茅堂未觉穷。人日昼阴开晚照，老年寒极向春风。荆榛岂阻寻芳客，葵藿还亲避俗翁。元夕张灯看不近，试听箫鼓月明中。

【清江贝庭臣集】《人口》：卜宅邻杨子，登楼拟仲宣。客星犹海上，人口且尊前。谷鸟晴偏乐，林花暖欲然。浩歌醒复醉，何用惜中年。

【郑居贞诗】《乙丑人日偕友人山行时将有远行次韵》：天开甲子岁重新，人日初晴枉故人。老去江湖犹入梦，春来天地总含仁。柴桑酒熟思元亮，谷口田荒愧子真。倘遂乞身归故里，重逢无惜醉芳春。日暖花泥尚未干，轻云犹护屋前山。因过古寺长廊外，又入荒野圃间。簪组久违宁复恋，山林随分且须欢。无端病日心如醉，一任莺花雾里看。

【宋李璧雁湖集】《人日过灵泉寺次韵少庄》：浣溪沙　　只记梅花破腊前，恼人春色又薰然，山头井似陆公泉。　　上客长谣追楚些，娇娃短舞看胡旋，崇桃积李自年年。一作来年且辛报丰年

《人日蟆颐席间和韵》：朝中措　　东风歌吹发重　，飞旆入山新。小雨不妨酥润，江头一并霜晴。　　年年心似输他，钗燕幡带迎春。怎得樽前避酒，史君精鉴如神。

【范石湖词】《人日水调歌》：元日至人日，未有不阴时。新年叶气无处，人物不熙熙。万岁声从天下，一札恩随春到，光彩动天鸡。寿域偏寰海，直过雪山西。　　忆曾预，宣玉册，捧金卮。如今万里魂梦，空绕五云飞。想见大庭宫馆，重起三山楼观，双指赭黄衣。此会古无有，何止古来稀。

人　　异

【文献通考】《人异》：按《传》曰：皇之不极，厥罚常阴。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。昌邑正时，霍光将议废立，而夏侯胜援此以谏王

三千一卷

出游。光与张安世疑谋已泄，而惊异其说。然则所谓下人伐上之疴，乃犯上反叛之谓。然历代史志，只谓之人疴。而所载者，则形体之妖异。或举动言语之狂惑，或化为异物，或已死复生，殊不及叛逆之事。盖人疴者，妖也。叛逆者，其应也。又下而犯上，臣而背君，其妖孰甚焉。故总谓之人疴云。春秋文公十一年，败狄于咸。师古曰： 咸， 鲁地也。《谷梁公羊传》曰：长狄师占曰： 防风之后， 漆姓也。国号瞒音所求反。瞒音莫干反。兄弟三人，一者之鲁，师古曰： 侨如也， 来伐鲁为叔孙得臣所获。一者之齐，师古曰： 荣如也。齐襄公二年伐齐， 为王子成父所获。一者之晋，师古曰： 楚如也， 宣十五年晋灭潞国而获之。皆杀之。身横九亩，师古曰： 亩古亩字。断其首而载之。眉见于轼，师古曰：轼， 车前横木。何以书？记异也。刘向以为是时，周室衰微，三国为大可责者也。天戒若曰：不行礼义，大为夷狄之行，将致危亡。其后三国皆有篡弑之祸。师古曰： 谓晋文公薨，襄仲弑恶反视而立宣公， 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而立无知， 晋乐书中行偃杀厉公而立悼公。近下人伐上之疴也，刘歆以为人变。属黄祥，一曰属赢虫之孽；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。凡人为变，皆属皇极，下人伐上之疴云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君暴乱，疾有道。厥妖长狄入国，又曰丰其屋，下独苦。师古曰： 丰其屋易丰卦上六爻辞。丰， 大也。长狄生，世主虏。《史记》：秦始皇帝二十六年，有大人长五丈，足履六尺，皆夷狄服。凡十二人见于临洮。师古曰： 陇西之县也， 音吐高反。天戒若曰：勿大为夷狄之行，将受其祸。是岁始皇初并六国，反喜以为瑞。销天下兵器，作金人十二以象之。遂自贤圣，燔诗书，坑儒士，奢淫暴虐，务欲广地。南戍五岭，北筑长城，以备胡越。师古曰： 五岭解在张耳陈余传。堑山填谷。西起临洮，东至辽东，径数千里。故大人见于临洮，明祸乱之起。后十四年而秦亡。亡自戍卒陈胜发。魏襄王十三年，魏有女子化为丈夫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女子化为丈夫，兹谓阴昌，贱人为王。丈夫化为女子，兹为阴胜，厥咎亡。一曰男化为女，宫刑滥也。如淳曰： 宫刑之行， 大滥也。女化为男妇，政行也。赧王三十一年齐有人当阙，而哭者求之不得，去则闻其声。时燕昭王伐。齐泯王出奔，为将淖齿所弑。秦始皇三十六年，郑客从关东来，至华阴，望见素车白马，从华山上下。知其非人，道住止而待之。遂至持璧与客曰：为我遗镐池君。长安西北有镐池， 君则池神也。江神告之。因言今年祖龙死，祖始也， 龙， 人君象， 谓始皇也。忽不见客奉璧。始皇使御史视之，即三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。默然良久曰：山鬼不过知一岁事也。汉高祖为亭长，送徒骊山被酒，夜经泽中，有大蛇当径，乃拔剑斩蛇。后人至蛇所，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之曰：吾子白帝子也，化为蛇当道。今者赤帝子斩之，故哭。人以妪为不诚，欲苦之妪，因忽不见。后人告高祖，高祖心独喜自负，诸从者日益畏之。汉景帝二年九月，胶东下密人，年七十余，生角，角有毛。时胶西济南齐四王，有举兵反谋。谋由吴王濞起，连楚，赵凡七国下密县。居四齐之中角。兵，象，上卿者也。老人，吴王象也。年七十，七国象也。天戒若曰：人不当生角，犹诸侯不当举兵以乡京师也。祸从老人生，七国俱败云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家宰专政，厥妖人生角。武帝征和元年，上居建章宫，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，疑其异人。命收之。男子捐剑走。逐之，弗获。上怒斩门候。冬十一月，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。闭长城门，索十一日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乃解。巫蛊始起。

哀帝建平中，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，嫁为人妇，生一子。长安陈凤言：此阳变为阴，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。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，将复一世乃绝。

哀帝建平四年四月，山阳方与女子田无嗇生子。师古曰： 方与者， 山阳之县也。女子姓田名无嗇， 方与音房豫。先未生二月，儿唬腹中。及生不举，葬之陌上。三日人过闻唬声，母掘收养。

平帝元始元年二月，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。师古曰： 广牧， 朔方之县也。姓赵名春。敛棺积六日，师古曰： 敛， 音力瞻反； 棺， 音工唤反。出在棺外，自言见夫死。父曰：年二十七不当死。太守谭以闻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干父之蛊有子，考亡咎。韦昭曰： 蛊，事也。子能正父之事， 是为有子。故考不为咎累。师古曰： 易蛊卦初六爻辞也。子三年不改父道，思慕不皇，亦重见先人之非。师古曰： 言久有不善之事， 当速改之。若唯思慕而无所变易， 是重显先人之非也。一曰： 三年之内但思慕而已， 不暇见父之非故不改也。重音直用反。不则为私死妖，人死复生。一曰至阴为阳，下人为上。

六月，长安女子，有生儿，两头异颈，面相向，四臂共胸，俱前向。师古曰： 乡读曰向。尻上有目，长二寸所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睽孤，见豕负涂。师古曰： 易睽卦上九爻辞也。睽孤， 乖刺之意也。涂， 泥也。睽， 音苦构反。厥妖人生两头，下相攘善，妖亦同人。若六畜首目在下，兹谓亡上。正将变更，凡妖之作，以谴失正，各象其类。二首，下不一也。足多，所任邪也。足少，下不胜任。或不任下也。凡下体生于上，不敬也。上体生于下，渎也。生非其类，淫乱也。人生而大上，速成也。生而能言，好虚也。群妖推此类，不改乃成凶也。

王莽始建国二年，甄丰子寻，坐伪作符，命诛。党与死者数百人。寻手理有天子字，莽解其臂入视之，曰：此一大子也。或一六子也。六者，戮也。明寻父子当戮死也。是岁池阳县有小人，影长尺余。或乘车马，或步行，操持万物。大小多相称，车马及物皆称人之形。三日止。

天凤四年，连率韩博上言：有奇士长丈，大十围，来至臣府，曰欲奋击胡虏。谓巨母霸，出于蓬莱东南，五城西北，昭如海濒，昭如， 海名也。轺车不能载，三马不能胜，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。霸卧则枕鼓，以铁著食乞。迎之于道，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，以视百蛮。

【东汉书】：安帝永初元年，十一月戊子，民转相惊走。弃什物去庐舍。

灵帝建宁三年春，河内妇食夫，河南夫食妇。臣昭曰： 案此二食夫妻不同， 在河南河北每见死异。斯岂怪妖复有复乎？ 河者， 经天亘地之水也。河内， 河之阳也。夫妇参配阴阳判合成体。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阳， 而阴承体卑吞食尊阳。将非君道昏弱无居刚之德， 遂为阴细之人所能消杀乎？ 河南、河之阴。河视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内之人。时太皇后将立， 而灵帝一听阉官无所厝心。夫以宫房之爱恶， 亦不仝中怀抱。宋后终废王甫挟奸， 阴中列侯。宝应厥位， 天戒若曰： 徒随嬖登之意， 夫敢其妻乎？

熹平二年六月，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，形容须眉良是。观者数万，省内悉出，道路断绝。应劭时为郎， 风俗通曰： 劭故往视之。何在其有人也。走漏污处腻赭流漉壁，有他剥数寸曲折耳。劭又通之曰： 季夏土黄， 中行用事， 又在壁中， 壁亦土也。以见于虎贲寺者， 虎贲国之秘兵杆难御侮， 必是于东， 东者， 动也， 言当出师行将， 天下摇动也。天之以类告人， 甚于影乡也。到中

三千一卷

平元年二月，张角兄弟起兵冀州，自号黄天。三十六方四面出和，将帅星布，吏士外属。因其疲喂，牵而胜之。《物理论》曰： 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， 肩长衣翔行舒步， 所至郡县无不从。是日天大黄也。

光和元年，五月壬午，何人白衣，欲入德阳门？辞我梁伯夏，教我上殿为天子。中黄门桓贤等，呼门吏仆射，欲收缚何人。吏未到，须臾还走。求索不得。不知姓名。蔡邕以成帝时男子王褒绛衣入宫，上前殿非常室，曰：天帝令我居此。后王莽篡位，今此与成帝相似而有异。被服不同，又未入云龙门而觉。称梁伯夏，皆轻于言以往。况今将有狂狡之人欲为王氏之谋，其事不成。其后张角称黄天作乱竟破坏。《风俗通》曰： 光和四年四月， 南宫中黄门寺下一男子， 长九尺， 服白衣。中黄门解步呵问： 汝何等人？ 白衣妄入宫掖，曰： 我梁伯夏后天使， 我为天子。步欲前收取， 因忽不见。劭曰： 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曰： 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额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， 实甚好龙， 龙多归之。帝舜嘉之， 赐姓董氏。董氏之祖与梁同焉。到光熹元年， 董卓自外入。因间来篡， 废帝杀后。百官总已。号令自由， 杀戮决前， 威重于主。梁本安定， 而卓陇西人俱凉州也。天戒若曰： 卓不当专制夺矫如白衣无宜间入宫也。白衣见黄门寺及卓， 之末中黄门诛灭之际， 事类如此， 可谓无乎？ 袁山松曰： 案张角一时狡乱， 不足致此大妖。斯乃曹氏灭汉之徵也。案劭所述， 与志或有不同。年月舛异， 故俱载焉。注曰： 检观前通， 各有未直。寻梁即魏地之名。伯夏明于中夏， 非溥天之称， 以内臣孙大得称王， 徵验有应， 有若符契。复云伯夏教我为天子。后曹公曰： 若天命在吾， 吾为周文王矣。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。《风俗通》云： 见中黄门寺曹腾之家， 尤见其证。

二年，雒阳上西门外，女子生儿两头，异肩共胸，俱前向。以为不祥，堕地弃之。自此之后，朝廷紊乱。政在私门，上下无别。二头之象，后董卓戮太后，被以不孝之名，放废天子，后复害之。汉元以来，祸莫逾此。

四年，魏郡男子张博，送铁炉诣太官。博上书室殿山居屋后宫禁，落屋欢呼。上收缚考问。辞忽不自觉知。臣昭曰： 魏人入宫， 既夺汉之征。至后宫而欢呼， 终亦祸废母后。

中平元年六月壬申，雒阳男子刘仓，居上西门外。妻生男两头共身。灵帝时，江夏黄氏之母。浴而化为鼋。入于深渊。其后时出见。初浴簪一银钗，及见犹在其首。臣昭曰： 黄者，代汉之邑， 女人臣妾之体。化为鼋。鼋者， 元也。入于深渊， 水实制火， 夫君德尊阳，利见九五飞在于天。乃备光盛， 俯等龟鼋， 有愧潜跃。首从戴钗， 卑弱未尽。后帝者王，

不专权极。天德虽谢， 蜀犹傍赞， 推求斯异女为晓者著矣。

献帝初平中，长沙有人姓桓氏，死。棺殓月余，其母闻棺中声，发之遂生。占曰：至阴为阳，下人为上。其后曹公由庶士起。

建安四年二月，武陵充县女子李娥，年六十余，物故。其家以杉木殓墓于城外数里。上已十四日，有行者闻冢中有声，便语其家。往视闻声，便发出，遂活。

七年，越隽有男化为女子。时周群上言，哀帝时亦有此异。将有易代之事。至二十五年，献帝封于山阳。

建安中，女子生男，两头共身。

【晋书】：魏文帝黄初初，河清宋士宗母，化为鳖入水。

明帝太和三年，曹休部曲丘奚农女死复生。时有开周世冢，得殉葬女子。数日而有气，数月而能言，郭太后爱养之。又太原人发冢，破棺中有一生妇人。问其本事，不知也。视其墓木，可三十岁。按《京房易传》曰：至阴为阳，下人为上。宣帝起之象也。汉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平帝献帝并有此异，故以为王莽曹操之证。

青龙元年，并州刺史毕轨，送汉故渡辽将军范明友。鲜卑奴年二百五十岁，言品饮食如常人。奴云霍显光后小妻明友妻，光前妻女。时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，食啖兼十许人。遂肥不能动。其父曾作远方长吏，官徒送彼县令胡义传共食之。一二年中，一乡辄为之俭。

三年中，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，命为登女，当营卫帝室，蠲邪纳福。饮人以水及以洗创，或多愈者。于是立馆后宫，下诏称扬，甚见优宠。及景初二年，帝疾，饮水无验。以致大渐，于是斩焉。

元帝咸宁二年八月，襄武县言有大人见，长三丈余，迹长三尺二寸，发白，着黄巾单衣，拄杖呼王。始语曰：今当太平，晋寻代魏。

吴孙休时，乌程人有得困病。及差能以乡言者，言于此而闻于彼。自其所听之，不觉其声之大也。自远听之，如人对言，不觉声之自远来也。声之所往，随其所向。远者所过十数里。其邻人有责息于外，历年不还。乃假之使为责让，惧以祸福。负物者以为鬼神。即颠倒界之。其人亦自不知所以然也。《文献通考》按此事晋史置之言不从条下，然此妖异也。故今移置之人疴门云。

孙休永安四年，安吴民陈焦，死七日复生。穿冢出，于宝曰：此与汉宣帝同事。乌程侯皓承废放之家。得位之祥也。

宝鼎元年，丹阳宣骞母年八十。因浴化为黿，兄弟闭户卫之。掘堂上作一大坎，实水其中。黿入坎游戏一二日。恒延颈外望，伺门户小开，便轮转自跃入于远潭，遂不复还。与灵帝时黄氏母事同，吴亡之象也。

晋武帝泰始五年，城人年七十生角，殆赵王伦篡乱之象也。咸宁二年十二月，琅邪人颜畿

病死。棺殓已久，家人咸梦畿谓已曰：我当复生，可急开棺。遂出之。渐能饮食屈伸视瞻，不能行语。二年复死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至阴为阳，下人为上。厥妖人死复生，其后刘石僭逆。遂亡晋室，下为上之应也。

惠帝元康中，安丰有女子周世宁八岁，渐化为男子，至十七八而气性成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女子化为丈夫，兹谓阴昌。贱人为王，此亦刘石覆荡天下之妖也。

元康中，梁国女子许嫁，已受礼聘。寻而其夫戍长安，经年不归。女家更以适人，女不乐行。其父母逼强不得而去。寻病亡。后其夫还，问其女所在，其家具说之。其夫迳至女墓，不胜哀情，便发冢开棺，女遂活。因与归家。后恐闻知，诣官争之。所在不能决，秘书郎王导议曰：此是非常事，不得以常理断之，宜还前夫。朝廷从其议。

永宁初，齐王唱义兵诛除乱逆，乘舆反正。忽有妇人诣大司马门求寄产，门者诘之。女曰：我截脐便去耳。是时齐王匡复王室，天下归功，识者为其恶之，后果斩戮。

永宁元年十二月甲子，有白头公入齐王大司马府，大呼曰：有大兵起。不出甲子旬，杀之。明年十二月戊辰败，即甲子旬也。

三千一卷

太安元年四月癸酉，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。北面再拜曰：我当作中书监，即收斩之。干宝以为禁庭尊秘之处，今贱人径入而门卫不觉者。宫室将虚而下人逾上之妖也。是后帝北迁邺，又迁长安。宫阙遂空焉。

惠帝世，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。后十年，开冢葬而婢尚生。始如瞑，有顷渐觉。问之，自谓再宿尔。初婢之埋，年十五六。及开冢更生，犹十五六也。嫁之有子。

光熙元年，会稽谢真生子，头大而有发。而跖之石反反向上，有男女两体。生便作丈夫声，经一日死。此皇之不极，下人伐上之疴。于是诸王有僭乱之象也。

惠帝之世，京洛有人兼男女体，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。此乱气所生。自咸宁太康之后，男宠大兴，甚于女色。士大夫莫不尚之。天下相仿效，或至夫妇离绝，多生怨旷。故男女气乱而妖形之作也。

怀帝永嘉元年，吴郡吴县万详婢生子，鸟头、两足、马蹄、一手、无趾、尾黄色，大如碗。此亦人妖乱之象也。

五年五月，抱罕令严根妓产一龙一女一鹅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，皆为天下大兵。是时帝承惠皇之后，四海沸腾寻而陷于平阳，为逆胡所害。此其徵也。

愍帝建兴四年，新蔡县吏任侨妻，产二女，腹与心相合，自胸以上脐以下各分。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。时内使吕会上言，按瑞应图，异根同体，谓之连理。异亩同颖，谓之嘉禾。草木之异犹以为瑞，今二人同心，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，盖四海同心之瑞也。时皆哂之。俄而四海分崩，帝亦沦没。

元帝太兴初，有女子其阴在腹，当脐下，自中国来至江东，其性淫而不产。又有女子阴在首，渡在扬州，性亦淫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人生子阴在首，天下大乱。在腹天下有事，在

背天下无后。于时王敦据上流将欲为乱，是其徵。

三年十二月，尚书驺谢平妻，生女堕地，濞濞匹备反有声，须臾便死。鼻目皆在顶上，面处如项，口有齿，都连为一。胸如鳖，手足爪如鸟爪，皆下勾。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。后二年，有石头之败。

明帝太宁二年七月，丹阳江宁侯纪妻死。经三日复生。

成帝咸康五年四月，下邳民王和侨居暨居末反阳。息女可，年二十，自云上天来还。得徵瑞印绶。当母天下。晋陵太守以为妖，收付狱。至十一月，有人持柘之夜反杖绛衣，请止车门口列为人，使求见天子，门候受辞。辞称姓吕名赐，其言工和女可，右足下有七星，星皆有毛长七寸。天今命可为天下母。奏闻即伏诛。并下晋陵诛可。

康帝建元二年十月，卫将军营督过望，所领兵陈渎女台。有文在其足。曰：天下之母。炙之愈明。京都喧哗，有司收系以闻。俄自建康县狱亡去。明年崩。献后临朝，此其祥也。

孝武帝宁康初，南郡州陵女唐氏渐化为丈夫。

安帝义熙七年，无锡人赵未年八岁，一旦暴长八尺，髭须上即移反下相俞反蔚音尉然。三日而死。

义熙中，东阳人莫氏生女不养，埋之。数日于土中啼，取养遂活。

义熙末，豫章吴平人，有二阳道重累生。

恭帝元熙元年，建安人阳道无头正平本，下作女人形体。刘聪子约死，一指犹暖，遂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不殡殓。及苏。言见元海于不周山，经五日而遂复从至昆仑山。三日，而复返于不周。见诸王公卿将相，死者悉在。宫室甚壮丽，号曰：蒙珠离国。元海谓约曰：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，久待汝父为之。汝父后三年当来。来后国中大乱，相杀害，居家死亡略尽。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。汝宜还，后年当来。见汝不久约拜辞而回，道过一国，曰：猗尼渠余国。引约入宫，与约皮囊一枚，曰：为吾遗汉皇帝。约辞而归。谓约曰：刘郎后年来必见过，当以小女妻之。约归，置皮囊于机上。俄而苏。使左右机上取皮囊开视之。有一方白玉题文曰：猗尸工渠余国天王。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提当相见也。驰使呈聪，聪曰：若审如此，吾不惧死也。及聪死，与此玉并葬焉。符健时新平有长人，见语百姓张靖曰：符氏应天受命，今当太平，外面者归中而安泰。问姓名弗答。俄而不见。新平令以闻，健以为妖。下靖狱。会大雨霖，河渭溢，蒲津监冠登得一屐于河长七尺三寸。人迹称之，指长尺余，文深一寸。健叹曰：覆载之中何所不有？张靖所见，定不虚也。乃赦之。

【宋书】：宋文帝元嘉末，长广人病差。便能食而不得卧，一饭辄觉身长如此。数日头遂出屋。段究为州刺史。度之长三丈，复还渐缩如旧。经日而亡。俄而文帝为凶劭所害。宋明帝泰豫元年正月丁已，巨人迹见西池冰上。

【梁书】：武帝时，海中浮鹄山，去余姚岸可千余里。上有女人年三百岁，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并出百。但在山学道，遣使献红席帝方舍身，时其使适至。云此草常有红鸟居下，故以为名。观其图状，则鸾鸟也。时又有男子不知何许人，于大众中自割身以饴饥鸟，血流偏体而颜色不变。又沙门智泉铁钩挂体，以燃千灯。一日一夜，端坐不动。太清元年，丹阳有莫氏妻生男，眼在顶上，大如两岁儿，堕地而言曰：儿是旱疫鬼不得住。汝当令我得过。疫鬼曰：有上官何得自由？母可急作绛帽，故当无忧。母不暇作帽，以绛系发。自是旱疫者二年。杨徐兖豫尤甚。黄氏乡邻多以绛免他土，效之无验。简文大宝二年，京口人于藏儿年五岁，登城西南角大楼打鼓作长江擂。鼓，兵象也。时侯景乱江南。元帝承圣元年十二月，天门山获野人。出山三日而死。

【陈书】：陈武帝永定三年，有人长三丈，见罗浮山。通身洁白，衣服楚丽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长人见亡，后二岁帝崩。

后主为太子时，有妇人突入东宫而大言曰：毕国主。后主立而祚终之应也。至德三年八月，建康人家婢死。埋之九日而更生。有牧牛人闻而出之。

三千一卷

祯明二年有神自称老子，游于都下，与人对语而不见形。言吉凶多验。得酒取酹之。经三四年，乃去。有船下。忽闻人言曰：明年乱。视之得死婴儿，长三尺，而无头。明年陈亡。【北史】：后魏太武大延元年，有鄙妇人持方寸玉印诣潞县侯孙家，既而亡去。莫知所在。印有三字，为龙鸟之形。要妙奇巧，不类人迹。文曰：旱疫平。后齐天保中，临漳有女人产子，二头共体。是后政由奸佞，上下无别。两头之应也。河清四年，有神见于后园万寿堂前山穴中。其体壮大，不辨其面，两齿绝白，长出于唇。帝值宿嫔御，已下七百人咸见焉。帝又梦之。后主咸平五年大旱，晋阳得死妖，长二尺，面顶各二目。帝闻之，使刻木为其形以献。

【存心录】：后周保定三年，有人产子男。阴在背上如尾，两足指如兽爪。阴不当生于背而生于背者，阴阳反覆。君臣颠倒之象。人足不当有爪而有爪者，将致攫人之变也。是时晋阳公宇文护专擅朝政，征伐自己，阴怀篡逆。天戒若曰：君臣之分已矣。将行攫噬之祸。帝见变而悟。遂诛晋公亲万机，克平齐国。号为高祖。转祸为福之效也。武帝时有强练者，佯狂持一瓢，至晋阳公护门而击破之。曰：身尚可，子苦矣！时护专政，因朝太后，帝击杀之。发兵捕其诸子，皆备楚毒而死。强练又行乞于市，或遗之粟麦。取以无底袋受之。因大笑曰：盛空。未几。周灭高祖移都长安，城为虚矣。

【隋书】：开皇六年，霍州有老翁化为猛兽。七年，相州有桑门为蛇，尾绕树而自抽，长二丈许。仁寿四年，有人长数丈，见于应门。其迹长四尺五寸，其年帝崩。大业元年，雁门人房回安，母年百岁。额上生角长二寸。《洪范五行传》曰：妇人，阴象也。角，兵象也。下反上之应。是后天下果大乱。阴戎围帝于雁门。四年，雁门宋谷村，有妇人生一肉卵。大如斗。埋之后数日，所埋处云雾尽合。从地雷震而上，视之洞穴，失卵所在。六年，赵郡李来王家有婢产一物大如卵。六年正月朔旦，有盗衣白练裙襦，手持香花，自称弥勒佛出世。入建国门夺卫士仗，将为乱。齐王遇而斩之。后三年，杨玄感作乱，引兵围洛阳，战败乃伏诛。八年，有澄公者若狂人，于东都大叫唱贼。帝闻而恶之。明年玄感作乱，举兵围洛阳。十二年，澄公又叫贼，李密逼东都，孟让烧丰都市而去。九年，帝在高阳，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，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，自称弥勒出世。又悬大镜于堂上，纸素上尽为蛇为兽及人形。有人来礼谒者，转侧其镜。遣观来生形像，或映见纸上蛇形。子贤则告云：此罪业也，当更礼念。又令礼谒。乃转人形示之。远近惑信，日数百千人。遂潜谋作乱。将为无遮佛会。因举兵欲袭击乘舆。事泄，鹰扬郎将以兵捕之。夜至其所，远其所居，但见火炕。兵不敢进，郎将曰：此地素无坑，止妖妄耳。及进，无复火矣，遂擒斩之，并坐其党与千余家。其后，复有桑门向海明，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。潜谋逆乱，人有归心者，取获吉梦。由是人皆惑之。三辅之士翕然称为大圣。因举兵反，众至数万。官军击破之。《京房易飞候》曰：妖言动众者兹谓不信，路无人行，不出三年起兵，自是天下大乱，路无人行。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【新唐书】《五行志》：唐武德四年，太原尼志觉死十日而苏。贞观十九年，卫州人刘道安头生肉角，隐见不常。因以惑众，伏诛。角，兵象。肉不可以触者。永徽六年，淄州高苑民吴威妻，嘉州民辛道护妻皆一产四男。凡物反常则为妖。亦阴气盛则母道壮也。显庆三年，普州有人化为虎。虎猛噬而不仁。仪凤三年四月，泾州献二小儿，连心异体。初，鹑觚县卫士在万年妻吴，生一男一女。其胸相连，余各异体。乃析之则皆死。又产复然。俱男也。遂育之。至是四岁，以献于朝。永隆元年，长安获女魃，长尺有二寸，其状怪异。诗曰：旱魃为虐，如如楚。是岁秋不雨，至于明年正月。永隆二年九月，万年县女子刘凝静，衣白衣，从者数人。升太史令厅，问此有何灾异？令执之以闻。是以慧星见，太史司天文历侯，王者所以奉若天道恭授民时者，非女子所当问。载初中，涪州民范端化为虎。神功元年二月庚子，有人走入端门。又入则天门至通天宫，阍及仗卫不之觉。时来俊臣婢产肉块如二升器，剖之有赤虫。须臾化为蜂螫人而去。久视二年正月，成州有大人迹见长安中。郴州左史，因病化为虎。欲食其嫂，擒之乃人也。虽未全化而虎毛生矣。太极元年，狂人段万谦，潜入承天门，登太极殿，升御床，自称天子。且言我李安国也。人相我年三十二当为天子。开元二十三年四月，冀州献长人李家宠，八尺有五寸。大历十年二月，昭应妇人张，产一男二女。贞元八年正月丁亥，许州人李狗儿，持杖上含元殿击拦槛，伏诛。十年四月，恒州有巨人迹见。十五年正月戊申，狂人刘忠诣银台，称白起令上表，天下有火灾。十七年十一月，翰林待诏戴少平，死十有六日而苏。是岁宣州南陵县丞李嶷死，已殡三十日而苏。元和二年，商州洪崖治役夫，将化为虎。众以水沃之。不果化。长庆四年三月，民徐忠信潜入浴堂门。宝历二年十二月，延州人贺文妻，一产四男。太和二年十月，狂人刘德广入含元殿。咸通七年，渭州有生人角寸许，占曰天下有兵。十三年四月，太原晋阳民家有婴儿，两头异颈，四手联足，此天下不一之妖。是岁民皇甫及年十四，慕长七尺余，长啜大嚼三倍如初。岁余死。乾符六年秋，蜀郡妇人尹生子，首如豕，目在雕下，占曰：君失道。光启元年，邠州温泉民家有死者，既葬且半月，行人闻声呼地下，其家发之。则复生。岁余乃死。

三千一卷

二年春，凤翔县女子未龀，化为丈夫。旬日而死。《京房易传》曰：兹谓阴昌，贱人为王。大顺元年六月，资州兵王全义妻如孕，觉物渐下入股，至足大拇，痛甚。拆而生珠如弹丸，渐长大如杯。天二年五月，颍川汝阴民彭文妻，一产三男。蜀王建元年，巨人见青城山。南汉刘龑长时，南海民妻生子，两首四臂。

【太平广记】：永淳初，同州司功元遂，其母在堂坐，忽见屏外有小人乘小马入来。人长二三尺，马亦相称衣甲具装，光彩辉日。于庭内巡墙驰走，良久方灭。其母常欲自杀，后遂投井而死。天宝中，李测移官。其宅亦凶。莅事数日，宅中有小人长数寸，四五百头。满测官舍测以物击，中一头。仆然而殆。视之悉人也。天宝末，御史中丞毕杭，于庭中忽见小人，长五六寸，数百游戏自若。家人击死一枚，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。桓谦家有人长寸余，被铠持槊，从穴中出，部陈指麾，人马轻快，刺取切肉入穴。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浇穴。因掘，有大蚁斛许皆死。遂绝。谦后亦诛。《录异记》：赵燕奴者，合州石镜人也。居大云寺地中，初其母孕数月，产一虎。弃于江中。复孕数月，产一巨鳖，又弃之。又孕数月，产一夜叉，长尺余，弃之。复孕数月而产燕奴，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。其自项已下，其身如断瓠。亦有肩胛，两手各长数寸，无肘臂腕，掌如圆肉，上各生六指，才寸余，爪甲亦具，其下有两足一二寸，亦皆六指。既产不忍弃之。及长，只长二尺余，善入水能乘舟。性甚狡慧，词喙辩给，颇好杀戮。以捕鱼豚为业。每斗船驱傩及歌《竹枝词》较胜，必为首冠，市肆交易必为牙保。常髡发缁衣，民间呼为赵师。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。或拜跪跳跃，倒踣于地。形倮露，人多笑之。或乘驴远适，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。有二妻一女，衣食丰足。或击室家，力不可制。乾德初，年仅六十。腰腹数围。面目如常人无异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，亦异于人。

【宋史】《五行志》：宋自建隆元年至天禧四年，郡县上言民妻产三男者，凡一百九。产四男者凡三。产一男三女者二。产二男一女者一。建隆三年，齐州晋州大旱，民家多生魃。太平兴国九年，杨州杨子县民妻生男，毛披体半寸余，面长顶高，鸢肩，眉毫粗密，近发际有毛两道软长，眼微紫，唇红厚，耳鼻大，类胡僧。至三岁画图以献。淳化元年八月，汾州悉达院僧智严，头生角可长三寸。天僖四年七月，衡州耒阳县民张中妻产三男，其一额有白志，方寸余，上生白发。天圣至治平，妇人生四男者二，生三男者四十四，生二男一女者一。说者曰：天下安宁，无兵荒之忧，人民蕃息之验也。熙宁元年距元丰七年，郡邑民家生三男者八十四。而四男者一，三男一女者一。元丰八年至元符三年，生三男者十八，而四男者二，三男一女者一。元符三年至靖康，生三男者十九，四男者一。宣和六年，都城有卖青果男子，孕而诞子。蓐母不能收，易七人始免而逃去。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又有酒肆号丰乐楼，酒保朱氏子之妻，可四十余。楚州人。忽生髭。长仅六七寸，疏秀而美，宛然一男子。特诏度为女道士。

宣和六年，御楼观灯，时开封尹设次，以弹压于西观下。上从六宫于其上，以观天府之断决者。帘幕深密，下无由知。众中忽有人跃出，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状，以手画帘，出指斥语。执于观下，上怒甚，令中使传旨治之，掠乱。下又加炮烙，询其谁何？略不一语。亦无痛楚之状。又断其足筋。俄施刀脔。血肉狼籍。上大不悦，为罢一夕之欢，竟不知其何人。付狱尽之。

绍兴三年，建康府桐林湾人产儿，肉角有齿，角，兵象。肉不可以触者。是岁人多产鳞毛，皆人疴也。绍兴二十年八月，洋州真符县民家一产三男。隆兴元年，建康民流寓行都，产子二首，具羽毛之形。乾道五年，衡湘间有人化为虎者，与《唐志》显庆三年人疴同占。余杭县民妇产了青而毛，二肉角。又有二家妇产了，毛角亦如之。皆连体两面相向。三家才相去一二里。疴气同所钟也。又，潮州城西，妇孕过期，产儿如指大，五体皆具者百余，蠕蠕能动，人疴之异也。淳熙十年，鄱阳南乡民产子，两肘各有二臂，长十五岁，每斗则六臂并运。十三年，行都有人死，十四日复生。十一月辛未，邓家巷民妇产肉块三，其一直目而横口。十四年六月，临安府浦头民产子，生而能言，四日暴长四尺。绍兴元年，平江府昆山县石工，采石而山摧，工压焉。三年六月，他工采石邻山，闻其声呼相应答如平生，报其家。凿石出之，见其妻喜曰：久闭乍风，肌如裂。俄顷，声微噤，不语，化为石人，貌如生。庆元元年，饶州乐平民产子，人体有尾。永州民产儿，首有角，腋有肉翅。二年七月，隆兴府进贤县民产子亦如之，而面有三目。喜定元年四月，镇江后军妻生子，一身二首四臂。晋志谓中原分裂，应此人疴也。后数年金人失中原。

【元史】《五行志》：至正十年春，丽正门楼斗拱内有人伏其中，不知何自而至。远近聚观之。门尉以白留守，达于都堂。上闻，有旨令取什法司鞫问，但云苏州人。问其姓名，诘其所从来，皆惘若无知，唯妄言祸福而已。乃以不应之罪笞之，忽不知所在。

人　　妖

【存心录】：晋元嘉九年，南阳乐遐，尝在坐，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。甚急。半夜乃

止。殊自惊惧。后数日，妇屋后还，忽举体衣服总是血。未及一月，而夫妇相继病卒。东晋王绥为冠军将军，其家夜中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而血流淋漓。俄拜荆州刺史，坐其父愉之谋，与弟纳并被诛。

【历代人臣类】：晋诸葛长民富贵，后尝一月或数十口，取于夜眠中惊起，跳踉如与人

三千一卷

相打状。毛修之尝与同宿，骇愕不达此意。视之良久，长民告毛，此物奇健，非我无以制之。毛曰：是何物？长民曰：我正见一物甚黑，两手，脚不分明，少口中，多夕来。取共斗深自惊惧焉。屋中柱及椽桷间悉见有蛇头，令人以刀悬斫，应刀隐灭，去辄复出。悉以纸裹柱桷，纸内簌簌如有行声。后长民为刘裕所杀。晋兖州刺史王徽之，在道有客命索酒炙，言未讫，而炙至。割之，终不入。少顷，已变为徽之头矣。惊愕反瞩，又见其头在空中，挥霍而没。王至州便殒。后魏仆射朱世隆昼寝。妻奚氏忽见一人携世隆头去。奚氏往视之，隆寝如故。及觉谓妻曰：向梦人断我头去。数日被杀。北齐赵郡王睿又奏后主云：和士开不宜居内，出士开为兖州刺史。太后欲留百日。睿乂正色不许。睿乂出夜方寝，见一人长可丈五尺，当门向床以臂压王。良久遂失。甚恶之。而明日被诛。北齐崔季舒，位至侍中，忽见池中莲花为人面，著鲜皁帽。又其妻昼寝，见一神人长丈余，遍身黑毛，欲来逼己。又有一大人手自地而出，长丈余，满室光耀。问左右皆不见，寻以非罪见诛。唐周仁轨为并州长史，性残酷好杀。在州忽于堂阶下见一人臂，如新断，来血流沥沥。仁轨令人送去州二十余里外。数日令看，其臂尚在。时盛暑，肉色无变。人咸怪之。其月仁轨以韦氏党伏诛。介士抽刀斫之，仁轨举臂应刃所中，其臂压地，与比见者无异。人驰骑往于先送处看之，至彼一无所见。唐丞相王涯掌邦赋，乂主县官监铁，其子仲翔，尝一日避暑于山亭。忽见家僮数十，皆无首被血来仲翔前，仅食顷方不见。仲翔惊异甚。即具白之。愿解去权位，涯不听。后果有郑注之祸。

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三　　九真
原藏北京图书馆
人
诗　　文

【唐韩昌黎集】《原人》：形于上者谓之天，形于下者谓之地，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。形于上，日月星辰皆天也；形于下，草木山川皆地也；命于其两间，夷狄禽兽皆人也。曰：然则吾谓禽兽人可乎？曰：非也。人可上或有曰字。指山而问马，曰山乎？曰山，可也。山有草木禽兽皆举之矣。指下或有南字非是。指山之一草而问马，曰：山乎？曰山，则不可。或无曰山乎三字。故天道乱，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；地道乱，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；人道乱，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。方无故字。天者，日月星辰之主也；地者，草木山川之主也；人者，夷狄禽兽之主也。主而暴之，不得其为主之道矣！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，笃近而举远。仁或作人，非是。

【敬斋泛说】：退之《原人》：而东坡讥之，曰：禽兽与夷狄异，夷狄与人异，而一视而同仁，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，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也。李子曰：苏子之讥误矣。退之固曰：人为夷狄禽兽之主也，故虽夷狄禽兽，亦必以仁恩均及之，不谓人与夷狄，夷狄与禽兽等耳。且人则有知有识者也；禽兽则有知而无识者；草木则有生而无知者。禽兽固贱于人，而草木之微，又甚贱于禽兽也。而诗云：敦彼行苇，牛羊勿践履。方苞方体，维叶泥泥，故周家忠厚之德，至今称咏以为仁及草木马。彼草木之无知，君仁犹且及之，况禽兽乎？而又况于夷狄乎？以及人之仁及夷狄，以及夷狄之仁及禽兽，皆仁也。可以一切之仁，而遽谓人与夷狄禽兽等哉！苏子大意，必以韩子有一视同仁之语。故指之以为等耳，独不念此语之下，不曰笃近而举远乎？是其言一开一阖，自问而自释也，何嫌何疑而痛讥之？苏子之讥，舍其自释者而专病其自问者，以此而论文，则虽《六经》犹将有讥也，况退之言乎！若苏子之讥，所谓过甚之论也，自以过甚论人，而反以人为过甚，则真所谓过

三千三卷

甚矣！古人之论人曾不如是，然今人之论人，未有不为过甚者。论者不必必其当，唯母至于过甚而已。

【宋司马温公传家集】《抚纳西人诏意》：元佑元年三月上朕闻王者奄有四极，至仁无私，靡问华夷，视之如一。夏国主秉常，世守西土，藩卫中邦，自其祖彝兴以来，沐浴皇化，职贡时至，率多忠勤，仁宗皇帝加之宠名，胙以大国。锡予之数，岁则有常，向因边臣奏陈，士彼君臣失职，及务文诘问，曾无报应，神宗皇帝乃出师命将，极彼阽危，在于夏国主秉常，实有人造，而所部之人，遽敢自绝，侵轶我边鄙，虔刘我吏民，正旦同天，皆不入贺，国家包以大度，置而不问，但绝岁赐，以俟悛心。不幸先帝违弃万国，朕嗣守令绪，只承前志，夙夜寅畏，迨今期年，宣广恩泽，无幽不振。而夏国主秉常，屡遣使者造于阙庭，吊祭讣告，浸修常职。朕惟江海之大，来则受之，岂复追念往昔？校计细故，宜舍其前日之不恭，取其今兹之效顺，旷然涕涤，与之更始，目今申敕将吏，严戢兵民，无得则规小利，扰彼疆场。凡岁时顺赉，命有司率由旧章，必使桴鼓不鸣，烽燧无警，彼此之民，早眠晏起，同底大宁，不亦休哉！可布告中外，咸使闻知。

【翟忠惠先生集】《陈革等母张氏封室人制》：具官某，昔先王班序颠毛，以齿教民。朕贵老达尊，庶几忠厚，嘉尔眉寿，多历年所，锡之命秩，以慰子心，可。

【孙觉奏议】《上神宗论》：不当召对小臣，询两府台阁人状。臣闻近者召对臣僚，虽或疏远微贱，陛下亦霁天威，赐以清问，此固圣主，好问尽下，推诚不疑，甚盛之德也。或闻进对之间，陛下时时论及人物，上自两府大臣，下至台阁新进，使之区处题品，此虽陛下欲广其聪明，不专一人之言以为信。但欲周知郡下之智能长短，情状曲折，然臣窃以谓知人。尧舜所难，孔子亦曰：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得对之人，未必皆贤，而公其好恶，就令才识可采，亦未必尽知人之明。问答之际，陛下不能不微见圣怀，流俗之情，多事容悦，度所喜者饰其贤，观所恶者诋其丑。或陛下少加酬封，必漏其所言，大臣闻之，必怀顾虑；小臣闻之，必事朋党。臣以谓人主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！人才之高下，苟于侍臣、从官之中，忠信笃实而好恶不私，材资敏明，而鉴裁不眩者，时赐考察，参伍其人，亦不至于失士。

【张魏公奏议】：奏乞多拨钱米，招来北人状：臣累具奏陈，屯兵淮甸利害，区区愚意，容有未尽，理合密以上禀圣听。臣体访得东北今岁，蝗虫大作，米价踊贵，口来尤甚。中原之人，拯艰于食，加以虏政，名为宽大，实行苛刻，百姓皇皇，莫不思变，若不因此机

会，广示怀抚，中兴之业，何自而立？臣愚欲乞戒谕朝廷，检照臣前奏，多拨米斛钱物，付臣措置，招来吾人，人心既归，虏势自屈，伏乞圣慈，更赐详酌，早降处分。

【张南轩集】《答新及第人启》：兹审承恩大陛，拜庆亲庭，闾里知荣，士友增尉。惟策名委质，当思忠义之勉图，而学道爱人，岂其利禄之是慕？愿扩昔贤之志，永为乡国之光。

【孙沔奏状】《上仁宗乞止绝宫人出入》：臣伏见芳林园南宅，见安故豫王灵舆，至三月初三日方行攒殡，诸宫奠酹慰礼已毕。今见大内车盖出入，朝暮往还，非全痛戚之情，颇涉朋游之便，道途窥觇，仆御喧哗，禁士纵欲严呵，宫人难于检察，诚为隐暗，亦合防微，伏恐奸细乘时，骇机窃发，人之所忽，事不可知。伏谅陛下以苦切在中，周思未及，臣叨司视听，须至达闻，欲乞指挥，故豫王本宫人在彼只候，朝夕祭奠，余并止节，勿令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则出，深为利便。

【郑刚中北山集】《三老人奏状》：臣初入陕西，即访问高行之士。有奉议郎原州通判米璞，朝请郎前知陇州刘化源，奉议郎前签书搏州判官厅公事刘长孺，士民众口一辞，谓璞当废齐乱常，群伪争进之日，杜门谢病，终不受污。关陕之人，见璞则知有朝廷，今虽童稚能道之，化源守陇，孤城既陷，虏守视之不得死，驱入河北，鬻蔬果，隐民间，十年卒不屈辱以归。长孺当逆豫萌凶之日，尝致书备陈祖宗德泽，劝其转祸为福，豫怒毁除告牒，囚之百日，后复起之以官，长孺坚卧自若也。三人皆本贯耀州，业儒登科，乱离以来，糠豆不瞻，而高风善行蔼然有闻。臣于本州津致前来，亲加劳问，而璞苦风痹，右足几废，化源等已老，步履亦艰，虽作圣旨行下，发赴行在，缘以老病各不能就道。伏念圣慈，怜其陷没之久，察其志节之高，特与除宫观差遣，仍进官一二等，偿其闲废之日，使璞等优游祠禄，为乡曲门户之荣，实圣朝激励风俗之道也。

【司马温公传家集】《乞抚纳西人札子》：元佑元年三月上。臣先于二月中，曾上言，乞因新天子继统，下诏悉赦西人之罪，与之更始，虽未还其侵疆，且给岁赐待之如故，此道大体正，万全无失之说。而执政所见，各有异同，沮难迁延，遂屏弃不行。臣窃闻，今来西人已有阙报定使副诣阙，贺登宝位，国家若于此际，又不下诏开而纳之，万一西人蓄怨积愤，肆其悖心，或有一骑犯边，或于表牒中有一语不逊，当是之时，虽欲招纳，乃是畏其陆梁，伤威毁重，何耻如之？臣之前策，亦不可行矣！伏望陛下令三省枢密院，将臣三月三日、十二日、十六日，并今来所上文字，一处进呈。臣愚，欲为国家消患于未萌，诚惜此机会，夙夜遑遑，废寝忘食，陛下若俟询谋佥同，然后施行，则执政人人各有所见，臣言必又屏弃，凡边境安则中国安。此乃国家安危之机，伏望陛下察臣所言，甚易行而无所害，可使华夷两安，为利甚大，断自圣志，勿复有疑，取进止。

【刘孝孙集】《上神宗乞召对之人量加试用》：臣伏见陛下讲修众务，拣拔人材，虽毫善寸长，毕蒙收采，英识睿鉴，前古罕及。然其间有召自遐远，使之对扬，天资高明，圣问宏奥幽仄之士，乍对清光，举动语言，过于兢畏。偶有罢去，能无沮伤，盖其始召也！皆以为荣，及其罢去也。不胜其辱，况士人或缘臣僚荐举，或为朝廷所知，比之辈流，必有可采，苟就其材器，各加试用，不惟不沮伤其志，是亦陛下覆载涵育之德也。

【袁起严东塘集】《天府措置拘锁人札子》：臣兹以义晴阙雨，祈祷略应，凡所以仰承德意，加惠小民者，不敢少怠。如清刑狱，如放赃赏，如宽征索，如蠲夏税，苟可以召和气

慰民情者，行之惟恐弗及。臣切见本府遵承旧降指挥，凡盗贼累犯，其人桀黠难制，与已断逐而复回者，项筒永远拘锁外县寨，日给粮食辇毂之下，诚不为过，惟是积日既义，拘囚数多，岁岁增数，无由可脱。目今本府拘锁，已及玖拾柒人，若永久拘囚，不复再见天日，罪故可嫉，情亦可悯，在法羁管编管，各有年限，盖未尝终其身，而拘囚也。今来亢阳阙雨，上件囚徒，所合措置，臣愚欲望圣慈，将见行项筒拘锁之人，如元系配隶者，即押回元配所；如系强壮者，即照淳熙十年五月内。本府已承指挥，与分刺屯驻军，其余皆连各人家属，分押出本府邻州界，庶几奸盗有自新之路，无终囚之苦，亦感召和气之一端也。

【韩元吉南涧集】《论归正忠义人，钱米田札子》：窃见沿淮诸处，近缘虏境旱蝗，归正忠义之人，动数千计，若不优加存恤，无以昭示国家德泽。若欲家给人足，实恐州县不

三千三卷

能应付。而目今诸处所申，多是便欲依诸军例，尽行支破请受，或欲借请粮之类，并不分别人数，开具名色，有司执法例，皆不敢批放。而归正之人待报日久，别无衣食，必至悔怨，理宜措置，欲望朝廷行下，逐处遇归正忠义人到，且依常平法，大人小儿支破钱米，如赈济之数，却行取责数内，情愿充军应得等仗之人，即与支破军人请受，拨隶诸军；或武艺高强，情愿充效用之人，即与支破效用请受拨隶效用；其不愿充军，及不迭等仗，别无武艺之人，且与接续赈济钱米，于淮南两路取拨间田，或官庄田土，支借牛具种子，各令服业，候至来年收麦时候，始行罢给，庶得上不虚费大农之储，下有以固结归顺响化之心。

【洪适盘州集】《试验拣汰人札子》：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， 二月一日依。臣近准枢密院行下史正志陈请，令诸路将拣汰使臣，铨量人材非老弱者，具名申上，本府共有一百五十余人，臣将拣选到人，躬亲看验，亦有年未五十，身无疾病，可以从军者，却称系笔吏出身；不习弓马，乃是篡名冒赏分明。臣窃谓近岁军赏泛滥，无以矫革，此等人既已寄名得官，随踵离军，便与直隶行五人，一等注授添差差遣，俸禄相继，更不待阙，终身徼幸，诚为太甚。臣愚欲乞行下诸路，向后拣汰使臣到任，并令知通兵职官，逐一子细试验，其年未五十，非有废疾之人，若或不习弓马，即发回吏部，令与在部人衮同理名次差注。庶几履行阵伤矢石之人，有以甄别，伏望睿察，更赐详酌，如臣言可采，乞赐施行，取进止。《唐施肩吾西山会真记识人论》：上清玄格曰：大道似不肖，盛德若不足，韬光晦迹自卫其身，人不知也。道未足于已，言已轻于人，事未充于内，骄已见乎外，好胜于人，人不知也。修真之士，识人为先务。当其取士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；及其求法也，察其理验其功，勿以人而废言，防其大辩若讷者，勿以言而用人，防其善为说辞者。或大醇而小疵，始愚而终圣，修真之士，亦有知人之鉴，不可不奉无上之道也。又曰：古今圣贤虽有兼人之智，普照之明，未尝不先求于人，谓务学不如务求师。师，人之模范也。黄帝求赤松子，半年方得中戒经，止于防外之失。刘安师王道厚，终年始得小术法，又不及修养之事；阴长生不以马明生久病，而怠其业；葛稚川不以郑思远家法，而诲于人；耳珠度胡氏，而始终如一；方方遇金华，而远近相随；张梦乾三遇海蟾，方得三乘之法；解志一一见旌阳，尽授九转之功；王猛见长寿大仙，谈笑之间而识破大道；梅福遇大洞真君，步趋之次而诀尽天机；历古非无神仙以入南州，然修真之士不遇者，于识人之际不明也。其或道貌古颜，辩词利口者，始谓得神仙，悠久弛之，常俗之辈，学而不遇一也。或业重福薄，不信天机，轻命重财，甘为下鬼。录人纵恶，弃人大善，虽见不听其言，虽听不纳其理，终无所得。仙凡自隔，遇而不得二也。或博学笃志，切问近思，纵得真诀，自生懈怠，悦须臾厌持久，朝为夕改，生望立成，得而不守三也。又况交结狂徒，搜寻异论，废时乱日，何以成功？古人上士，始也博览丹书，次以遍参，所参无异论，以人合道，所师无狂徒。嗟夫！愚而自专，贤否不辩，贱而自用，邪正不分，论识人之去就，不可胜举也。故古今上圣真人，未修炼先修养，故曰：沐浴不可当风，若幽室静房。闭目冥心，平身正坐，使元气上升，通满四大，上入泥丸，此真沐真浴，万倍于外之水火也。又曰：不欲远唾以损气，不欲疾步以损筋，不欲极视而昏睛，不欲极听而伤肾，不欲久立而伤骨，不欲久卧而伤肉。多睡浊神，频醉散气；多汗损血，力困伤形。奔车走马，气乱而神惊；望高登峻，魄散而魂飞。

养形之道，安而不劳，劳而不乏其力；静而不挠，挠而不乱其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气；外有所补，内有所益，然后识五行，以保全冲和之气。外固内固，真两皆得趣，可以长久矣。

【脱颖论】《蔡幼学论天地之性人为贵》：人之所以与天地并，皆一本而已矣。夫苟其本一，则物之盈乎天地间者，宜悉无以异，而岂独贵于人？然验其所形见，察其所禀受，则是一也。其散而为是，偏而不全，参差而不齐者，则物各有得焉。而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则不然。呜呼！斯人也，固岂有所增益而后至者，盖亦其本然耳。夫惟其本然也，是以与天地并立，而谓之三才，而其充之为圣人者，有以参天地之化也。自斯人不反其初也，则不知所以贵者安在，而后能充之者鲜矣。故夫子示学者以天地之性，人为贵之说，且天地吾得而见之矣，其孰为之初也？人与物吾得而见之矣，其又孰为之初也？尝试求所以为天地者，于未判之先，而求所以为人若物者，于有生之始，则天地未判，此一存焉。天地既判，此一寓焉。有天地，然后有人；有万物，而此一形焉。大抵似相因，而非有以次第也。则人固无以异于天地，而万物亦何以异于人乎？今夫虎狼之噬啮，而禽鱼之饮啄，鸿鹄之腾翔，而蚊蚋之杂袭，则是物固有殊分而自适者。鹦鹉之能言，而麟凤之识时，蜂虫之有别，而鸟乌之知爱，则是物固又有灵而有义者。凡其所以然者，意者其必有初焉。谓之非天地之性，不可也。然惟其禀受之睽，而形见之偏也。是以囿于天地之间，而与人不相似，反观诸人，则入而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出而君臣、乡党、朋友，发而为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敬、惧，用而为动、静、语、默、进、退、行、藏，盖天下共由之，而不可以离，此特其显而可见者耳。而其所谓初者，果安在？其独无所同然者乎？且夫匹夫匹妇昧昧而不知者，其事亲从兄之时，则孝悌之心，油然而生，推而上之，则一念之诚，皆足以进于善，而至于生生而不可已。又推而上之，则尽人物之性，而天地之化育，实于我乎？赖而谓之圣人，是其所以然而所由生者，其不谓之初也耶！夫固与物同一初也而若是，其殆不若是，无以立三才之道耶！虽然，均是人也。上焉者为圣人，而下焉者日用而不知。苟圣人矣，诚足以参天地；苟日用而不知也，则虽有是性，其异于物者几希矣！人见其如此也，则以为圣人固有大过人者，而又不可以一等论。由是率天地之人而自贼其贵，而圣人愈不可见矣。惟圣人谓是贵者，天地之同然也。天地得之，以为天地；而人得之，未始不可以参天地。故其所以垂世立教者，不徒曰性相近，而

三千三卷

必曰成性；不徒曰性善，而必曰养性。夫求性之所以善且相近者，莫切于愚夫愚妇；而所以养而尽其性者，莫若以诚。向使学者致知于其初，而存诚以力行，则习之而日察，履之而日著，其如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尽道，其于喜怒哀乐、爱恶敬惧也中节。其于动静语默、进退行藏也，皆时措之宜。则圣之事，自吾分内，而何异之有乎？夫子之继斯言曰：人之行，莫大于孝，呜呼！此固其初者也？学者能于事亲之时察之，则亦庶几矣。徐谊论天地之性人为贵：知三才有同然之性，又知君子有尽性之道，而后可与言人矣。夫人也者，禀乎天地而同乎天地，配两仪而三之。夫孰有贵于此者，物交物而丧其真，于是乎始与天地不相似，纷争之故起，戕贼之祸兴，往往失其所以为人。世之言性者，全是而始无所据，惟君子为能知其初，则知吾所以为人者矣。夫且存而养之，察吾固有之纯全，广大周流动循其则，而使无一用之不尽，极而至于位天地、育万物，无往而不可，则尽吾所以为人者矣，是其为贵虽夫人有之，而独于尽性者得之，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，此夫子论性之要言也。自是言之不明也。学者不胜其多端，相持不决，而有异端之论，捷出而乘之，废弃斯人之所以贵，一切委之浑然，谓人与物同乎一性，无有差别也。而后儒者之功用，所谓率性之道，修道之教者，毫末无所措，何也？觇其生生之原，浑然而无别，固将悠然委听若万物然。视听言动，不必于礼，心思智虑，一归于无，圣贤德业，盖几于熄，所谓人者，又何有马？呜呼！古今论性失其归者多矣，未有与夫子背驰，而为害之极至此者也。告子曰：生之谓性，孟子昔尝排之矣，孰知夫是说之不熄也？飞潜动植，虽同乎一气，造物之巧，无所加焉，物之为物，生始乎乾坤，而不能同乾坤之用。人之为人，亦生始乎乾坤，而终有以赞乾坤之机，此性之妙，所以独尊乎人，而与三才并列者也。圣人之论盖止于是，而无异说焉。此论一明，则学者之学，有所因而致其力，有所见而造其极，尽其所以为人，而同其功用于天地；此论不明，则学者之学，虚无放诞，高言相夸，失其所以为人，而卒于草木禽兽无择，君子所不可不辨也。呜呼！孰能推明此理，以定异说之滔滔乎？夫人之贵也，屈伸同乎天地之辟阖，动静同乎天地之昼夜，嘘而春，吸而秋，推而言之，罔或少间，人见其若此也，盖有本之者焉？天地之本，不容言也，其可见者形于一元之运，分于阴阳，照于日月，泽于雨露，动于雷霆，凡所以为天地者，皆此性之形见也。人之本，不容言也，其可见者发于一心之运，为仁义，为文武，为礼仪三百，为威仪三千，为参天地赞化育之功，凡所以为人者，皆此性之形见也。有生之初，不为圣贤有余，不为愚鄙不足，人人有贵于已者，此也。世之人斫丧于嗜欲，颠实乎得丧，三纲五常，散乱纷杂，而所贵者，乃不可考，此岂性之罪也哉！此岂足以与于三才之列哉！惟君子知其可贵也，则于吾身之中，确然有以见天地之全，而尽其可贵也。则于吾身之中，凝然有以具天地之全，使夫人而能致知以察之，自尽以休之，皆自致乎君子之域，则天下皆其人也，皆可贵者也，世固有是理也。大道之行也。以先觉觉后觉，至于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，则亦有是事也。夫子之言，盖信而有证矣。夫子之言性，初不多见，曰性相近也。曰成之者性，曰成性存存，虽寥寥数语，而推明此性之尊，初无暧昧不明之处，既而子思有率性尽性之说，孟子有性善之说，与《六经》之文，探顾索隐之辞，仁义礼乐之具，所以开明乎此性，而防检乎？此性明白于天下，异论当无所厕其迹也，奈何荀卿为孔氏而有性恶之说；杨雄为孔氏，而有善恶混之说；韩愈为孔氏，而又有三品之说。夫子之所以推尊斯人之性，而指示天下者，经三说而溃乱矣。三子之驾说，将以明道也，孰知其害道之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至此也？虽然，若三子者，未必敢于为异论也。见之不明焉耳，犹有扶持名教之心焉？盖未废夫修为之说也。呜呼！未有若混人物之性于无差别之域，废吾儒功用者之为祸深且酷也。学者于此，要当相与明目而辨之。王宗度《论善择者制人》：谈仁义于战国之世，儒者盖难乎其言也。夫苟难乎其言也，则儒者于此，亦必有权以济道者而入之，庶乎乐于吾之说者，犹可以异其听，而渐去其习也。夫自源阻流抑末归正，不即其目前可喜之效，而安之于无所容心，儒者岂不能言之。而时方急于权势功利之近效，则殆将以吾说为迂也。迂固非知道者之所病，而道之不行，则亦维持王道者之所深忧也。故吾惟母曲其说以规利，母舍其道以徇人耳，晓然力辨义信权谋于毫厘之际，而假其制人之利，以婉吾说，而诱其入，则听之者不逆，而言之者亦不迂，议者乎何尤？荀卿子屡致意于霸王之辨，而继之曰：善择者制人。是固不可不择王而行之也。然王者之道，岂独为制人之具乎？噫！吾固知荀卿子之言，在战国之世不得不然也。夫严于卫圣人之道，而尊王以黜霸者，固儒者之责也？然狃于持其说之大，一切举近效可喜之事，植之封畛之外，而不屑言，则时君世主，急于图功者，且将曰：世务不可问之儒者，此固不知儒之罪，而亦儒者执论之过也。且儒者平日之所学问，之所讲明，不欲济世以求用则已。如其有意于济斯民也，扶持是君，而充扩是道也。又不幸而生于三代之后，而乃牢执其说，谓仁义之必无近效，王者之必不制人，优游不迫之治，必无斩艾惩创之利，彼无贪于吾之说，而吾略不假借于彼之所觊幸，亦戛戛乎难入矣！其于立言垂教之责则无负，而权以济道则未也。昔者孟子之书，盖判义利，分德力，严乎其不可犯矣，而时亦有所宽，而道之入也。有所假，而诱之听也；委曲其辞，而驯揉其心也。教之以为仁，而与之以无敌之名，假制挺挞秦楚之威，以勉其孝悌忠信之修，屈先王于好色好货不美之名，以开其与民同欲之意。孟子岂不知拔本塞源，一以正告之为得哉！抑亦因其资，而为之说也。吾观荀卿《王霸》一篇，反覆明白，而言之者不一再而止，何其确于《王霸》之辨也？及其以制人之说，而为善择者之功，则又未免震于御服求胜之事，又何驳于《王霸》之用也？呜呼！荀卿子之意则有在矣！战国之君，富疆是狃，权力是胜，非可遽然纳之于正，而其欲也。况道大则难从，效久则易厌，告之难从之道，而又迟其效，以滋其厌之心，无怪乎霸之不王也。吾宁严张厉之功，于和缓之中，驾命令加意之说，于君子长者之道，庶几霸者之闻吾说，且曰：制人显效也，王者美名也。吾不失吾所觊慕之显效，而又得古人之美名，何惮而不行之哉！虽未可以使之纯乎仁义之举，而主盟自好之诸候，有伐叛存亡之师，救民恤灾之政，王道之粗，犹见其一二也。嗟乎山之坚难穴也，有指之曰：彼有王，则人且穷其力而不厌；渊之深，难入也。有告之曰：彼有珠，则勇者跃而不顾。王道之易行非若穴山坠渊之难也，而霸者贪制人之功，尤甚于好珠玉之利，其能无择之之喜乎？盖尝三复荀卿之言，非徒以制人之说，而诱其入也。如曰义立而王，信立而霸。夫义固王者也，遇民之信，尧舜且不能废，信之立果不足以王乎？荀卿宁屈之名于霸，亦欲时君之为霸者，则不可舍吾先王之信，此因而正之也。权谋本霸者之用，则遽屏之以亡，此又危而谕之也。诱而入之，虽惮必从，因而正之，虽迷必复，危而谕之，虽昏必惧。荀卿之于王霸，盖别白于中者甚明，而剂量运用于其言者，莫不有深意存焉，未可一概论也。不然终篇断之曰：粹而王，驳而霸，汤文齐晋之用心，两言而定，而后世王霸之说，皆折衷于此。则荀卿之审于见，盖素矣，岂固欲以制人厚诬王道耶？不特此尔，卿尝言曰：道德之威成乎安疆。夫既谓之道

三千三卷

德，则人自心悦，而诚服之，何假于威与疆哉？盖借威疆而信道德，是亦以制人，而诱其行王之意也。学者要当考战国之时，以即荀卿了之心。

【迂斋论说】《君子责己待人如何论》：退之两句可谓曲尽，无复遗论矣。然只是并设两端，无所轻重。学者若实要下工夫，须当知古之君子，其待人轻以约者，正为其责己重以周也。盖待人之轻以约，生于责己之重以周耳。重之为言，以天下所至难之事望于己。周之为言，以吾身所己能之事为犹未备，盖人己对立于天下，详于己则不暇详于人。苟详于人，则必约于己者也。古之君子，其身之所自负荷者甚重，而所以自期待者甚远。有少不到，便若负千有过恶；有无限好处，却一似全然欠阙。朝儆夕惕，渊临水履，反观内照，惟恐蹈于小人之归。人之善不善，于我乎何预？尚何暇移所以点检吾身者，而点检他人哉？凡人之精于点检它人者，只为许多工夫，用在它人身上，自己既不用工，自然有暇去窥人过失。故责己愈重，则待人愈轻；责己愈周，而待人愈约，盖精神全用工在自己上，更不暇照管它人。人与己不两立，此重则彼轻，己详则彼不得不略。后之君子反此，待己廉所以责人详。下一句从上一句生成汤与人不求备，检身若不及，上一句从下一句生古之君子，惟其责己重以周，所以待人轻以约，成汤之与人不求备耶？其检身若不及也。检身方且不及，责人何暇求备乎？存南

【翁谬余集】《阅人斋记》：十月作王德符扁《读书寓舍》曰：阅人齐天地亦传舍尔，奚独传舍哉！传舍阅人耶？人阅传舍耶？如欲知之，问诸传舍《陈靖集• 上太宗聚人议》：臣伏以天生民，为国之本，地生百谷；为民之财，国非民罔兴。民非财罔聚，故书有本固邦宁之旨，《易》有聚人曰财之文。考斯格言，诚为要道，夫先王之聚民也，岂能耕与之食，织与之衣，盖开其货殖之门，示以农桑之本，俾大养生送死，力服田畴，而无轻家离乡之心，是知理国之道。聚人为先，人聚则野无闲田，家无乞用，义夫节妇由是而生，内则恭睦于亲姻，外则协和于乡党，争讼无所作，邪伪无所安，欲其教化不行，不可得也。苟不然者，则官无定籍，世无浮民，逆党凶徒，由是而起，小则干陵于闾里，大则侵轶于州县，礼逊无所兴，仁信无所设，欲其刑罚不用，不亦难乎？是知王者察逆顺之端，究存亡之理，设识官以持国本，立井田以节民财，贫弱者不使之饥寒，富豪者不使之兼并，小大毕济，遐迩同归，然后赋调上均，而国无苛敛；衣食下给，而人无他求。仓禀充盈，时俗康阜，既庶且富，近悦远来，尽令四海之民，咸若一家之子，纵有风雨不节，螟• 为灾，但可以小虞，未足以大害也。而自秦坏周制，立阡陌而尚战功，汉因秦规，益算缗而取民利，故使国内咸怨，天下无聊，至有刘项之急，莽卓之乱也。逮夫晋魏迄于隋唐，其间明主昏君，治乱相继，或增之以掊克，或施之以宽平，或用相国而资于民，或利当时而弊后世，损益之理，史籍具存。然则地之生财有时，人之用力有倦，必在人君审时以测地，察倦以因人，使其力出无穷，财生不匮，则聚人之要，在于兹矣！今国家富有万国，治胜三王，塞邪路于汉刘，划讹根于晋右，罄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。穷宇内之舟车，咸输贡赋，用众庶则方今特出，拟丰盈则邃古难差，而且游力尚多，旷土不少，馁冻之色，十五其民，

得非版籍之所未精，劝课之所未备，臣愚以谓精版籍，莫若遵闾伍之法；备劝课，莫若申殿最之科。如是则游力必除，旷土尽辟。管子曰：欲治其国，先知其人；欲知其人，先明其地。盖黄帝有乡井之制，周人置三隧之官，使其什伍相司，里邻相保，有无得以相贷，巧拙得以相谋，生产得以相均，死病得以相救，危难得以相助，婚嫁得以相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媒，人顾其家，家守其口，奔亡者无所匿，迁移者无所从，欲盖而彰，不救而得，故民有安土之意，官无漏人之虞，主政可行于民，民心可系于主，众寡之额老幼具存。故周礼每至孟冬，司徒献其人数，王拜而受，冢宰贰之，乃命有司登于天府，其重民籍也如是。及东晋以土断其民，北齐之间俗便其制，陈亡隋乱，纪紊纲颓，洎乎李唐，大革斯弊，乃有村正掌其田野，坊正司其邑居。大约科条，与今相类，然以彼时村正坊正，皆选疆干廉平，州官县官，悉知丁口存殁，三年一造户籍三本，一本供省司，一本在县主将，一本纳州照对。隐一户则罚加守宰，漏一丁则罪连乡邻，故得上尽其心，下竭其力，互相检谨无敢罔欺，加以纠奸讹，督课租赋，随其等级，并有劝惩。今则州额不登，天府未闻其必罚；县数有漏，州司亦因而无言，存亡只任于里胥，增减悉由于田。地有奸恶至彰露以方知，户有死亡，遇差徭而始振，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，而使复本归农者哉！故曰：版籍之所未精也。又地者谷之所生，谷者人之司命。地不耕，无以取谷；谷不熟，无以养其人。是以古者宅不毛，田不辟，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，盖勉其勤劳，而罚怠惰也。汉诏曰：洪范八政，以食为先，斯诚家给之源，刑措之本，是宜厚农薄赋，今与孝悌同科者，其重农也如是。及孝平元始之初，有大农部丞之制，分管劝课逐处耕桑，未逾二三载中，垦田九百万顷，户足人给，流亡渐还，又晋司徒石苞，奏郡县农桑未有殿最，宜增官属，有所巡检，帝俞其言，民获其利，洎后或驰不可备论。逮乎李唐开元，则立口分永业，各定顷亩，随其等级，于事虽涉大烦，亦可体为尝式。但臣切见先有命，遍下诸州俾置农师，犹谓劝人复本。然虽有其诏诰，而且无其主张，坊村得以因循，郡邑不虞其殿最，遂使耕耘之力，尚遗畎亩之间。故曰劝课之所未备也。臣所议上件事，由兼有前占制度，倘若陛下不遗葑菲特赐施行，即乞据令村坊加之保伍，随其土断，不问侨居，应是浮浪之徒，悉归版籍所管，然后按其人数，授以土田，五家为邻，五邻为保，递相检察，责以农桑。勿容游食之徒，勿纵惰耕之子，仍更示其殿最，厉彼属官。或土不旷功，则陆之以爵赏，人有游力，则降之以典刑，自然上下相承，大小无隐，良畴委而再辟，游民荡而复归，太古之风，于今曷远，故曰：精版籍莫若遵闾伍之制，备劝课莫若申殿最之科。其有子细事宜，更在临时条贯，退循虚昧，无补盛明。淳化二年，上时为将，作监丞。

【毕西台先生集】《试荫补人议》：道不足以通庶事，不谓之道；法不足以行万世，不谓之法。舜之德赏延于世，可延之赏也。文王之政仕者世禄，可世之禄也。赏可延而延之，则无幸赏之心；禄可世而世之，则无猥多之患。自汉以来，舍其赏延世禄之说，而不达其旨，是以官吏浮冗，最为天下之大虑。昔唐太宗省内外官，定制为七伯三十员，曰：吾以此待天下贤才足矣。后世有特置同正员，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，皆非本制。中世之后，遂不胜其滥，然而荫补之

三千三卷

格，犹未若本朝之滥也。盖太祖太宗之时，天下初定，万事草创，有司停阙待注而无人，故多为取士之门，荫补之法以应用。至今百余年间，天下以补荫入流者甚众，一岁之选至千万计，岂特赏延世禄而已邪！旧日之制，岁得任其子弟者，易而为三岁。三岁之制，复易而为六岁，而犹患其滥，则殆非岁数之近荫补人之多故也。今若于定制之外，复增岁数，则士大夫绝望于荫补沮事之议将不可止，非所以顺人心助和气而官冗之弊，又未必能去。为今之策，莫若因仍岁数远近，而渐实其试法，试而中于法者，然后入仕，则是第存荫补之旧名，而已无入仕之新患。顺于人心，所利有五，不增荫补之期，无所觖望，一利也；公卿之子弟患于不学，而今实其试法，则自劝于学，二利也；得好学之人以为政，不病于民，三利也；一不中选者犹欲再而中，再不中选者犹望三而中，不绝其望，四利也；官冗之弊，可以渐省，五利也。岂惟荫补，凡天下之入仕者，皆为试法以考之，使人人勇于自试，而止取百人则百人而已，数百人则数百人而已，终无意外之滥，虽行之万世未见其弊，又不失虞舜赏延，文王世禄之旨矣。中兴备览议亲近之人：臣窃惟人主之尊，譬如北辰，不动于上，而众星拱之，是以圣人治天下，必谨选左右，亲近贤良，以辅成其德。呜呼！见君者非斋戒沐浴，恭献善言，则不敢轻进马。若使小人。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说，是为渎尊矣。至于询之刍荛，以问利害，兹固无不可者。

【崔宫教集】《津人问》：崔子游于江湖之上，见夫竞舟之民，相先以为乐，临流而观，倚杖窃欢，未知所谓。有津人者，操舟而来，鬓眉苍然，辑棹而止，于是进而问曰：彼乘危而有斗心，何取为乐哉？且以争为乐者有之矣。博者争卢，变者争局，壶者争马，射者争鹄，或谈笑于几席之暇，或樽以礼文之缛。今乃涉巨涛之沧茫，较扁舟之迟速，或腾而随决，或荡汩而颠覆，何取为乐哉？津人曰：噫！竞舟之乐，子亦危之耶！且天地者，大江湖也；人身者，一舟楫也。一身之间，视听言貌思，则竞之所由作也。人有丹其谷则骄视于蓬累；耻袍之不敌，此竞于目者也。鸣蛙鼓吹清浊之相喧，黄钟尾瓦釜邪正之相比，南磬北竽，激草玄之嘲，东瑟西缶，为溅血之地，此竞于耳者也。离坚则约从为奸，肃而藻井，则夸胜于圭毕。占见钟鼎者，恨箪瓢之不如；睹青紫者，合异则连衡为贼，诬善之辞，销骨而铄金，是已之学，操戈而入室，此竞于口者也。抱负者以折腰为耻，贵倨者以免眉为屈，干戈之怒，起于争长；刀锯之惨，兴于滕席，此竞为貌者也。交战于得丧之途，相攻于爱恶之域，方寸之地，有山川之险，肝胆之迩，有楚越之敌，此竞于心者也。夫以人之一身，而挟此五竞，日涉于物，胶胶而与之斗，驰骛于爱河，冲突于欲海，履风波而不愕，触机阱而不悔。今子舍此不为之怪，而切切然笑楫师之愚，忧榜人之殆，此吾所未解也。崔子闻之，悚然而作曰：隐君子也。于是再拜而起，三揖而前曰：吾学有年矣，吾目竞于色，耳竞于声，口竞于言，貌竞于形，七情纷争，思虑营营，不得须臾宁，今也何幸，得从先生游，愿闻一言，庶几乎知道。津人莞尔而笑，掉头而歌曰：吾之舟兮常虚以游，哀乐喜怒兮一毫不留，不与物涉兮驾空以浮，万方覆却兮无触吾舟，吾之舟兮常虚以游。歌毕，延缘苇间，刺船而去。

【元王恽秋涧集】《乐仝老人说》：昔太史公传货殖，以素封而名家甚伙，然富而好礼，享所有而仝其乐者，盖亦鲜矣。林氏系苏门望族，君玉虽治产时逐，处心远大，资之以发其身者，良有足取。为人志明而气锐，乐贤好客，教子孙读书，顾一事不肯屑屑出人后。通都大邑，居奇货，侩赢羡掉臂于陶朱猗顿间，千金之产有过而弗观者。至亲近名士大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夫，风雨寒暑，奔走不避，如鹿庵• 轩二大老，爱其疏通知变，皆款与其进。遂资籍子仲，先为时闻人，故好事之名高出行辈，达官时贵，踵接于门者无虚日。家则藏书有阁，圃外思亲有亭，植佳花，酿名酒，客至则击鲜为具，宾醉而后已，穷年而不厌也。今年七十有五，视听聪明，行步加健，饮啖如五六十人。既富而寿，寿而安，安而能享。承家有子，纯孝而特达，释负有孙，善继而克荷，岁时宴喜，朋簪四盍，儿孙满前，奉觞拜寿，乐融融也。一门之中，百顺坌集，何其秉之厚？乐之全，且见其礼义之生于家也。予以世姻，故游最狎，因举曾有庆谓子仲曰：若乃父克享所有，以齿以德，扳古人之例，宜易名以显异之，若等以为如何？曰：谨唯命。遂以乐全老人目之，异时瞻乔本，礼高年，使诰云绚彩，烂焉盈门，是将望于若子若孙者，未必不张本于斯耶！已而子元来请其说，于是乎笔以为赠，岁壬辰至元二十九年履端日书。

【文苑英华】《山亭思友人序》：高兴之后，中宵起观，举目四望，风寒月清，邻人张氏有山亭焉。洞壑横分，奇峰直上，郁然有造化之功矣。嗟夫！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，对清平之日月，文章可以经纬天地，器局可以畜泻江河，七星可以气冲，八风可以调合，独行万里觉天地之崆峒，高枕百年，见生灵之龌龊，虽俗人不识，下士徒轻，顾视天下，亦可以敝凝寰中之一半矣！惜乎此山有月，此地无人。清风入琴，黄云对酒。虽形骸真性，得礼乐于身中，而宇宙神交，卷烟霞于物表。至若开辟翰苑，扫荡文场，得宫商之正津，受山川之杰气，虽陆平原、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；谢灵运、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。思飞情逸，风云坐宅于笔端；兴洽神清，日月自安于调下云尔。寝延部人判：抚州别驾豆卢安，舍正寝延部人乙弗乾，公事禀而后行，所由举不法，安不伏。对端右之寄，古人为难，光我大邦，抑惟良政。豆卢安，雅有通识，率由旧章，吕虔推其佩刀，诸葛称其骥足，好问则裕。高步于丘门，有道可尊，且悬于陈榻，舍兹正寝，延彼部人，饥渴良图，咨谋雅道。昔干木贱士，文侯尚且轼闾，侯嬴匹夫，信陵以之虚左，重其所部，望古何惭？举此为非，愚所不取。豆卢安幸属清泰，早袭衣冠，陪去兽而宣风，赞还珠而绢化，题舆就职，行闻仲举之风，展骥临人。坐振士元之躅，爰寸正寝，延兹部人，罕言私情。但举公事，乙弗乾，既奉严命，禀而后行，论情未越于古风，据理何乖于即事？王子之临东海，虽未赠刀，卢君之抚南康，终其化鹤，所司妄举，终有昧于条章，安既有推，词请从于缄默。王祥望职，久著传刀，庞统良材，攸称展骥，承上接下，故宜自己而行。举目提纲，或可禀人而借。如郑产流誉，尚采乡校之言，晋侯质疑，犹听舆人之诵，则智有不达，材有不通。江海以纳流为大，君子以访贤为美，子贱之居茂宰，实禀度于邑人，何晏之任尚书，止开怀于谈客。孔丘既称其善，史臣不叙其非，按旧章而可凭，明所司之妄举，安令不伏，良谓有词。

【白居易长庆集】《续虞人箴》：唐受天命，十有二圣，兢兢业业，咸勤厥政。鸟生深林，兽在丰草，春冬狩，取之以道，鸟兽虫鱼，各遂其生，民野君朝，亦克用宁，在昔玄祖，厥训孔彰，驰骋畋猎，俾心发狂，何以效之？曰羿与康。曾不是诫，终然覆亡，高祖方猎，

苏长进言，不满十旬，未足为权，上心既悟，为之辍畋，降及宋，亦谏玄宗，温颜听纳，献替从容，趋以出，鹞死握中，噫！逐兽于野，走马于路，岂不快哉？御橛可惧，审其安危，惟圣之虑。

【万启类编】《借从人》：某启昨迫晚至府下，以衣冠不正，未敢躬诣台阶参谒，下情

三千三卷

惟切瞻仰，即日盛暑，伏惟台候万福，少意欲就使厅，假人从看谒两日，倘蒙允赐，幸遣至，即容面谢，不宣。答某再拜，伏辱教字，就审舟驭已抵江口。盛德神，相台候万福，为慰，须祗应人，谨遣备使唤。他委尚望顾旨，即容首诣参见，以尽区区，先此以谢，不宣。

【晋 二俊集】：陆机《幽人赋》：世有幽人，渔钓乎玄渚，弹云冕以辞世，披霄褐而延伫。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，举世不足扬其波，劲秋不能雕其叶，芳春不能发其华。超尘冥以绝绪，岂世纲之能加。

【文苑英华】：郑适撰《人不易知赋》：以题为韵坟素通旨，古今• 伦，惟冲虚以效迹，贵特达而知人。有藏器在我，有从方立身。历九徵而观则，甄一德而求真。既而乱合性情，交驱驰骤，一作胜负庄列谈其险艰，尧舜病其授受。玉石相蔽，悲献璞之匪工。媒介朱孚，忌投珠而自久。考声度之轨躅，察言貌之休咎。鉴之则理将斯契，昧之则乱何不有。彼经纬之区分，在昭择于能不。复览前志，清通不易。或失子羽之容，或失宰我之议。自非识周郎之顾曲，辨齐竽之滥吹。安能取士于饭牛之时，拔才于卧龙之器。其道或如兰芷，应以埙篪，闻撤俎而兴叹，指负甑而留规。管仲霸齐，终恸哭于鲍叔；国侨相郑，始登举于子皮。此则秦镜一览而皆得，何必豫章七年而见知？别有事业后时徘徊中路。厌东郭之雪，隐南山之雾，犹恐相士者失之于下流，披文者弃之于异处。一作趣苟名实之斯在，愿曲直而成谕，徒叩寂于不材，实有惭于能赋。

【文鉴】：王回撰《爱人赋》：亻叔天民之秉• 兮，同懿德而自好。纵百骸以物兮，义与利其殊报。彼君子兮，唯先觉是号。故忠恕以爱人兮，舍元元其焉肖。窃诵夫曾氏之求志兮，忘违礼而寝于大大之箦。感童子之关讽兮，虽疾病犹扶而反席。元与春务养吾欲兮，何屑屑而姑息。诒话言于一朝兮，可推而措诸靡极。盖曰德之为物兮，在已而不在他焉。其形轻于鸿毛兮，其力重于太山。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，固赖此而能然。俾各达其常心兮，因厥类区支而复迁。孝莫大于尊亲兮，不格奸于几练。慈莫隆于燕子兮，择明师而讲善。忠莫羡于致君兮，专责难于可愿。礼莫隆于任臣兮，敕钦职而有。间莫戚于夫妇之际兮，风雎鸠而谁溷。莫孺于兄弟之间兮，泣开弓而弭怨。莫乐于朋友之交兮，竞切磋而成信。其余泛吾义之所及兮，亦应乎求而敢倦。异此则陷父于恶兮，晋申生才谥为恭。纳宠孽于骄奢兮，卫庄侯卒覆其宗。逢主欲以厚佥欠兮，冉求服鸣鼓之攻。王僚试于私人兮，形变雅之大东。恣同床之干政兮，嬉妲继以兴戎。小不忍于母兮，郑克叔而俱凶。损友之三科兮，匪孔门之所容。况巧言与佞色兮，实媚众以雷同。呜呼是非之甚明兮，成败亦不为效。历万古而犹惑兮，宁醉昏而梦未觉。惜劳心而日拙兮，窃方循理而造要。庶无忝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于曾氏之言兮。聊矢赋而弥邵。

【唐徐寅赋】：人生几何。归心主朴， 福履何容。叶落辞柯，人生几何？六国战而谩为流血，三神山而杳隔鲸波。任夸百斛之明珠，岂延遐寿？或有一卮之芳酒，且共高歌，岂不以天地为炉？日星为纪，虽有圣而有智，不无生而无死。生则浮萍，死则流水。七十战争如虎豹，竟到乌江，三千宾客若鸳鸿，难寻朱履。扰扰忿忿，晨鸡暮钟。命宁保兮，霜与露，年不禁兮椿与松。问青天兮何惨何舒，拘人否泰。叹白日兮东生西没。夺我颜容，可惜繁华，堪惊倚伏。有寒暑兮促君寿，有鬼神兮妒君福。不觉南邻公子，绿鬓改而华发生；北里豪家，昨日歌而今日哭。梦幻吞侵，朝浮夕沉。三光有影遣谁系，万事无根何处寻？易服猛兽，难降寸心。眼看西晋之荆榛，犹经白刃；犹经白刃；身属北邙之孤兔，尚惜黄金。亦何荒色嗜音，墙峻宇。君不见，息夫人兮悄长默，金谷园兮门贝无睹。香间之罗纨未脱，已别承恩。春风之桃李方开，早闻移主。丘垅垒垒，金章布衣。白羊青草只堪恨，逐利争名何太非？尝闻萧史王乔长生孰见，任是秦皇汉武不死何归？吾欲挹玄酒于东溟，举嘉肴于西岳，命北帝以指荣枯，召南华而讲清浊。饮大道以醉平生，异陶陶而辶歹朴。

【宋潘植忘筌书】：人文：人位天地之间，以一心而总万理，盖以万理错综于天地之间而会于一心。其显者则正，名之曰文。天文则日月星辰，经纬昭回之度是也。以序而迁，循轨而运，其行之迟速，与夫合散犯守，陵历斗食而时变，斯可察所以致此者，由人理该通，有顺有逆则格于幽而彰于显。故动于中而应于上者，有不可掩焉。理藏于隐而旁畅交通，间不容发，感则随应，无有远近幽深，如阳燧方诸。上格丁至高之日月，不旋须而应。情感理通，故陈于显者，随之而变。而烛理者知其莫见乎隐，则理之贯通，甚昭昭也。在人得之，是谓人文。文者，人之理也。人之理，兼三才而该贯无遗者也。近取诸身，则理备于一身，经络分布，无所不通。经脉之贯于藏，犹经水之注于海，而络脉则罗布并连交通而胥会焉。犹百川分流不舍昼夜，而亦俱会于海，明者为之，若禹之行水，无非水之道。故用针补泻，无不相应，以顺其所由之理。理之在身者如此，以贯乎天地之间者，本如此故也。而神之所观，玄通默谕以周乎大业之富。有盛德之日新者，何可胜言也？以顺而格，则诸福之物。可致之祥，莫不毕至，盖文之实如此。人文之大致，虽用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之间，而上际下蟠，无所不在，以理无不通。盖文者，经纬天地者也，弥满于覆载之间，无非理也。而通是者在言行，居其室出其言，善则千里之外应之，无他，理顺故也。居其室，出其言，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，无他，理逆故也。言出乎身加乎民，行发乎迩见乎远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者，皆理之贯通，不间远迩，故言梅则液且生，，渴且止。梅固未尝有也，一发于言，则梅之象已著，则情已感。情感，则理已通，液不期生而生，渴不期止而止。而行之或愆者，皆足以动乎幽隐，如匹夫怀愤，六月飞霜，匹妇怨，三年亢阳，是言行所以通众理也。而儒者之助人君顺阴阳，三公之论道经邦，燮埋阴阳，皆顺至埋而已。至埋具乎易，而未形者也。触类则通，旁达幽无，形深不测，圣人洞照乎此，知不间于大小精粗，故其作易也。仰以观象于天，俯以观法于地。观

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其理于是大备，天文有象，地文有法，圣人兼之，则人文为备，不止章句间也。具用于人理而举无逆，则天下化成矣。理之所以会者心，心位乎正位，则所通者皆正；心适乎偏位，则所通者皆偏。正位惟一，而偏位不

三千三卷

可，既圣人以偏位为变，余人以偏位为常，故正常不足，邪常有余，于偏能反，斯复正位，于偏而向，常偏而已。为人上者柰何不宅心正位，以止邪消衅邪？成位乎其中，而天下之理，岂曰小补之哉？

【圭峰兰若沙门宗密】《原人论》：并序万灵蠢蠢，皆有其本；万物芸芸，各归其根。未有无根本而有枝末者也，况三才中之最灵而无本源乎？且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今我禀得人身，而不自知所从来，曷能知他？世所趣者皆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？故数十年中，学无常师，博考内外，以原自身，原之不已，果得其本。然今习儒道者，只知近则乃祖乃父。传体相续，受得此身。远则混沌一气，剖为阴阳之二。二生天、地、人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与人，皆气为中。习佛法者，但云近则前生造业，随业受报，得此人身；远则业又从惑，展转乃至阿赖耶识为身根本，皆谓已穷而实未也。然孔老释迦，皆是至圣，随时应物，说教殊途。内外相资，共利群庭。策勤万行，明因果始终。推究万法，彰生起本末，虽皆圣意，而有实有权。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，同归于治。则三教皆可遵行，推万法穷理尽至于本源，则佛教方为决了。然当今学士，各执一宗，就师佛者仍迷实义，故于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。余今还依内外教理，推穷万法。初从浅至深，于习权教者。斥滞令通，而极其本，后依了教显示展载生死之义。会偏令图而至于末。末， 即天地人物。文有四篇，名《原人》也。斥迷执第一，习儒道者。斥偏第二，习佛不了义教者。直显真源第三，佛了义教者。会通本末第四。会前所斥， 同一真源， 皆为正义。斥迷执第一儒道二教，说人畜等类，皆是虚无大道生成养育，谓道法自然，生于元气。元气生天地，天地生万物，故智愚贵贱、贫富苦乐皆禀于天，由于时命，故死后却归天地，复其虚无，然外教宗旨，但在乎依身立行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。所说万物，不论象外，虽指大道为本，而不备明顺逆，起灭染净因缘，故习者不知是权，执之为了。今略举而诘之，所言万物皆从虚无大道而生者，大道即生死贤愚之本，吉凶祸福之基。基本既其常存，则祸乱凶愚不可除也；福庆贤善，不可益也。何用老庄之教耶？又道育虎狼，胎桀纣，夭颜冉，祸夷齐，何名尊乎？又言万物皆是自然生化。非因缘者，则一切无因缘处，悉应生化。谓石应生草，草或生人，人生畜等又应生无前后，起无早晚，神仙不籍丹药，太平不籍贤良，仁义不籍教习。老庄周孔，何用立教为规则乎？又言：皆从元气而生成者，则生之神，未曾习虑，岂得婴孩，便能爱恶骄恣焉？若言有自然便能随念爱恶等者，则五德六艺，悉能随念而解，何待因缘学习而成？又若生是禀气而有，死是气散而无，则谁为鬼神乎？且世有鉴达前生，追忆往事，则知生前相续非禀气而炎久有，又验鬼神灵知不断，则知死后非气散而无。故祭祀求祷典籍有文，况死而苏者，说幽途事，或死后感动妻子仇报怨恩，今古皆有耶！外难曰若人死为鬼，则古来之鬼填塞巷路，合有见者如何不尔？答曰：人死六道不必皆为鬼，鬼死复为人等，岂古来积鬼常存耶？且天地之气本无知也。人禀无知之气，安得起而有知乎？草木亦皆禀气，何不知乎？又言贫富贵贱，贤愚善恶，吉凶祸福，皆由天命者，则天之赋命，奚有贫多富少，贱多贵少，乃至祸多福少。苟多少之分天，天何不平乎？况有无行而贵，守行而贱，无德而富，有德而贫，逆吉义凶，仁夭暴寿，乃至有道者丧，无道者兴，既皆由天，天乃兴不道而丧道，何有福善益谦之赏，祸淫害盈之罚焉？又既祸乱反逆，皆由天命，则圣人设教，责人不责天，罪物不罪命，是不当也。然则诗刺乱政，书赞王道，

礼称安上，乐号移风，岂是奉上天之意，顺造化之心乎？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是知专此教者，未能原人。《斥偏浅》第二习佛不了义教者： 佛教自浅之深，略有五等：一人天教，二小乘教，三大乘法相教，四大乘破相教，上四在此篇中五一乘显性教。在第三篇中一佛为初心，人且说三世业报善恶因果谓造上品。十恶死堕地狱，中品饿鬼，下品畜生，故佛旦类世五常之教，天竺世教， 仪式虽殊， 惩恶劝善无别， 亦不离仁义、等五，而有德行可修例。如此国[合欠]手而举， 吐番散手而垂， 皆为礼也。令持五戒，不杀是仁， 不盗是义， 不邪淫是礼， 不妄语是信， 不饮啖酒肉。神气清洁， 益于智也。得免三涂。生人道中，修上品十善，及施戒等。生六欲天，修四禅八定。生色界，无色界天题中不标天鬼地狱者， 界地不同， 见闻不及， 凡俗尚不知末， 况肯穷本？ 故对俗教， 且标原人， 今叙佛经， 理宜具列，故名人天教也。然业有三种： 一恶， 二善， 三不动。报有三时： 谓现报， 生报， 后报。据此教中，业为身本。今诰之曰：既由造业，受五道身，未审谁人造业，谁人受报。若此眼耳手足能造业者，初死之人，眼耳手足宛然，何不见闻造作？若言心作，何者是心？若言肉心，肉有质系于身内，如何速入眼耳？辨外是非，是非不知，因何取舍？且心与眼耳手足，俱为窒阂，岂得内外相通？运动应接，同造业缘，若言但是喜怒爱恶发动身口，令造业者。喜怒等情乍起乍灭，自无其体，将何为主而作业耶？设言不应如此别别推寻，都是我此身心。能造业者，此身已死，谁受苦乐之报？若言死后更有身者，岂有今日身心？造罪修福，令他后世身心受苦受乐。据此则修福者屈甚，造罪者幸甚，如何神理？如此无道，故知但习此教者，虽信业缘，不达身本。二小乘教者，说形骸之色，思虑之心，从无始来，因缘力故，念念生灭，相续无穷，如水涓涓，如灯[火舀火舀]。身心假合，似一似常，凡愚不觉，执之为我，宝此我故即起贪、贪名利以荣职、、违情境恐侵害我、痴、非理计校等三毒。三毒击意，发动身口，造一切业。业成难逃，故受五道苦乐等身，别业所灭三界胜劣等处。共业所惑于所受身，还执为我，还起贪等。造业受报，身则生老病死，死而复生，界则成住坏空，空而复成，从空劫初成世界者， 颂曰： 空界大风起， 傍广数无量， 厚十六洛义。金刚不能坏， 此名持界风。光音金藏云， 布及三千界， 雨如车轴下， 风遏不听流， 深十一洛义。始作金刚界， 次第金藏云， 注雨满其内， 先成梵王界， 乃至夜摩天。风鼓清水成， 须弥七金等， 滓浊为山地， 四洲及泥犁。卤海外轮围， 方名器界立， 时经一增减， 乃至二禅福。尽下生人间， 初食地饼林藤， 后粳米不销， 大小便利。男女形别， 分田立主求臣佐， 种种差别， 经十九增减，兼前总二十增减， 名为成劫。议曰： 空界为道， 空界劫中， 是道教指之， 云虚无之道。然道体寂照灵通， 不是虚无。老氏或迷之， 或权设， 务绝人欲， 故指空界中， 大风即彼混沌一气， 故彼云道生一也。金藏云者， 气形之始， 即大极也。雨下不流， 阴气凝也。阴阳相合， 方能生成矣。梵王界， 乃至须弥者， 彼之天也， 滓浊者地， 即一生二矣。二禅福尽下生， 即人也。即二生三， 三才备矣。地饼已下， 乃至种种， 即三生万物。此当三皇以前， 穴居野食， 未有火化等。但以其时， 无文字记载， 故后人传闻不明， 展转错谬， 诸家著作种种异说。佛教人缘， 通明三千世界， 不局大唐， 故内外教文， 不全同也。住者住劫， 亦经二十增减， 坏者坏劫， 亦二十增减。前十九增减， 坏有情， 后一增减坏器界能坏者， 是火水风等三灾。空者空劫， 亦二十增减中， 空无世界， 及诸有情也。劫劫生生，轮回不绝，无终无始，如汲井轮，道教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时，一度空劫， 云虚无混沌一气等， 名为无始不知。空界已前， 早经千千万万， 偏成作坏空， 终而复始， 故知佛教法中， 小乘浅浅之教， 已超外典深深之说。都由不了。此身本不是我。不是我者，谓此身本因色心和合为相。今推寻分析，色有地水火风之四，心有

爱能领纳好恶之事、想、能取像者、行、能造作者念念迁流、识、能了别者之四。若皆是，即成八我。况地大中，复有众多，谓三百六十段骨，一一各别。皮毛筋肉，肝心脾肾，各不相是，诸心数等，亦各不同。见不是闻，喜不是怒，展转乃至八万尘劳。既有此众多之物，不知定取，何者为我？若皆是我，我即百千，一身

三千三卷

之中，多主纷乱，离此之外，复无别法。翻覆推我，皆不可得，便悟此身，但是众缘，似和合相，元无我人，为谁贪，为谁杀盗施戒，知苦谛也遂不滞心，于三界有漏善恶。断集谛也但修无我观智，道谛以断贪等；止息诸业，证得我空真如，灭谛乃至得阿罗汉果，灰身灭智，方断诸苦。据此宗中，以色心二法，及贪痴为根，身器界之本也，过去未来，更无别法为本。今诰之曰：夫经生累世为身本者，自体须无间断。今五识阙缘不起，根境等为缘。意识有时不行闷绝睡，灭尽定，无想定，无想天，无色界天无此四大，如何持得此身世世不绝？是知专此教者，亦未原身。三大乘法相教者，说一切有情，无始已来，法尔有八种识，于中第入阿赖耶识是其根本，顿变根身器界种子，转生七识，皆能变现。自分所缘，都无实法，如何变耶？谓我法分别熏习力故，诸识生时，变似我法。第六七识，无明覆故，缘此执为实我实法，如患重病心昏，见黑色人物也。梦梦想所见可知者。患梦力故，心似种种外境相现。梦时执为实有外物，寤来方知唯梦所变。我身亦尔，唯识所变，迷故执有我及诸境，由此起惑。造业生死无穷，广如前说悟解此理，方知我身，唯识所变，识为身本。不了之义如后所破四大乘破相教者，破前大小乘法相之执，密显后真性空寂之理，破相之谈，不唯诸部般若偏在大乘经前之三教，依次先后，比教随执，即破无定时即。故龙树立二种船若，一共二不共。共者，二乘同闻信解，破二乘法执，故不共者唯菩萨解密显佛性故。故天竺戒贤智光二论师，各立三时教，指此空教，或云在唯识法相之前，或云在后，今意取后。将欲破之，先诰之曰：所变之境既妄，能变之识岂真，若言一有一无者，此下却将彼喻破之，则梦相与所见物应异，异则梦不是物，物不是梦，寤来梦灭，其物应在。又物若非梦，应是真物，梦若非物，以何为相？故知梦时，则梦想梦物，似能风所见之殊，据理则同一虚妄，都无所有。诸识亦尔，以皆假托众缘，无自性故。故《中观论》云：未曾有一法，不从因缘生。是故一切法，无不是空者。又云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《起信论》云：一切诸法，唯依妄念而有差别，若离心念，即无一切境界之相。《经》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如此等文偏大乘藏。是知心境皆空，方是大乘实理。若约此原身，身元是空，空即是本。今复诰此教曰：若心境皆无，知无者谁，又若都无实法，依何现诸虚妄？且现见世间虚妄，物未有不依实法而能起者，如无湿性不变之水，何有虚妄假相之波？若无净明不变之镜，何有种种虚假之影？又前说梦想梦境同虚妄者，诚如所言，然此虚妄之梦，必因睡眠之人。今既心境皆空，未审依何妄现，故知此教，但破执情，亦未明显真灵之性。故《法鼓经》云：一切空经，是有余说。有余者余义未了也。《大品经》云：空是大乘之初门。上之四教，展转相望，前浅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后深，若且习之，自知未了，名之为浅；若执为了，即名为偏。故就习人云：偏浅也。《直显真源》第三：佛了义实教五一乘显性教者，说一切有情，皆有本觉真心。无始已来，常住清净，昭昭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亦名佛性，亦名如来藏。从无始际，妄想翳之，不自觉知，但认凡质，故耽著结业，受生死苦。大觉愍之，说一切皆空，又开示灵觉，真心清净，全同诸佛，故《华严经》云：佛子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，若离妄想，一切智、自然智、无碍智，即得现前，便举一尘，含《大千经卷》之喻。尘况众生，经况佛智。次后又云：尔时如来普观法界一切众生，而作是言，奇哉奇哉！此诸众生云，何具有如来智慧？迷惑不见。我当教以圣道，令其永离妄想。自于身中，得见如来，广大智慧，与佛无异。评曰：我等多劫，未遇真宗，不解反自原身，但执虚妄之相，甘认风下，或畜或人，今约至教原之，方觉本来是佛，故须行依佛行，心契佛心，反本还源，断除凡习，损之又损，以至无为，自然应用恒沙，名之曰佛。当知迷悟，同一一真心，大哉妙门，原人至此。然佛说， 前五教， 或渐或顿， 若有中下之机， 则从浅至深， 渐渐诱接。先说初教， 令离恶住善。次说二三， 令离染住净。后谈四五， 破相显性， 会权归实， 依实教修， 乃至成佛。若上上根智， 则从本至末， 初便依第五顿， 指一真心体。心体既显， 自觉一切皆是虚妄， 本来空寂， 但以迷故， 托真而起。须以悟真之智， 断恶修善， 自妄归真， 妄尽真图， 是名法身佛。《会通本末》第四会前所斥， 同归一源，皆为正义。真性虽为身本，生起盖有因由，不可无端忽成身相，但缘前宗未了，所以节节斥之。今将本末会通，乃至儒道亦是。初唯第五， 性教所说， 从后段已去节级， 方同诸教， 各如注说。谓初唯一真灵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变不易，众生无始迷睡，不自觉之，由隐覆故，名如来藏，依如来藏，故有生灭心相。自此方是第四教亦同破此已， 生灭诸相。所谓不生灭真心，与生灭妄想和合，非一非异为何赖耶？识此识有觉不觉二义，此下方是第三法相， 教中亦同所说。依不觉故，初动念，名为业相，又不觉此念本无，故转成能见之识。及所见境界相现，又不觉，此境从自心妄现，执为定有，名为法执。此下方是第二， 小乘教中亦同所说。执此等故，遂见自他之殊，便成我执。执我相故，贪爱顺情诸境，欲以润我嫌，违情诸境，恐相损恼。愚痴之情，展转增长。此下方是第一天， 教中亦同所说。故杀盗等心神，乘此之恶业，生地狱鬼畜，第中复有，布此苦者，或性善者，行施戒等心神，乘此善业、运于中、阴入母胎中。此下方是儒道二教。亦同所说。禀气受质，会彼所说， 以气为本。气则顿具四大，渐成诸根，心则顿具四蕴，渐成诸识。十月满足。生来名人，即我等今者身心是也。故知身心，各有其本，二类和合，方成一人。天修罗等，大同于此，然虽因引业，受得此身，复由满业。故贵贱、贫富、寿夭、病健、盛衰、苦乐，谓前生敬慢为因，今感贵贱之果，乃至仁寿杀夭，施富悭贫，种种别报，不可具述。是以此身或有无恶自祸，无善自福，不仁而寿，不杀而夭等者，皆是前生满业已定。故今世不同，所作自然如然。外学者，不知前世，但据目睹，唯执自然，会彼所说自然为本复有前生少者修善，老而造恶，或少恶老善，故今世少小富贵而乐，老大贫贱而苦；或少贫苦，老富贵等。故外学者，唯执否泰，由于时运，会彼所说， 皆由天命。然所禀之气，展转推本，即混一之元气也。所起之心，展转穷源，即真一之灵心也。究实言之，心外的无别法，元气亦从心之所变，属前转识所见之境，是阿赖耶？相分所摄，从初一念业，相分为心境之二。心既从细至粗，展转妄计，乃至造业，如前叙列境亦从微至著，展转变起，乃至天地，即彼始自太易五重运转乃至太极， 太极生两仪。彼说自然大道，如此说真

三千三卷

性其实，但是一念能变见分。彼云元气如此，一念初动，其实但是境界之相，业既成熟，即从父母，禀受二气，与业识和合，成就人身。据此则心识所变之境，乃成二分。一分即与心识和合成人，一分不与心合，即是天地山河国邑。三才中唯人灵者，由与心神合也。佛说内四大与外四大不同，正是此也。哀哉寡学，异执纷然，寄语道流，欲成佛者，必须洞明粗细本末，方能弃末归本，反照心源。粗尽细除，灵性显现，无法不达，名法报身，自然应现无穷，名化身佛。又令人本明：五灯会元，号明室，自机契圆悟，偏参名宿，皆蒙印可。绍兴庚申二月望，亲书三偈寄呈草堂清，微露谢世之意。至旬末，别亲里而终草堂，跋其偈后，为刊行，大慧亦尝垂语发扬。偈曰：不识烦恼是菩提，若随烦恼是愚痴。起灭之时须要会，鹞过新罗人不知。不识烦恼是菩提，净花生淤泥，人来问我若何为，吃粥吃饭了洗钵盂。莫管他莫管他，终日痴憨弄海沙。要识本来真面目，便是祖师一木义。道不得底义下死，道得底也义下死。毕竟如何，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。

【大慧语录】《示韩令人》：说不到处著一句，风前截断千差路，超佛超祖只如今，壁立万仞无回互。江令人请赞：渠本宣州人，生缘在宁国。前不遵释迦，后不敬弥勒。家贫无饭口童，出家去投拂，行脚走诸方，江南偏江北。才参临济禅，便作白拈贼。眼里有瞳人，肚中无点墨。还如跛阿师，说得行不得。禅人求赞：咄哉灭吾种，面目真可恶。过桥便拆桥，得路便塞路。虽欲强柔和，毕竟触人怒。万事类如此，谁敢相亲附。乞儿囊本空，常夸敌国富。闻说阎罗王，未免生怕怖。休更放大言，嫌佛不肯做。邹搜敛似天枣，轻轻触着便烦恼。身着如来三事衣，口中谤佛法僧宝。从来纤芥不与人，一毫不就他人讨。蓦然合眼入黄泉，定须聒噪阎罗老。上无片瓦盖头，下无卓锥之地。赤骨律个浑身，与人争甚闲气。些子无明不柰何，说甚祖师西来意。铁蛇在握，毒气烁烁。拟议不来，劈口便著。《圆悟语录示禅人》：达摩西来，不立文字语句，唯直指人心。若论直指，只人人本有无明谷子里，全体应现，与从上诸圣，不移易一丝毫许。所谓天真，自性本净妙明，含吐十方，独脱根尘一片田地。唯离念绝情，迥超常格。大根大智，以本分力量，直下就自己跟脚下承当，如万仞悬崖，撒手放身，更无顾藉。教知见解碍到底脱去，似大死人已绝气息。到本分地上，大休大歇。口鼻眼耳初无相知，手足项背各不相到，然后向寒灰死火上，头头上明，枯木朽株间，物物斯照乃契合。孤迥迥巍巍，更不须觅心觅佛，筑着磕着，无非外得。古来悟达，百种千端，只这便是心，不必更求心。是佛何劳更觅佛，倘于言句上作路布，境物上生解会，则堕在骨董袋中，卒捞摸不着，此忘怀绝照，真谛境界也。不与万法为侣者，是什么人？回光自照看，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，八角磨盘空里走，参得透。日前万法平沉无始，妄想荡尽，德山隔江摇手。便有人承当，鸟窠吹布毛，寻有人省悟，得非此段大因缘，时至根苗自生也，亦机感相投有地也，亦当人密运无间，借师门发挥，何峭绝如此之难，而超证如此之易！古人以辊芥投针为况，良不虚矣。末后一句都通穿过，有言无言，向上向下，权实照用。卷舒与夺，不消过勘破了也。谁识赵州这巴鼻，须是吾家种草始得。

【广弘明集】《通士人》：龙宫既入道，凤阙且辞荣。禅龛八想净，义窟四尘轻。香盖法云起，花灯慧火明。自然忘有著，非止悟无生。

【古尊宿语录】《寄人》：净文禅师述：一二三四五，清平打鼓道吾舞。脚踏金船海月高，无根树下蹲龙虎。优钵罗花火里开，轩辕宝鉴埋粪土。为报颖川善女人，信受摩耶千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佛终。

【颂古联珠】：四谩人：保福问：僧殿里底是什么？曰：和尚定当看。师曰：释迦佛。曰：和尚莫谩人好。师曰：却是汝谩我。又问饭头镬阔多少？曰：和尚试量看。师以手作量势，曰：和尚莫谩某甲。师曰：却是汝谩我。又问僧：汝作什么业来，得恁么长大？曰：和尚短多少？师蹲身作短势，曰：和尚莫谩人好。师曰：却是汝谩我。又问僧：汝名什么？曰咸泽。师曰：忽遇枯涸时如何？曰：谁是枯涸者？师曰：我是。曰：和尚莫谩人好。师曰：却是汝谩我。洞山聪曰：保福四谩人，真中道理亲。两两从头举，双双句后明。若也更不会，新罗打铁丁。雪窦显曰：竿木随身老作家，逢场作戏更难加。谩人谩我无人会，水长船高眼里沙。佛国白曰：一个人谩四个人，四人谩一一谩亲。思量一代谩人汉，递代相谩谩杀人。东林总曰：一般见得有多般，若也谩他实自谩。要识展公端的处，水阔山高天色寒。坚曰：保福从来不谩人，问着禅流总及身。浴镬量来阔多少，两长一短是谁真。又出便为人：镇州三圣院慧然禅师嗣　　济住后上堂曰：我逢人则出，出则不为人便下座。兴化云：我逢人则不出，出则便为人。保宁勇曰：骑驴戴笠迎南去，跃马摇鞭向北行。两个大商俱突晓，日高犹听打三更。圆通仟曰：反是罗兮覆是乡肃，弟兄同气复连枝。为人不为成歌曲，祖父田园要及时。佛鉴勤曰：城南措大骑驴子，市北郎君跨马儿。各各四蹄俱踏地，三春同到金明池。京兆府天宁琏曰：出没由谁，卷舒在我。摇舌鼓唇，分明话堕。径山果曰：阳火舀何曾止得渴，画饼几时充得饥。劝君不用栽荆棘，后代儿孙若著衣。佛灯曰：湖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溟冫蒙雨亦奇。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庄浓抹总相宜。鼓山曰：人贫多智短，马瘦自毛长。独宿双峰寺，同焚一炷香。懒庵需曰：两个孩儿抱花鼓，左边打了右边舞。一曲两曲无人会，历历清风动千古。德山涓曰：乍雨乍晴山里寺，或来或去洞中云。满天星月明如昼，此境此时谁欲分。雪庵瑾曰：南山龟鼻蛇，触着两头动。毒气要伤人，还他贫子弄。在庵贤曰：黄昏打浆奔城快，日午回舟入港迟。夜半相逢两相喝，不知蹉过已多时。戴无为曰：二水分流共一源，谁知正语却成偏。断肠不是因芳草，破坏家门落一边。又知有底人：赵州一日问南泉曰：知有底人向什么处去？泉曰：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。师曰：谢师指示。泉曰：昨夜三更月到忽。保宁勇曰：拽脱鼻头何处是？乱抛泥水恣纵横。日斜倒坐骑驴去，又见东山片月生。宝峰祥曰：出窟金毛夺父机，同声哮吼众孤疑。三更岁月如清昼，谁敢重来弄。鼓山曰：眼中见惯是寻常，又不惊人又久长。留得寒窗夜来月，三更依旧照茅堂。径山杲曰：度体裁衣，量水打碓。毫发不差，且居门外。